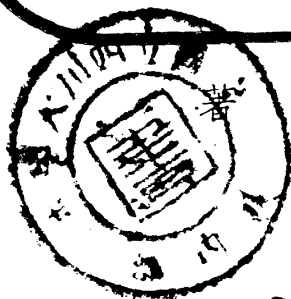


萬 葉 戲 劇 新 輯

浪 淘 沙



著 舒 湮



上 海 萬 葉 書 店 印 行

萬葉戲劇新輯

浪淘沙

舒湮著



80679952

上海萬葉書店刊行

前記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於其澤也，不亦勞乎？

——莊子

歷史是人類生存鬪爭進化的紀錄。從清末甲午戰敗到如今，這賦有歷史決定性的半世紀，中國社會發生了本質上重大的變化。五十年來，中國不但在政治上發生空前劇烈底波動，就是一般人的思想行爲，日常生活，也在大時代的洪流中起了變化。我們的同時代者和我們父親一代的先驅者們，都會在這民族爭取獨立自由民主，爭取進步的偉大的光榮鬪爭底史詩上寫下了一頁。我們中間也許會有負起這一時期革新歷史的任務的；但歷史是殘酷的，史輪永遠無休止的前進著，沒落的被輾壓，一時多少豪傑，灰飛煙滅！前進呀，時代！

本劇的意圖是從一個世宦大家的故事中寫出這半世紀來中華民族的受難，抗爭和復興，除了



在內的幾個具有實姓的人物外，其餘均屬假託，人物與故事都是虛構。全劇共分三部：第一部浪淘沙，第二部醉太平，寫鼎革後中國從封建社會走向資

本主義的過程中的一段逆襲，包括政治上的反動，與民族工業的興衰，直寫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第三部中興頌，寫民族危機最深刻時代的動亂，從九一八事變，七七抗戰，直到抗戰勝利，民主浪潮澎湃的時代。

浪
淘
沙
六
幕
劇

人物：

夏永清

柳青芝

李恭恪

晚香玉

夏鐸聲

夏宗和

李之春

楊菊分

夏鐸民

夏宗岳

孚義

秋瑾

夏婉冰

夏宗文

玉祿

張富

夏婉玉

譚嗣同

梁克紹

劉媽

老姨太

黃日新

小叫天

婉冰家僕婦

蔣氏

時間：光緒乙未——庚子之間

地點：北京——上海

第一幕

出場人物：

譚嗣同

夏鐸聲

張富

蔣氏

夏宗和

夏宗岳

夏宗文

夏婉玉

老姨太

柳青芝

夏永清

李恭恪

夏鐸民

北京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的五月，在左都御史私邸的一間花廳——桐蔭軒。

正面是四扇玻璃和合窗，沿窗橫放一隻楠木馬鞍式長案，一把五蝠雕花加官椅，長案上陳列一具日月星辰輪轉更鼓報時的自鳴鐘和紅木玻璃匣盛的玉如意，康熙彩釉磁瓶，稍偏近右壁處是兩扇落地正字雕花長門，門窗間望見迴環在廳外的小紅廊，和一桁冰紋畫檻，幾株梧桐，壓著紅廊濃蔭蔽空，窗口是一排翠竹和海棠，夾植著玲瓏透剔的太湖石和雲根石筍，右壁上張懸倪雲林諱南田的墨畫山水立幅，和王夢樓寫的集外詩句烏木聯牌，沿壁對紫檀炕牀一具，下面放著一堂紫檀木嵌大理石的如意椅，左壁上掛一幅三希堂帖拓片綾裱橫幅，兩端是灑金御賜「福」「壽」字一架文杏百寶櫥，陳列了古玩磁器銅鼎香爐之屬，櫥前設洋漆圍棋矮桌，兩邊一對青甯小石鼓，櫥那邊近臺緣處是一月榻扇角門，通內室。

〔幕起時，譚嗣同與夏鐸聲對坐而弈。〕

〔譚嗣同，三十歲，資性絕特，個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操心危，慮患深，行誼磊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著湖色紗長衫，唐紅鐵線紗坎肩。〕

〔夏鐸聲，二十六歲，左都御史夏永清的長子，舉人，曾隨袁世凱使韓，歸任工部主事，沈雄慷慨，剛正不阿，家學淵源，丰采煥發，受新思潮的激盪，傾向維新，體格魁梧，昂藏英俊，眉宇間顯露挺秀之色，一身青綢大褂，白羅襪，玄緞挖雲粉鞋，一個瀟灑俊逸的世家子弟。〕

〔半晌〕

同：這盤棋下了足有兩刻鐘，依然相持不下，恐怕又要成和局了。（隨意拿起一本書，輕輕扇著。）

聲：（下子）不一定，嗣同兄，你善於出奇制勝，常常不動聲色地，出人意，掩人不備，使對方措手不及。誰不佩服你的棋法，我看這一局的變化正未可知呢！

同：瞧，鐸聲兄，你的鋒頭來了。這一子，關得好緊。（下子）我這一著反撲，雖說志在急救頹勢，怕也是羊投虎穴，白白送死。

聲：不敢這麼說。

同：可是，你這半邊白子已經保住，剛纔我兩路斜簽下子，被你當頭攔約。這一反閉，連活眼都變成死眼了。

聲：不知怎的，今天情緒總像不寧，心裏一不塌實，手頭就舉棋不定。譬如我方纔明想拆二斜飛，竟被你一子占先，本意是步步爲營，却落得著著落後；祇顧著戀子貪生，而忘掉棄之取勢，按理講：「棋精多而勢分，勢分則難救。」表面看來，我的白子布滿四方，但是空虛疏闊，到處有漏洞，處處探攻

勢，却處處遭打擊。（下子，連取譚三黑子）

同：（現驚色）你還說呢，一下就被你連奪三子，真是善戰者拔寨攻城於談笑之間。（微笑，隨下一子）

聲：不過，我這畸角上，被你連子直入，勒得毫無全眼，已經動彈不得。想是老兄寧輸數子，勿失一先志

不在小罷？（躊躇不即下子）

同：怎麼不下？

聲：這一子本想沖突入關，又怕犯了孤軍深入，你看是怎個下法好？

同：如果想取先勢的話，倒不妨斜出一路。

聲：但是這頭已被黑子扎住。

同：你要不翹一子，那一片恐怕難保。

聲：真是，顧此失彼。這纔顯出老兄的棋法高明，原來你故意先放鬆幾子，竟是誘敵深入的圈套。（笑）

「棄小而不救，乃有圖大之心也。」

「譚不語，隨手拈了一子布下。」

聲：完了！完了！大勢已去。（起身欲離席）喲，好熱啊！

同：（以手示意留之）不忙。你躁急什麼？現在勝負的大局還未必已定，祇要懂得「善敗者不亂」

這句話，守著謹嚴的網格，我未必能勝你。

聲：

（坐）這譬如去年甲午和日本在牙山平壤一戰，淮軍的精銳已經喪失殆盡，不可收拾你難道真求想逼我到劉公島，弄得北洋艦隊也全軍覆沒，纔作城下之盟嗎？

同：

世事倒也真像棋局，想不到我們這堂堂大國竟會敗在那日本葛爾彈丸的島國手裏。聶士成，葉志超，左寶貴的精兵良將竟會一敗塗地，李鴻章二十幾年來一手訓練的淮軍，敗得這樣容易，確是誰也料不到的事。鐸聲兄，你久在袁世凱的幕下，前幾年隨他在朝鮮總理的任上做事，總該明瞭實在的情形罷？

聲：

（慨嘆）人家是戰戰兢兢，準備有素；我們是泄泄沓沓，文恬武嬉。人家是裁減宮廷的費用，節省官吏的薪俸，來補助海軍經費；我們却日夜籌備太后的萬壽大典，停購軍火，把海軍的經費挪作興建頤和園。論辦海軍，我們比日本早；講鐵甲輪船，我們此日本噸位大，數量多。可是我們的鐵甲船每點鐘走十五裡，人家却走十六裡；我們定遠鎮遠的大礮口徑是三十零半生特，人家松島的大礮却是三十四生特。這怎麼能不敗？

（夏宅的男僕張富上。他雖是聽差，却有大宅門人家的氣派，見過大場面，態度謙恭謹慎，說話口齒伶俐，一身的服裝雖不盡是綾羅綢緞，但自然乾淨俐落，一頂平頂大帽結的黑緞瓜皮帽端正地戴著，整整齊齊現出稜角摺紋的灰布大褂，腰間束著一條鼻煙色的綢腰帶，雪白的洋布襪，粉底黑緞雙梁鞋。

富：大爺，您敢情是有點餓了，上房教給您跟客人端糴子來。

聲：端來好啦，你先給我沏上熱茶。

〔僕下〕

同：中國的洋務也辦了五十年，什麼機器局，製造局，招商局，方言同文館，文武學堂，開鑛，鐵路，電報，郵政，那一樁沒有辦？辦洋務的大人先生們，以為洋人的狠，單靠火器凶猛，中國祇要也有開花大礮和火輪船，洋人就不足怕了。這一回我們什麼都跟洋人學，什麼火器都有了，可是打了勝仗沒有？可見僅僅依賴什麼「堅甲利兵」還強不了國的！就連張之洞的一套「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高論，實在也救不了國。

〔富上，捧著閩漆盤子，中盛糴子枇杷和篋碟之類，一件件安放在炕几上。然後將搭在臂彎的一件醬色鵝黃滾邊雲紗坎肩，遞給鐸聲。〕

富：大奶奶說刮風，哩，怕您招涼，舊綉您送坎肩。

聲：你稟大奶奶，我就要出門，換件馬褂來。

富：喳。（退）

聲：（對鐸）你試試舍開自己裏的糴子。

同：（選了一顆枇杷）我倒想嘗嘗你們蘇州的白沙枇杷。（剝了一顆送進嘴裏）唔，的確名品，甜

而不膩，爽口，實厚，核小。（又揀起一枚，一口吞下）唔，不錯，更妙。（又拿了一顆，連皮送入口中咀嚼著，似乎品玩其中滋味的神情）好極了！好極了！好極了！就連果皮也甜津津的好，好好……

聲：（笑）你再嘗嘗這內人親手裏的洗沙糉子。

同：（率真的）好呀，出諸嫂夫人的親手，當然更是「神品」！我先前倒沒曉得這一點。（一簇戳住

一隻糉子，咬了半口）唔，神品，神品！

〔鐸聲的妻室蔣氏，一個舊世家典型的賢慧媳婦，二十五歲，雖不怎麼美麗，但是端莊白淨，自有一番幽嫻的美，態度落落大方，無論在什麼場合，總是和顏悅色的微笑，她對那一套「閨訓」「禮儀」的熟習，在舉止應對間，處處顯現她的有分寸。她看見嗣同，並不覺有甚麼不自在，倒是很從容的應酬著。

蔣：譚七爺，簡慢您啦。粗點心一定不中喫罷？

聲：他剛剛還正誇獎你的糉子是「神品」呢！（三人都覺得好笑起來）

同：大嫂的一副巧手可真能幹。

蔣：（從心的喜悅）那裏說得上呢！請坐。要還勉強能喫，就請多嘗幾個罷。譚七爺是難得來的稀客。

同：要有這樣好喫的東西，不怕我不會天天到府上來打攪。（一氣將半個糉子也喫下）

蔣：（笑）這不讓您太見笑嗎？（轉對鐸聲）你要馬褂？

聲：我同譚七爺出去。

蔣：我這會子在廚房做點心，待會替你拿來罷。（對譚）譚七爺，您多玩會呀！（下）

同：老兄真好福氣，這樣一位賢淑的嫂夫人，我想這閨房之樂，一定是……（下面的話被笑聲掩了）

聲：嗣同兄，你又調侃我了。（笑）我們談我們的。（頓）我看這回戰事就像是直隸一省和日本打，李鴻章一個人對日本一國。這怎麼會不敗？同是一國，而南洋艦隊坐視北洋艦隊失敗不救。不知道張之洞劉坤一是什麼居心？

同：那幾艘木鼓破船還是不來的好，來了也毫無用處，不堪一擊，甚至不等敵人開火，半途自己擊沈，擱淺都難預料。

聲：這麼說，洋務也真難辦。

同：問題不在洋務本身，却在徒學西學西法而不知善於運用。洋人講富國強兵固然靠機器，可是運用機器的是人，有了機器沒有人，和沒有機器又有什麼分別？日本不過三島小國，自從明治維新以來，做行西法，亦僅僅三十多年，但人家是鼓起精神來幹，他們的軍隊不過十幾萬人，快船水雷艇也祇二十幾艘，但人家能够同心協力。這就是彼此的不同。

聲：嗣同兄，你看國家的前途有希望嗎？自從道光年間鴉片一戰，丟了香港，英法聯軍攻破北京，又割讓九龍。俄國平白地吞去了東三省一大片土地。幾乎是每戰必敗，敗必喪師辱國，割地賠款，這次

馬關議和，傳說日本的條約非常苛刻，不但喪失朝鮮，而且割讓遼東臺灣澎湖，賠款二萬萬兩。這樣下去，眼見大好河山，四分五裂，就如此被人瓜分吞併了不成。

同：現在戰敗割地賠款，固然可恥；然而時勢所逼，已經無可奈何。我們要救國，惟有急求雪恥，發奮圖強。中國有二十二行省的土地，四萬萬的人民，說是不能復仇雪恥，自立自強，我決不信。

聲：（思索其語）自立自強。（轉念）嗣同兄，我知道你是位新人物，足跡遍天下，博覽羣書，通達時務，在瀏陽提倡新學，很得一般人的信仰。這裏也有個強學會，是一位廣東南海縣的舉人康有爲辦的，你也曉得這位先生嗎？

同：不瞞老兄，我這次從湖南來北京，正是專誠拜訪康先生。你怎麼會知道他的見過面嗎？

聲：我從家嚴口中聽見過他的名字。據說前次會試他曾經上書請皇上變法，摺子被壓在都察院，終於沒有遞上，可是傳聞了，大家都知道有這回事哩。

同：（堅決地）對哩，如今要自強，必須革新，革新必須變法。假使從前早能變法，也不致有今天的大禍。今天要能變法，還可以避免將來的大禍，再不變法，恐怕來日大難，真不堪設想了。

聲：可是已辦的這許多洋務，難道不是變法嗎？何以外國行了就富強，而中國行了就一無成效？我真不懂。

同：變法不是表面文章，而在改絃更張，實心實力的實行。你看那班講洋務的士大夫，知道有

兵事而不知道有民政，知道有外交而不知道有內政，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有國民，知道有洋務而不知道有國務。他們以爲中國的政教風俗無一不比外國好，就是槍礮輪船機器及不上洋人。所謂洋務，僅此而已！本來，這些洋務都能够行得通，辦得好——

可是現在却樣樣行不通，辦不好。

同：聲：

這正因爲上下蒙蔽，奸蠹叢生，有了洋辦法，却没有洋精神，上體太尊而下情不達，從上面督撫司道到下面老百姓，如同門堂十重，重重絕隔，浮圖百級，級級難通。雖說我們人民四萬萬，而執政行權能通達於上的，不過一些少數的公卿臺諫督撫大人而已，百姓即使有好意見也無從上達。你看眼前的情形，還不正是康先生所說的「辦事不核實，以粉飾爲工；疾苦不上聞，以摧抑爲理。」這樣的變法，還不如不談爲好。歸根究底的毛病，就在一個「昧」字！

聲：

（感動）這番議論確是切中時弊，乘這時和議既定，國恥方新的時候，痛定思痛，革舊布新；那麼雖受了一次悲慘的教訓，而轉敗爲功，重建國基，也還容易。

同：

要果真能够臥薪嘗膽就好，祇怕日子不久，又是一番歌舞升平的景象了！

（天色轉變，陽光收斂，颯來一陣風，烏雲漸從遠天掛起。）
（無限感喟，凝視殘局的圍碁）這局中殘棋，待誰收拾啊！

同：聲：

（親切而熱誠地握住鐸聲的雙手，侃侃而談。）鐸聲兄，這局中殘棋正待你我來收拾！如今國勢

危迫，我們生當今日，正應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救國的責任，不在別人，而在你我一輩有志的少年們肩上。爲了國家，爲了真理，雖殺身滅族，亦所不辭。耶穌以一匹夫，而遭受當世的迫害，在十字架上受難，他的十二門徒，也都被慘殺。可是至今傳教的信徒們，依然勇往直前，不顧生死。這樣耶穌教的精神，所以纔能橫絕五大洲，歷二千年而不衰。今天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的希望。

聲：

我相信你的話是對的，今天的責任全在我們少年身上，我們強，國家也強。我們獨立，國家也獨立。我們自由，國家也得到自由。我們進步，國家也有進步。那班老朽和這世界告別的日子不遠了，而我們少年方纔踏進這天地，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來日中國爲生爲死，爲主爲奴，興亡成敗，全看我們自己。嗣同兄，小弟願追隨你一同奮鬥！

同：

鏗聲，今天下午，我們在松筠庵開會，等康有爲先生講演完了，希望你能和他談談。

聲：

（興奮）那好極了，我可以當面請教請教。

同：

我們決定聯合十八省晉京趕考的舉人一千三百人，公車上書，請皇上拒和遷都，立刻變法。我們馬上去。

聲：

現在時間還早（望窗外烏雲，面現憂戚）剛纔好好的太陽，怎麼一下又變了。

同：

那邊掛上了烏雲，怕是要下雨。今天是端午節，五月初的天氣，就這樣悶熱，料到早晚會下雨的。

同：真的下雨，可掃興。

〔隔空傳來兒童嬉笑聲漸漸走近。這是鐸聲的一羣兒女——宗和宗岳宗文穿著簇新的衣服，襟頭掛了些小玩意——紅綠絲線包裹的茴香角黍，宗文的額頭還用雄黃寫上一個「王」字，他們一夥爭先恐後，跳跟地擠進花廳，像是被追逐的一羣頑皮的小花狗。

岳：

（頑皮地嚷著）姑姑，我們到花廳裏哩！（背身向廳退入，不提防被門檻絆了一交，宗和宗文跟在後面，祇顧後，而追趕來的婉玉，沒看見地上蹣倒的人，一步跨入，隨勢跌在一團。）

〔婉玉，十七歲，是夏府裏一顆光采的明珠，有世家名門閨秀的風度，溫婉嫻靜，天真大方，感受了點新思潮的影響，在思想和行爲上都含著一股清新之氣，她是這羣女子中間唯一不纏足的，從這一點也看出她的「文明」和堅強。烏油油繫著紅綆的辮子，拖在湖綠琵琶襟摹本緞襖背後，更顯出豔麗丰姿，她的眼睛被蒙上一條粉紅的絲帕，雙手摸索前進。一羣小姪兒正和年輕的姑母玩著捉迷藏。

婉：

（乘勢捉住宗岳的袴脚）捉住了！捉住了！（狡猾的宗岳驀地一骨碌爬起身，推開婉玉。婉玉順手摸著宗文的脚，宗文掙扎，甩開婉玉，鞋落在婉玉手中，宗和見機一溜煙跑了，正和鐸聲撞個滿懷，恭子撞灑地上。）

和：

（驚）爸爸（奪門而走）

文：（光著一個腳，嬉笑地顛著步子跳躍，拍手）哦，姑姑沒捉住我啊！姑姑沒捉住我啊！

〔鐸聲嗣同相視而笑

聲：二妹，你這是幹嗎？

婉：（聽見哥哥的聲音，急拉脫手帕，發現座中陌生的男客，不禁靦靦起來）哦，哥哥！

和岳：（在窗外扮鬼臉）姑姑，我在這兒呢！（說完縮頭蹲下）

婉：（假嗔）小鬼（轉身追去）

〔廳外嬉笑奔逐聲

婉聲：辮子都挨你們拖散了，看我逮住你們纔不依呢！

文：姑姑，我的鞋，我的鞋！

聲：（站在窗口外向婉玉招喚）二妹，你把文兒的鞋拿回來啊！（轉身扶起宗文）你這淘氣的孩

子，誰讓你跟姑姑鬧的？臉上塗成這個歹形，新襪子也弄髒啦？

文：剛纔在花園裏，姑姑讓我們捉住，這回輪著姑姑捉我們啦！

聲：（替宗文揩臉）快過來喚譚伯伯。

文：譚伯伯！

聲：這是小女，我第三個孩子宗文。

同：（慈愛地，撫摸宗文的頭髮）幾歲了？

文：（有點怕生，不語，祇是顰笑）……

聲：說啊，五歲了。

文：（低頭，手繞弄小辮子，輕聲地）五歲。

同：（喜）好孩子，真討人喜歡，我和你親親。（彎下腰想抱起宗文，宗文卻縮回鐸聲跟前，默然不語。）

聲：怎不和伯伯親親呢？

文：（畏怯地走近嗣同。）

婉：（走回花廳門口，站住，遠遠地伸手遞出鞋，一手還在攏髮）喏，鞋！

聲：進來啊！你替文兒穿上。

文：（噘嘴撒嬌）我要姑姑替我穿鞋。

婉：（睇了宗文一眼）過來（使勁地替文套鞋）

文：姑姑，你慢慢地穿呀！

婉：（埋怨）這麼大了，鞋都不會穿！

文：〔穿好鞋，站直身子。〕

文：姑姑，這麼大了，還捉迷藏呢！

〔婉玉不好意思地泛紅了臉〕

同：〔向鐸聲〕這位是令妹嗎？

聲：〔領首〕二妹，你見見譚嗣同譚先生。譚先生的老太爺在湖北作巡撫，和爸爸也是世交，你不是也喜歡新學嗎？譚先生在湖南是提倡新學的第一個人呢。

婉：〔總不免帶點女兒家的習氣，步前爲禮〕譚先生。

同：夏小姐。

婉：〔借勢牽著宗文的手〕我帶你回去罷。〔笑向譚領首告別，剛越窗口，便拔步飛遁。〕

〔嗣同鐸聲都不覺笑了〕

同：〔嚮往的神情〕令妹畢竟是名門閨秀，大家風範。

聲：好說好說。舍妹倒還敏慧，我把林琴南翻譯的孝女耐兒傳給她看，她倒很歡喜。現在竟也能讀懂格致啓蒙博物新編這些西學書籍。看她不大開口，性子可真倔強。前個月鬧著要去上海進中西女塾。你知道家嚴是最反對西學這一套的。

同：幾千年來中國便壞在「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國家要富強，男女平等，提倡女學是少不得的。要說天下女子不識一字，不讀一書，纔算賢淑，真是胡說八道！

〔魏氏上，拿了馬褂。〕

蔣：公公馬上回來哩，剛教套車子去接，你還是不要出門罷？

同：（敏感地）那麼，我去了。

聲：不，我們說去一定去。（對蔣氏）不多遠，到宣武門外，不消多大功夫就回來。

蔣：（遞馬褂，爲鐸聲穿好）二弟剛有電報，今兒搭天津早班火車進京，說不定這就到家。

聲：（扣完鈕扣）二弟這麼快由上海到了天津，已經派人上前門火車站接了嗎？

蔣：已經打發張富去接了。（莫可奈何）你早點回來。

聲：好。嗣同兄，我們這就走罷。

〔嗣同鐸聲相偕下〕

〔蔣氏正收拾食器，宗和宗岳兩兄弟跟蹤上。〕

岳：（看見母親手中的盤碟，撒嬌地）怎麼我沒得喫的呀？

蔣：這是剛給爸爸和客人喫的，你們上房有。

岳：（拉住母親的右腕）媽，先讓我嘗一味，好罷？

蔣：冷啞待會喫下去壞肚子，我去熱來你喫。

和：媽，我也要有的呀！

蔣：什麼事少得了你的分嗎？少爺，八歲了，還這樣不學好，今天書溫過沒有？

和：老師說，今天過節，放一天假。

岳：（附和）哦，老師放假！

蔣：老師放假我就不放你們假，宗文呢？

和：跟姑姑在花園裏撲蝴蝶。

蔣：你們這班小厭蛋，真時時刻刻離不了大人管教，一天放鬆你們，就鬧個沒完。（頓）過來！看你們兩人滿頭大汗，不知又在哪儿淘氣的。把坎肩脫下，不怕熱嗎？（替和岳脫衣，又取手帕爲拭額汗）別再往外跑哩，一會兒要你們在這兒溫課。（把坎肩搭在臂彎上，托著漆盤回身欲進，轉思忽駐，將盤中的枇杷留下。）喏，乖乖的，枇杷留給你們喫，可別弄髒新褂子。

岳：（搶前接過果碟）給我給我。

和：我來分，大家不要搶。

蔣：好好的分，不許搶，留一份給宗文。（下）

（宗和宗岳分數枇杷，堆置在坑几上。）

和：（數著）一，二，三，四，五……

岳：一，二，三，四……

和：你別又數亂了。我來數，你把你的放在那一堆，我的放在這一堆，妹妹的留在盤子裏……六，七，八

岳：不，這個大，不能大的都歸你。

和：人小當然喫小的。

岳：不成，不成。那麼，我拿你這一堆。

〔宗文跳踉蹌地牽著婉玉進來〕

文：哥哥，我捉住一隻大蝴蝶，（炫耀地舉示手中的蝴蝶）姑姑，你說牠叫什麼——「臺」？

婉：祝英臺。

〔宗和宗岳奔來看蝴蝶〕

岳：啊，一隻大花蝴蝶！

和：動都不動，死啦！

文：不會飛的，你看（蝴蝶栩栩欲飛）就是翅膀傷了點。

婉：本來是一對，捉住這隻，那隻梁山伯就飛了。

文：（一眼瞥見枇杷）誰的枇杷？沒我的呀！（奔向坑几）

和：不許搶，媽說好大家分的。你的一份在盤子裏。

文：我祇喫釘點兒大的呀？

岳：誰讓你來晚了？

文：結啦！

婉：你們別嚷，我來替你們分。（數著）一家五個，這份歸大哥，這份歸二哥，這份歸你。

文：我請姑姑喫我這隻。

岳：我也請姑姑喫一隻大的。

和：姑姑，喫我的。

婉：（笑）好孩子，你們自己喫罷。不要吵就是。

文：（把一隻枇杷湊到婉玉的嘴邊）好姑姑，一定要你喫。

（和岳兄弟早自顧剝著喫了，蔣氏從通廟房門進，一手拿針線籠，上覆書兩冊，一手捧雄黃酒一碗。）

蔣：大妹，你也在這兒。

婉：我來替嫂嫂端一樣罷。

蔣：我行，（轉向孩子）教你們別喫髒衣服，枇杷漬是洗不掉的。來，喝點雄黃酒。

和：我在姨奶奶那兒喝過了。

蔣：文兒，你喝。

和：（喝）唔，辣嘴，我不喝。

蔣：傻孩子，喝了敗毒的。

和：我喝。（喝）咦，是辣人！

岳：（笑）是說嘛？我上過當了。

婉：宗岳這孩子真刁，（對岳）哥哥妹妹都乖，就數你最厭。

岳：（頭皮地拖長了下顎向婉玉扮著怪臉）……

蔣：沒規矩來，把書拿去溫。（宗岳接書）詩經讀到那一篇？

岳：「綠兮衣兮，綠衣黃裳。」

蔣：溫熟了，拿來背。

和：岳：坐下同聲朗誦「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蔣：（攤開一本女兒經）文兒，你把女兒經從頭背給我聽。

文：（機械而毫無情感的）「女兒經，仔細聽，早早起，出房門，燒茶湯，敬雙親，勤梳洗，愛乾淨……愛

乾淨……愛……」

蔣：「習針線，莫懶身——」

文：「習針線，莫懶身。父母罵，莫做聲——」

岳：妹妹，聽見沒有「父母罵，莫做聲。」哥哥打，莫回手。

蔣：多嘴，讀你的書。

文：「哥……哥……」媽，我忘了，哥什麼呀？

蔣：「哥嫂前，請教訓。」

婉：我不懂，爹爲什麼讓孩子讀這種書。有甚麼意思呢？

蔣：女孩子不讀女兒經，怎會曉得做人的道理，我從小也讀過的。

婉：哎，女兒經，女兒經，不知坑死多少人！

蔣：二妹，不能這麼講呀！

〔宗和宗岳在一邊繼續反覆低誦著耶風綠衣四章：……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就兮。稀兮綌兮，淒其以兮。我思古人，實獲吾心。……〕

〔蔣氏取出針綫籬中鞋面，細鍼密綫的做著女紅，婉玉倚立在她身後注視著。

蔣：文兒，豎下背。

文：媽，你提我。

蔣：（翻書）「哥嫂前，請教訓。」

文：背過啦。

蔣：「火燭事，要小心。」

文：「火燭事，要小心。穿衣裳，——舊——如——新，（聲音漸細漸緩）炊——茶——飯，——要

潔——淨，——凡——笑——話，——莫——高——聲——

婉：嫂嫂這雙巧手繡得多好！

蔣：唷，別笑話了，我這粗鍼大線，有什麼希罕？

婉：要教我粗手粗脚的，抓不來，拈不起線，不知弄成什麼模樣呢！

蔣：你們新派人，那用學這個。

婉：唷，嫂嫂，笑我呢！（拿起鞋而端詳）花樣真又新鮮又靈巧，哪兒來的？

蔣：這是蘇州寄來的新花樣，「丹鳳朝陽」花樣比湘繡細緻的多，可惜買不著好絲綫，顏色總歸配

不勻。

〔宗岳趁母親不介意，將碗內雄黃塗抹了臉部，先在額上畫上「王」字，然後添上鬚鬚眼鏡，又

把宗和畫成孫猴子臉譜，相視而笑。却不防被宗文窺見。

媽，您看哥哥！

文：（氣憤）左說也不是，右說也不是，一輩子不學好的東西！跪下！（走向孩子，執其耳使跪。）

和：（埋怨）又不是我自己畫的，全是二弟攪的。（莫奈何的跪下）（宗岳不語，默然相對而跪。）

蔣：你就這麼無用，聽他弄。這些孩子，氣死人！

文：

（低聲）哥哥，哥哥！（兩指劃頰作羞羞狀）這些小寶貝，真是淘氣渣！

〔夏老太爺，永清的老姨太，一個近五十歲的人，少年時也許曾經是名噪一時的樂戶人家，等到年老色衰，那種賣笑生涯女性本能的資產——容顏，媚工，都不存在，剩下的祇是赤裸裸的一副皮囊，無知，淺薄，噁舌，自私，勢利，尖刻和多少年來遺傳的妖冶，機警。她的裝束顯然與她的身份年齡不合；然而她並不知道這是不合適。烏油油的「青絲」挽成一個鵝蛋髻，橫插了一柄鑲金大簪，一朵紅宮花。身上是一色紫葡萄撒花鑲寬黃燙的縐紗襖裙，裾角露出水紅什地錦長袴的三道滾邊，一雙「金蓮」上套著繡鞋，右腕上有一對金色炫眼的十足赤金龍鳳。一張口露出鑲金的大門牙。今天過節，她鼓起一團高興，活潑潑地差不多忘了自己的歲數。她這時獨個兒打廊外走來，一路打著尖嗓門嚷喚，未見其影，先聞其聲。

姨：

大少奶，大少奶。（進來了）哦，我說你在哪兒呀！找死人啦！（看見婉玉手中的繡鞋）玉姑娘，怎麼也拿起鍼線描花繡鳳哩？真是新聞！（蝴蝶穿花似的，轉來轉去，一個迴旋，撞著跪在地上的宗和宗岳兄弟，「金蓮」大約給碰痛了，金雞獨立式的舉起一隻腳，用手指撫磨著）哎，噲，碰著塊石頭罷！怎麼啦？這兩個孩子看看臉上畫成孫猴兒似的，像個什麼樣子。大少奶，不是我這草包心直嘴快，又說你哩，好端端的大節下，讓孩子們罰跪幹嗎？真是找氣受啊。（對孩子）快起來罷！進

去讓老媽給花臉擦啦！（宗和宗岳膽怯的眼望著母親）

蔣：起來罷！說謝謝姨奶奶。

和岳：（起身）謝謝姨奶奶。

姨：乖乖的進去罷。

〔宗和宗岳入〕

蔣：（對宗文）你跟著哥哥進去玩，別再淘氣了。（頓）啫，書帶回去。

〔宗文入〕

姨：又是什麼風把老姨太吹來了？

姨：還不是這個。（又麻雀的手勢）大少奶，湯家四太太和三姨媽來了，在我屋裏坐，一算正是三缺一，我四處找你，腿都跑斷了。玉姑娘要來，咱們五個人做夢，我讓你先打。（強拉扯著婉玉蔣氏）走，打八圈去！

婉：（掙脫）我有事。少陪了，老姨太。（自顧進去了）

姨：（望著婉玉後影）這個人，還是刺兒頭，楞不哩噠的。不識擡舉，好話沒好答的。水仙花裝蒜，充什麼新派人，整天翻著兩本洋書，稀奇不煞，又不是考什麼女狀元！

蔣：老姨太，算了，我陪你去就是。

姨：大少奶，我最看不慣這種人，洋裏洋腔的，你單瞧那雙腳，又粗又大，黃魚腳！還說什麼「文明腳」！

文明到哪兒去呀？那有女人不裹腳的，像甚麼樣子？

打牌去！打牌去！

姨：（自矜得意，嘵嘵不休）不是我話多，大少奶，我說過我這草包藏不住話，有什麼說什麼。（唱歎）

唉，如今的世界真變得不成樣子了，在先我們婦道人家就講三從四德；在娘家從爹娘，嫁過門，依丈夫；丈夫死，靠兒子。這纔是正派規矩，那有像現在這些姑娘們無法無天的！

〔正說著，夏老太爺的外甥女，孤苦伶仃自幼寄養在舅父家的青芝小姐來了。她是深谷中一枝幽蘭，姿容倚雅，妝服澹素，在文學的描寫上應該是「冷月凝輝，寒山鬢翠」。她的性情——溫柔，淑靜，嫺雅；和表姊婉玉比起來，她懦弱，憂鬱，環境養成她孤芳自賞的脾氣；她雖熱愛光明，却沒追求的勇氣；她雖憎恨黑暗，但沒反抗的毅力。鬱悶在她青春的心靈上，鬱積成愁苦的深潭。她的應對，那麼小心翼翼的，就連說話也不敢放開嗓門。纔是十六歲的少女呀，就這樣消沈！然而，這正是被長輩們稱讚的弱質嫻婷的窈窕淑女。但，總有一天，她也會「反抗」。她這時穿著珠邊滾魚肚白紗衫，縷空襯白紗，雲雨過天青色的絹裙。

芝：（執卷吟哦）「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却上心頭。」

（看見老姨太和蔣氏在，放下書，不覺有點靦覷，不知說什麼好。）

蔣：

又是什麼「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愁秋！」（笑）青妹妹，我說你那有這麼多愁，整天價「相思」呀，「愁」呀，「瘦」呀的。年紀輕輕的，應該快快活活，怎麼倒成了病西施，林黛玉。

芝：

我閒著無聊，隨便檢本書，坐在海棠花樹底下看看，不知不覺地就是一下午。

姨：

青小姐，你太用功了。要不開女科，我說你準是個女狀元。嘿，……話說回來，還是你好，斯斯文文，像個守規矩的千金小姐。一家子，我就贊成你。

芝：

這是老長輩疼我，休這麼說的，我那當得起呀！

蔣：

青妹妹就是這麼惹人愛。我真喜歡你。你知道不，二弟鐸民今天要回家了，嘻嘻……

芝：

（紅著臉，扭轉身體）嫂嫂！

蔣：

（繼續說下去）……鐸民搭的是今早天津頭班車。一出門三四年不見，回來該是大人了。青妹妹，你們倆從小在書房一塊讀書，一塊玩，不是最投機的？這次回到家，看見我們的小青青長成這

麼又俊又俏的美人兒，怕會認不得了罷？（笑）

芝：

嫂嫂！——

姨：

（拉著青芝雙手）

讓我再仔細端詳端詳。哎，兩道月彎彎的蛾眉，一雙水汪汪的鳳眼，佩上這

身珠滾邊魚肚白洋紗衫，縷空襯白挖雲的雨過天青色明綉裙。真虧你挑的好顏色，又素淨，又大

方。大少奶，你看我這身子，紫葡萄撒花的縐紗，是瑞蚨祥到的時新貨，想買第二套還買不出呢！

姨：蔣：
老姨太穿上這身新衣服，我看至少年輕二十歲。
老了！那還有心思跟年輕的姑娘們賽美？（笑）

〔廊外語聲漸近。這是夏府家主夏永清和他的摯友禮部侍郎李恭恪散朝回來。〕

〔夏永清年近六旬，翰林出身，世受國恩的廟堂重臣，現在是都察院左都御史，領袖諫臺，倔強，倨傲，反對洋務，蔑視新學，持家嚴峻，講的是「綱常」、「名教」、「禮法」、「制度」，可是時代漸漸變了，他慨歎著世風之日下和人心的大變。那古老的繩索已經絆不住邁進的史輪。在他晚年的這個時代，他目擊帝國主義的浪潮，怎樣沖破了古老中國的金城湯池，閉關自守的門戶。舊的制度將崩潰，沒落。這不禁使他緬懷先朝的聖德武功和昔日的太平盛世。他和他的一羣在擗扎，雖然新生代爲他們唱著挽歌。〕

〔頎長的身材，清癯的面貌，頭挽著稀疏的斑白髮辮，美髯，垂耳，大鼻子，炯炯有神的眼睛，尖下顎，說話有條理，緩慢而有節奏。舉止處處保持著縉紳大吏的尊嚴體制，和夫子門牆讀書種子的斯文氣概。他正退朝，還穿著一品官的朝服，頭戴縷花金座銜紅寶石朝冠，雙眼花翎，著石青官紗繡獬豸補褂，胸懸青滌密珀朝珠，腰間繫著琳瑯的珮帶，腳登玄緞薄底官靴。左右拇指上套著瑪瑙扳指。〕

〔李恭恪，六旬左右，禮部侍郎，漢人京堂中的大員，與當時慈禧太后私黨相交最密，推爲心腹，鑽

營迎逢，官運彌通，秉性剛愎峻刻，愚而好自用，阻撓洋務新政，是頑固守舊派的中堅。早年和夏永清是同榜進士，又同時點了翰林，性情上很多相似相近，所以誼同手足，交情契厚。他們又同時服官北京多年的江南人。因此論交情是鄉誼，年誼，寅誼……

〔肥碩的福體，臉上多肉，顯得浮腫。四方面龐，五官端正。眼角下脣微微下垂，是體氣衰的色慾斷傷的表徵。頭顱底下連著一圈肥得看不見的短鬚子。講話時多痰喘，口齒不清，却又好多話。他進來時，著二品頂戴朝服，珊瑚頂垂花翎，石青官紗繡錦雞補褂，琥珀青金雜綴的一串朝珠，戴墨晶玳瑁闊邊眼鏡，腰繫珮帶，鼻煙壺眼鏡盒之類，走路蹣跚，八字官步。〕

恪聲：這一帶水木清華，鳥語花香，一草一木，一石一木，莫不都有根據。永翁，你真是胸中自有邱壑，雅人雅事。

姨：唷，有客來，你瞧我這糯米性子，到那兒就黏上，三姨媽她們還在等我，顧著說話，倒忘了。走走，打八圈去。青小姐，你也來湊湊熱鬧。（拉著蔣氏和青芝三步併兩步地進去了）

芝：（邊走邊說）老長輩，我打不來牌的。

姨：（內聲）打打玩，怕什麼？

蔣：（內聲）唷，你真是會折磨人，人家還有正經事呢！

〔混合著一片笑聲，漸遠漸隱。〕

〔永清與恭恪步入〕

清：恪翁，我們就在這桐蔭軒坐坐罷。

恪：好！

清：（慨歎）噯——（俯首愀然）如今世道人心大變囉。我們這班老成謀國的人，都被那些年青小夥子目爲老朽無用。國事鬧得這般境界，也祇好所謂能任則任，不能任則隱，我這不過是爲著日後退休林泉作個打算罷了。

恪：不成話！簡直不成話！今天的亂子全出在這幾十年講洋務談西學上，要不講洋務，洋人也不會來。什麼聲光化電，輪船，火車，洋槍，火礮這一套全是奇技淫巧，徒然糜費公款，得不著它的益處。別人講洋務倒不說他，李鴻章張之洞這幾位廟堂大臣，也跟著起鬧，這太不成體統了。好，講洋務罷！這回甲午一仗，就敗在洋務身上，看李合肥怎麼交代得過？這叫引狼入室，自取滅亡！

清：辦洋務的那裏還有正人君子？盡是一班士林敗類，名教罪人！稍有廉恥，愛惜聲名的讀書人是羞與爲伍的。

恪：聽說條約已經用寶了？

清：不承認還有什麼辦法？這會子日本兵已經逼近遼瀋京師。瀋陽是陵寢重地，京師是宗社攸關。二十幾年來，老佛爺撒癩頤養，要是一旦驚動聖駕，那怎得了？李合肥在馬關喫了這一槍，總算是搬

磚頭砸了自己脚，也好讓那班喪心病狂的洋奴漢奸受個教訓。

恪：你們都察院御史奏劾合肥的兒子李經方在日本開設銀行，這次上日本招親，做了東洋騎馬，有這回事嗎？

清：我看是事出有因，絕非空穴來風。據說，朝鮮的倭兵一半還是葉志超衛汝貴淮軍部上的潰兵。鐵路總辦吳懋鼎拿八千包米資敵，並且要把鐵路送給人家。有一天，在從天津開出海口的兩條米船上，拆開米包發現包包俱是火藥，祇有面上是米，包上確確實實蓋著督署圖記，至今還沒發落。我看這全是合肥父子幹的勾當。

恪：有這種事？永翁是目睹耳聞的？

清：雖不目睹，卻是耳聞。這是有人告發，想當然的事。

恪：（切齒）傷天害理，傷天害理！

（鐸聲忽然踉蹌歸家，邁步跨進，不意永清和恭恪適在，剛想縮回，却被永清看見喚住。

清：你這會子纔回來？

（恭謹地）爹，兒子剛打工部衙門下班。（轉身向恭恪請安）年伯！

清：（嚴厲地）你不要騙我。今天節下，各衙門午刻都散了班。你是下班後，隨康有爲一班趕考的舉人起闕，上都察院遞狀子的。你以爲我不知道。我正在衙門裏。但是和約已經用寶，無從挽回，狀子

沒能遞上。是嗎？

爹，這是爲了國家，爲了挽回大局。他們都是胸有抱負的志士。

清：聲：你須得明白你是有身家，有功名的人。犯不上和那班年少無知的狂徒鬼混。聽說譚嗣同也在北京，你和他常有來往。他的父親譚繼洵倒是正派人，和我交情很厚。可是這個兒子，從前跟隨新疆巡撫劉錦棠的幕府，不學好；這次捐了個江蘇候補知府，又不爭氣，反而鬼鬼祟祟地偷進京來，我看他圖謀不軌，你當心上他當，望誤自己前程。（鐸聲被一場教訓，默然側立）其實，要等你們來公車上書，國家還有得救？人家所向無敵的淮軍都喫了敗仗，單靠你們赤手空拳，唱高調，說廢話，就有了辦法嗎？

清：聲：如果朝廷肯拒和遷都，詔告變法，大局還有希望的。

拒和拒和，你們爲什麼不去打呢？朝廷爲什麼不派你們上馬關和日本講條款去？（頓）我生平最痛恨什麼撈什子洋務變法。要知道中華立國之道，自古崇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全在人，不在技藝。如今拜洋鬼子作師傅，學求一技之末，無論鬼子怎樣詭譎，未必肯認真傳教，就算是學會了一鱗半爪，所造就的不過是一班術數之士。古今以來沒聽說有靠術數而能起衰振弱的。

格：天下之大，不患無才，何必定學鬼子？
水翁的話，對極對極。聖人有云：「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然後可以折衝樽俎，制敵之命。信哉，

信哉！所謂變法從夷，正氣爲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寧可亡國，不可變法。我也是這個主張。

聲：（聽了這番莫明其妙的怪論，欲辯無由，祇好忍氣吞聲）……

〔正在僵局的時候，張富滿頭大汗，進來報訊，手提皮篋行囊，先放在門口。

富：老爺，二少爺回來啦！

〔這二少爺鐸民是這位右都御史的儿子，十九歲，也是夏老太爺最不喜歡的不肖之子。他放著科舉的「功名」不考，他雖也幼承庭訓，把四書五經策論詩詞藝文都一一學過，而且據說「資質」還「聰慧過人」。可是他對這些獵取功名富貴的「經世之學」毫不感覺興趣。十四歲中秀才，接著十六歲那年，他承「御史公」的德惠，應考順天鄉試，不幸僅中副榜。這給「御史公」很大的刺激，認爲夏家的風流文采，將無人克紹箕裘。差幸，不久長子鐸聲中舉，高擢魏科，旋隨使朝鮮，歸授工部主事，總算使夏老太爺稍稍寬懷。鐸民平素對「經書」「策論」就不喜歡，落第以後更淡於仕途，整天和一班京城裏西洋教士往來，因此學會些洋文。李提摩太辦的廣學會，是他常去的所在，林樂知辦的萬國公報是他最愛讀的刊物，此外像世界列國的大勢，科學新知識，聲光化電的理論，以及杞憂生的盛世危言，他無不瀏覽。夏老太爺眼看這兒子出息不大，留在京城亦徒然與功名無緣，祇得在三年前（壬辰）送他到上海盛宣懷辦的招商局「學生意」，「混飯喫」。

(他穿的是藕粉色香雲紗大褂，罩著孔雀綠韋陀銀一綫滾的馬甲。頭梳三股烏油油的大髻辮，戴一頂雙嵌綫鑲瑪瑙寧緞紅結西瓜帽，脚蹬一雙回文嵌花寶藍色薄底紗鞋。胸口垂著一隻洋金打簧錶，錶鍊下端扣著翡翠鑲墜子。猛一看，確是風流瀟灑的濁世佳公子。

民：(進來，先向永清打躬) 爹您好？

(張富攜行李箱篋下)

清：你總算平安的到了家。(眼視恭恪) 見過李年伯。

民：(打躬) 李年伯！

恪：這是二世兄，一向在上海的？

清：是的。我因為他性情不近文章學問，大前年送他去上海招商局盛杏蓀那裏學學生意，將來也好混口飯去。

恪：這究竟不是正途出身，我看世兄資質穎慧，這樣下去未免可惜，還是在京裏捐個官是正辦。

清：我也這麼想。這件事正要拜託恪翁，看幾時部裏有缺，不管大小，費心替他補上個捐班。

恪：好在這會子新敗之後，朝廷多方籌措賠款，戶部廣開捐輸，找找路子倒還不難。不知二世兄本人
的意思是那一方面？

清：這個恪翁不消管他。(拱手) 一切奉託！(對鐸民) 還不謝年伯栽培？

民：（看看永清，又看看鐸聲，然後勉強地向恭恪打了一躬）謝年伯栽培。

清：以後好好用功上進，不要辜負年伯一番美意。回家以後，外面別再去胡鬧了。聽見嗎？

清：是。

民：你這次回京是跟著盛總辦一塊來的嗎？

清：兒子隨盛總辦趁招商局新銘輪船到的天津，總辦留在天津同怡和洋行交涉購料的事，還有些時耽擱，所以兒子趁便回家向爹請安。

民：以後招商局不必去了。

清：那麼，總辦還在天津等著呢！

民：我自會寫信給杏蓀回掉他。

清：（無可奈何）是。

民：你這三年待在上海，看見南邊的情形究竟怎樣？

清：據兒子看，南邊情形要比北邊好，一切漸漸能走上軌道，像輪船，鐵路，電報，電話，這些洋務，辦得都還有成績。尤其是張香帥提倡新學，很能吸收一般人才。這回甲午朝鮮戰敗，真是出人意料的事，

大家都憤慨，可恨上海的商人，聽見前方戰事失利，仍舊花天酒地，喪心病狂。

恪：（不耐煩諦聽這套絮聒）永翁，你們談談家務，我先告辭一步。

清：不，我還有正事和恪翁商量，我們到書房去坐。（對鐸民）待會上書房來見我。
是。

（恭恪，永清向外面小紅廊走去，留下鐸聲鐸民兄弟。

二弟，你爲甚麼又回到北京？這兒從裏到外，情勢一天壞似一天，我都不打算再待哩。

爹的情形？

聲：民：（憤憤於色）你剛也看見的，爹整天和一班老朽頑固的大臣爲伍。他們做了幾十年的八股白摺，當差捱捧，祇懂得手本唱喏，磕頭請安。好容易千辛萬苦纔捱到頭品頂戴。你告訴他們亡國瓜分，他們怎麼聽得進？你和他們談洋務變法，那簡直等於革掉他們的紅頂花翎。他們最恨的是洋務，還講這次仗就敗在洋務上。你方纔一提到洋務，不見李恭恪那老頭兒的一副臉色。

（深深的憂戚）

民：南方的情形究竟如何？

（機密地）南方一般有志之士，眼見朝廷沒指望，紛紛祕密組黨。有位首領孫文先生，糾合了同志五萬人密謀在廣州起義，攻打省城。這是反抗腐敗的滿清的第一戰。

我聽說是一羣夥匪謀劫省城，被海關搜出洋槍彈藥，已經事敗，拿獲人犯正法。

民：聲：（正言厲色）你別信官府的鬼話！這是革命！

聲：（懷疑地）革命？

民：（謹慎地出示一張傳單）大哥，你看這個！

聲：（接讀）「與中會宣言……」你那兒來的？

民：這次認識一個同船的在京城開鑲牙照像館的商人，名字是黃日新；這張傳單是他給我的。

聲：（驚恐）這種人太危險，以後千萬別同他來往。（接讀宣言）「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

苟且……」

（忽聞人聲走向小花廳，鑼聲掩紙停讀，鑼民急將宣言搶回，塞進口袋。

（老姨太領頭，蔣氏，宗和，宗岳，宗文都一窩蜂似地擁了進來。

姨：二少爺，你回來啦？我跟你嫂子還剛提起你呢。哎，出門兩三年，回家就長得牛高馬大了。

民：老姨太，您好？嫂嫂，您也好？

和岳：（一擁而來，圍住鑼民，拉著他的衣服嚷喊）哦，叔叔回來了！

民：（抱起宗文）叫我！

文：（羞澀，怕生，擰過臉）

聲：文兒怎麼不叫叔叔？

民：（放下宗文，輕拍著她的腦袋，宗文默默地避到蔣氏身後去。）

蔣：真是的，這回路上可辛苦了罷？

姨：聽說大火輪不用人划，篷上冒煙，裝著一隻大水車，走的飛快。有這回事嗎？又說火輪上有四五層樓，還能喫香菜，洗澡……條花樣不少。

民：是的。我來回搭的這「新銘」，還是剛下水的火輪船。

姨：（豔羨不置）二少爺可算見過大世面了。上海聽說不像北平，滿是洋房馬路，電燈雪亮，講究的人家都興坐馬車，一到什麼禮拜天，紅男綠女……

蔣：你的行李放哪兒？我們已經替你收拾了一間屋子。

姨：呃，你別打岔。人家剛和二少爺談談上海是怎麼個熱鬧法子，你就把話頭兒打斷。二少爺，你說說看呀！這個上海——

民：（向蔣氏）行李都交給張富了。（對老姨太開講）說起上海，真是繁華世界，單提喫的，喝的，玩的，樣樣應有盡有。我們蘇州開去的崑曲班子，有大章戲園，大雅戲園，生意不壞；京戲有丹桂茶園，金桂軒，小叫天，十三旦，七盞燈這些名角都去唱過；講喫的，京菜有同興樓，致美齋；徽菜也有新新樓，復新園；還有杏花樓，同香樓，一品香，一枝香，一家春的英法大菜，虹口的東洋茶社。講熱鬧，大馬路，黃浦灘，寶善街，棋盤街，香粉弄，麥家圈，整天人頭擠動，水洩不通。這些時，又興出新花樣，有安凱第的咖啡館，車利尼的西洋大馬戲，外白渡橋花園的賽花會。

姨：（聽得口呆眼瞪）真是聽也沒聽過的時新花樣。

〔大風飛揚。〕

〔婉玉，青芝聞訊也先後跟了進來，青芝靜靜地緩步隨在後面。〕

（驚喜）二妹！我說怎麼看不見你！

（興奮）二哥回來，我們又該熱鬧了。

（看見青芝，無限的喜悅與安慰）青表妹，長的這麼高了，還記得我嗎？

（少女特有的脈脈含情，垂頸囁嚅著）二表哥。

（問婉玉）大姊呢？

大姊夫去年八月去世的，你知道了嗎？

我接到大哥的信。

大姊夫死後，留下遺腹子，這個月該足月了。

明天我陪你上羊尾巴胡同看大姊去。

好，青表妹，你明兒也有空嗎？（期待她的回答）

（睇視鐸聲和蔣氏）我要能去的話，我也可以陪你一塊兒。

去好啦，反正沒事。

〔一陣閃電，隱隱的雷聲。〕

芝：〔站起來走向窗前〕怕要下雨，二表哥的行李——

蔣：〔陡然想起〕我去看看你的屋子收拾好了嗎？〔出〕

民：〔深情地凝睇著青芝，默然〕

芝：〔無語，避開鐸民的眼光，却又偷偷掃了一眼〕

〔強烈的雷電，黃豆般的雨點降落，瓦上潺潺有聲。〕

姨：晴，好大的雨呀！

和，岳：〔奔到廊外觀雨〕雨來了！雨來了！

〔張富冒雨從廊上走來〕

富：老爺請二少爺去！

〔雷電交加，大雨如注。一股沈重恐怖的氣氛，緊壓著每個人的心靈。〕

——幕落

第二幕

(出場人物) 夏鐸民 夏婉玉 柳青芝 蔣氏 老姨太 夏婉冰 夏鐸聲 張寫

黃日新 李恭恪 夏永清 楊菊芬 晚香玉 李之春 孚 義

幾天之後的一個早晨。五月的太陽是那麽艷麗。金黃的陽光穿越桐葉從窗棧投射到小花廳裏。照的明亮的。榻榻上冰梅格和卍字架的影子鋪在四方磚上。平添了許多錯綜美麗的圖案。小紅廊外的幾株樹枝葉上都鑲了炫目的金邊。在初夏的晨風裏搖曳著。配合著廳內一片歌聲。琴韻。頓覺這個自由的小天地是屬於另一羣年青人的了。

桐蔭軒的布置除了新搬進來的一架洋風琴外。什麼都沒更動。

開幕時。鐸民在踏風琴。婉玉一旁斜倚著。同看一本讚美詩。隨琴聲和唱慈光曲 (Lead, Kindly, Light amid the Fading Gloom)

(歌聲) 「懇求慈光，導引脫離黑蔭，導我前行！」

「黑夜漫，漫我又遠離家庭，直到如今！」

「我不求主指引遙遠路程。」

「我祇懇求，一步一步導引。」

民：（停）唱的還要慢點，要表示莊嚴肅穆的情調。我念譜子，你跟著低聲的唱。（指點曲譜）你留意譜子上的音符，這是四分之三拍的。

（合唱）「懇求慈光，引導脫離黑蔭——導我前行！」

民：唱第三節，調子是一樣的。——（唱）「久蒙引導，如今定繼續——」（唱畢，彈琴，重奏首節。）

（合唱）「經過洪濤，經過荒山空谷——夜盡天明。」

「夜盡天——明，晨——曦光裏重——逢。」

玉：我最喜歡中間這兩句：「經過洪濤，經過荒山空谷。夜盡天明，夜盡天明，晨曦光裏重逢！」什麼時候我們纔「夜盡天明」呢？

民：這須看我們自己的努力。

玉：二哥，你昨天介紹我看金一寫的女界鐘，我已經看了。

民：（站起）你覺得怎麼樣？

玉：我覺他的話很對，社會上既有男女，便應該互相平等平權，女子要脫離奴隸地位，去做自己的人。

民：你也信服這樣的話嗎？

玉：爲什麼我不呢？女子並不是天生駑鈍，不如男子的。却因爲不使我們有才，不使我們讀書，不使我們有社交，不使我們有正當消遣，把我們禁閉在家裏，不許出閨門一步，看不見天日，看不見世面，

永遠是茫茫的黑夜。出嫁是我們女子一生的大事，嫁了一切也都完了。然後是生兒育女，侍奉公婆，伺候丈夫，整天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糊裏糊塗的混了一輩子，直到死。幾千年來難道女子是應該這樣平凡地度過她的一生？女子不也是一個有人格有個性的「人」嗎？

〔從通內室的榻扇小門裏走入青芝〕

芝：（看見鐸民極不自然地點點頭，又從小紅廊出）……

玉：（追問）青妹妹，有事嗎？

芝：（漫應）我——沒有事。（走）

玉：你瞧青妹妹，她知書識禮，人家讚她一句大家閨範，然而這對她一生有什麼用呢？還不也一樣是平凡的生，平凡的死！

民：你呢？

玉：我——（不往下說了）二哥你覺得青妹妹是變了麼？

民：我覺得她是有些變了。她好像不是我記憶中那個活潑可愛的小妹妹了。她變得沈默了，整天也難得見她臉上掛著一絲微笑，就如同有千斤重的心思壓在她的心頭。離家兩三年，她見著我的面，爲什麼話也不多說幾句？難道她是怕見我的面？她對我——

玉：因爲她大了，女孩子大了……

民：（搶白）可是我們是從小一塊兒的好姊妹。

（感慨萬分）因為她是女子！

〔青芝又飄然莅止〕

芝：（不必要的聲明，在尋找什麼似地）我是來找一本書的。

什麼書？

玉：你頭回借給我的那本茶花女遺事。

民：（一眼瞥見在琴桌上放著）不是在這兒？（遞給青芝）

芝：（接書）謝謝。（對婉玉）我明天還給你呀。（舉步欲行）

玉：忙什麼？你玩一會。二哥正在教我唱一首歌，挺有意思的。你也試試？

芝：（婉却）不，我唱不來。

玉：挺容易學，你試試。二哥你彈琴呀！

〔鐸民彈風琴。〕

玉：（唱）「懇求慈光，導引脫離黑蔭——導我前行。」——好聽罷！

（凝神諦聽）

玉：（又唱）「黑夜漫漫，我又遠離家庭，——直到如今，……我們從頭再唱，這次我們唱，你

也跟著，一兩次就熟了。

玉芝：（合唱）「懇求慈光，導引脫離黑暗——導我前行。」

「黑夜漫漫，我又遠離家庭——直到如今。」

〔第二句起，婉玉唱聲較高，青芝低低隨和著。〕

「我不求主——指示遙遠路——程。」

「我祇懇求，一步一步導引！」

民：我接著彈第二節，你們看詞兒，和第一節一樣的唱法。（奏琴）

玉芝：（試唱）「向來未曾如此虛心求主——導我前行。」

「我好自尊，隨意自定前程——直到如今……」

〔這時蔣氏忽又從內室櫃扇門入〕

玉：（招手）嫂，快來！

〔婉玉走過去拉蔣氏，蔣氏客極，趑趄不前。〕

〔鐸民依舊繼續奏琴而歌，但青芝已經停唱。〕

蔣：做什麼吵，做什麼吵！（拍拍被婉玉扯皺的衫痕）

民：我們大家唱歌，嫂嫂你也來。

蔣：（窘，笑）「唔，這種洋歌我可唱不來，祇有你們年輕時派人，纔懂得這套洋派玩意。」

玉：（強之）「嫂嫂你一定得唱。」

蔣：（窘極）「這……這……這……」

玉：（愛嬌的）「要不唱今天不让你走！」

蔣：（鐸民也站起身敦促蔣氏，蔣氏被連推帶拉，無可奈何的，走近琴邊，看了看歌譜。）

蔣：（尷尬）「這是什麼玩意？認都不認識，一條條綫，綫上一連串葡萄似的記號。」

民：（坐下奏琴）

蔣：（不知怎麼說好）「這——這怎麼唱呀？」

玉：「嫂嫂你跟著我們，我一唱開頭，你馬上也跟著來。一，二，三！」

玉，芝：（唱）「從前我愛——沈迷繁華夢裏——」

蔣：（不開口，呆望著）

玉：「來呀——」（唱）「驕癡無忌，往事切莫重提！」

蔣：（肆力嘶喊，歌不成聲）「驕癡無忌，往事——事——」

蔣：（衆大笑，蔣氏更窘）

蔣：「走了，走了。我說過我唱不來的。」

〔欲行〕

玉：沒唱完呢！是這樣唱的：「……往事切莫重提！」

芝，民：（笑）

蔣：唱完我可得就走的。（唱）「……往事切莫重提！」

玉，民：（拍掌，笑）好！

〔驀地老姨太也奔了出來，喜形於色，恩恩忙忙，像是報告什麼重大消息似的。〕

蔣：（緋紅的臉，窘的不堪）

玉：（頑皮地又走過去拉老姨太）老姨太，你來得正好！

姨：（擺脫，站立不動，俏皮地）我說到哪兒去啦？原來老實人也躲在這裏學時髦！

〔衆笑，蔣氏益發窘得啞口無言。〕

姨：（走近，神祕地）喂，你們曉得罷——

玉：（諷刺）老姨太，又是什麼三缺一罷？

姨：（興高采烈）不是，你們知道老太爺，這會子裏面請客，鬧得亂闖闖的，我從門縫往裏一瞧。（忘形的鼓舞）哎呀，這纔熱鬧喇！有戴紅頂子的，藍頂子的，有白鬚子的老公公，也有黑鬚子的老爺

們——

蔣：嘿，這有什麼出奇！

你聽我說呀！（大聲）那個唱花旦的（一字一吐）楊菊芬也來啦，立在老爺身後，一杯酒一杯酒的勸（指頭點點著）那些死男人呀！平常規規矩矩的，擺起書獃子面孔，一見到唱花旦的像姑，就像泥菩薩跌落湯罐裏，嘻皮笑臉，沒魂的直灌黃湯，看著真氣死人（轉噴為笑）哎，這回我倒看真了楊菊芬，下裝還比上臺更好看，笑迷迷的眼睛，一對小酒渦，皮子白裏透紅，又細又嫩。哎，啞囉！

（輕佻放浪地拍著蔣氏肩膀，不住咯咯的笑）

玉：這下我們的老姨太可看過了癡！

〔衆笑〕

姨：（若無其事）哎，還有禮部李大人的那位大少爺，也在喝酒，提著胡琴，自拉自唱，嗓子可真脆。

（頓）我還聽見老爺說，晚上在中和園定下一個包廂，專捧楊菊芬這班爺們，可真會找樂兒的哩……

（正說的沒完時，夏小姐婉冰，從廊上走來。）

婉冰不像她家庭中善良慈和的那一羣。她天生古怪脾氣，不隨和衆人，不遷就環境，驕傲自私，好勝貪婪，處處逞能，好作主張，因此更顯出她的刻薄寡恩，冷酷無情。她在家庭中沒有一個合適的人，祇有她感覺需要用著人家，纔和別人暫時結合，一旦利盡，又復視如仇讎。同樣的在朋友戚

申間，她也永沒有一個長久的朋友。她祇知道自己，爲了自己的利害，她能不擇手段去做。

（在二十歲上，她馮媒說給一個世宦之家。這家倒很有錢有勢，可是他們夫妻感情並不好，結婚五年還沒生過一個孩子。在丈夫生前，她欺負他，辱罵他。不幸當去年秋天，那薄命的丈夫，竟一病不起，留下了這位年輕守節的「未亡人」和肚裏的「遺腹子」。當那不可愛的丈夫死後，她忽然又覺得他的寶貴了，一直哭哭啼啼的嚷活嚷死，不知到底是怎麼回事。

「她，身材矮胖，除了眉梢眼角有些像婉玉的神情外，是屬於另一型的。臉龐長方，高顴骨，下顎突出，塌鼻腫眼泡，眼角多魚尾皺紋，大耳，闊嘴，厚唇，唇角一顆烏黑的大痣，年齡二十七歲，看去比實際歲數要蒼老，穿著一身灰色洋紗滾白邊素服，白布鞋，攏橫髻，鬢角插一朵白絨花，在別的女子這樣的打扮，應該是素淡清雅，帶雨梨花，可是在她，祇顯得更蒼白憔悴。

「懷著將近「臨盆」的大肚子，走路蹣跚，像鴨步似的擺動。

二弟，你那天怎麼說也不說一聲，一轉眼就不見了！

（站立）哦，大姊！您怎麼出來啦！

大表姊！

大姊！

冰： 玉： 芝： 民： 冰：

唉！二妹，大表妹。（獻慫勸，故意向鐸民表功）我說你難得纔回家一趟，剛打發人上街買肉來，我

自己親手下廚房，替你烙麵做餛飩餅，你連招呼也不打，刺兒一聲的溜了。你看我這個人情要賣給誰？

民：（陪笑臉）

冰：你還是這樣孩子脾氣，幾時成大人呵！

姨：（故意討好）大姑奶，你真是的，這麼大肚子，還跑出門，動了胎氣怎麼辦！

玉：（直沒搭岔兒，這纔找出一句話）是呀，有什麼要緊事，大媽打發人來就是啦！

冰：（歎一口氣）還不是爲的他（指鐸民）

民：（笑）我可當不起這責任。

玉：你當不起也要當，我這人情反正是賣給你了，出了事，你看我不找爹向你算帳呢！

民：（打哈哈）好會栽賴人，我可沒敢驚動您的大駕！

冰：那麼，我的點心做了沒人喫，放著讓它餓，挨耗子啃，我是錢多！

姨：好了，兩姊妹，別緊擰槓哩！

（鐸聲入）

聲：爹在西花廳請客，席散了一會客就上這兒坐。

民：家裏有的是地方，幹麼一定要上這兒坐呢！

聲：東邊船廳裏，孚大人愛那兒清靜，在燒洋煙，爹今天請的主客就是他，新近由四川內調的孚義孚大人。（發現洋風琴）怎麼，誰把風琴擡來了？又是二弟！（頓）你知道爹不喜歡這個東西。還不
快搬走！

民：好，我搬，我搬。

玉：（趁機下臺）來，大家動手搬。

蔣：（識機）大姑奶，待會上我屋坐呀！（下）

冰：（敷衍）好的，我來。

〔鐸民，婉玉，青芝收拾風琴，動手搬移。

民，玉：（漸漸擡起琴，故意哼著）杭晴——啣晴！杭晴——啣晴！

芝：（纖手輕輕地托著琴邊）好沈呀！

聲：放著，讓張富叫人搬得哩！

民：（不顧，自搬著）行，行。（琴被慢慢擡出去）

聲：大姊，對不起，那天我有事，早走了一步，你身子好點嗎？

冰：還好，就是小肚子發脹，不時一陣陣的痛。

聲：恭喜您，快喫紅蛋了。姊夫也算有了後。（頓）我還得進去伺候爹，待會見。（下）

姨：（四顧無人，拉近婉冰耳語）你怎麼好自己走出門的？

冰：你的好主意，可害苦我了！這麼大熱天，讓我裝著假肚子。人家穿單衣服都嫌熱，我還秤腰裏塞一

牀棉胎。你說累贅不累贅？

姨：沒法呀！快回去牀上躺著，讓人瞧見你精神這麼足，那像懷著肚子的四眼婆呀？

冰：算了罷！整天沒病裝病，躺在牀上哼來哼去，怪悶氣的，不如出門走動走動，散散心來得好。（焦急

地）老姨，你辦的事兒倒底怎麼啦？

姨：還沒講妥。我替身也不是容易的，這種事又不敢東託人，西託人。你直管放心，上回替汪家四太太

辦的差，怎麼樣？不是到日子，活篤篤的一個胖娃娃送上門來。（鬼祟的）這回可也真不湊巧。

高家豆腐店的奶奶這個月不生。倒拐驛馬店的馮大媽前天生的是個臭丫頭。北城根那家生是

生的男孩。可偏偏拿翹，張開獅子口，一口咬定非三百兩銀子不成交，講來講去總算還了個二百

五，大約一半天就有回訊。

冰：我可不能再等啦。算算也快九個多月，再等下去，出了月子，還不養下地，豈不讓人看笑話！

姨：你不嫌貴，那麼就是那家二百五的算數？

冰：二百五就二百五，我也不貪圖這幾十兩銀子的便宜。不過，你得和那家人講明，孩子送到，寫張賣

身契，親生父母蓋上手模脚印，從此一刀兩斷，永不來往，免得將來瓜葛。

姨：這當然那就再下點錢罷。

冰：（掏著繫在腰間的荷包）你收過我五十哩。

姨：不錯，再給五十來個整數。

〔正計算著，廊上便來脚步和人聲。〕

姨：（按手）有人來了。（正欲舉步）

芝：（一步踏進，看見老姨太婉冰的鬼祟，自己先不好意思）我忘了一本書。

姨：（搭訕）哦，是青姑娘。（目示婉冰，同出）

芝：（尋著剛放在茶几上的茶花女遺事）

〔鐸聲〕恩恩入，若有所事。

聲：照相師傅來過嗎？

芝：沒看見。

〔鐸聲〕又恩恩走出

芝：（孤獨的，在這廳裏徘徊，是留戀？是感懷？直覺地翻開書，又驀地合了攏來）瑪格麗特，瑪格麗特，你怎麼……

〔鐸聲〕揮汗走過廊下，一眼看見青芝，便輕手輕脚地溜進，趁青芝不在意，偷偷上前，雙手戲蒙其

眼。

芝：（喫驚。退縮）誰？

民：（裝假嚙，尖聲的）你猜我是誰？

芝：（笑，掙扎）是二表姊！

民：（換了本嚙）不是，二表哥！（放開手，大笑）

芝：（恢復童年的天真）我早知道是你嘛！

民：那你怎麼會猜錯呢？

芝：（甜蜜的笑）我不高興猜是你。

民：瞎說，你本來沒猜對嘛。你心上就忘了我這個人。

芝：我沒忘，我……（這時過分的坦白，反倒覺察會是失言，不禁又將下面的話縮了回去）

民：你爲什麼看見我，總是沒話說？

芝：（默然，又垂了頭）

民：我從上海來，一路上便想起我們的青妹妹，如今該變成個什麼模樣了。她一定長大了，長高了，一對明亮亮的眸子，該還是從前一樣罷。她那長長的睫毛，尖尖的鼻子，會說話的小嘴，會聽話的耳朵，和那烏油油的兩條辮子，辮子上結著一對小紅蝴蝶。她見著我，該像從前一樣的高興罷。她會

笑，大聲的笑；她會跳，蹦的這麼高；她會叫，哇哇的叫。

芝：（勾起一片回憶）那時我們還小，你十二歲，我纔八歲。

民：可是如今雖然大了，爲什麼不能再蹦蹦跳跳，笑笑叫叫呢？（凝神望著青芝）

芝：（沒有回答）……

民：就在你八歲那年，我扶你爬上（指窗外）那棵梧桐樹摘梧桐子，你爬得好高，一不當心衣服給樹枝纏絆住，你跳不下來，哭了；還是我爬上樹抱你下來的呢！（抓住青芝的手）你看，這塊疤，還是那次碰傷的！

芝：（噘著嘴）這都是你（撲的手中的書落地，青芝俯身去拾，被鐸民先拾起，兩人正碰著頭，青芝羞怯怯地退縮了一步）

民：（拾起書）你的書！

〔不提防，老姨太和婉冰這時會闖了進來。

姨：（刻薄地）哦，我們來的不巧了！

芝：（緋紅著臉，走了出去。）

冰：不是做姊姊的多嘴，二弟，雖說你們從小青梅竹馬，現在可都成人哩，也該避個嫌疑，讓外人瞧見，又多惹是生非。

民：（氣急）我們正正經經地談話，難道——

冰：不是這麼說，誰說你們不是正正經經地談話；不過，男女授受不親，這是古禮，我們書香門第一，一切禮節是少不了的。

民：（賭氣）那麼，往後大家就不用見面？（憤憤然向花園左首走了）

〔張富引了一位照相師傅進來。〕

〔這位照相師傅，短小精悍，身體結實，皮膚黧黑，粗眉，隆準，雙目炯炯有光，額部寬闊，兩唇緊合，舉止從容，一望而知是個性堅強，沈毅多智，機警能幹的青年。〕

〔他在琉璃廠開設一引照相鑲牙館兼做顏料生意，經常往來上海香港，據說是爲了「辦貨」，他的店鋪，經常有些夥計照料門市和兜攬交易，因爲手藝不錯，很能博得京城一般上流人物和趨時髦的大宅門的信賴。整天看見他忙著串門子，自己背著一副照相機三腳架，或鑲牙車輪這些器具。〕

〔他好像天生不修邊幅，毛板板的蓬鬆辮，滿鬚鬚根，穿著藍布大褂，灰綢腰帶，老布襪，敝舊的單梁五福團花鞋。〕

〔他的名字：黃日新，化名：黃振興。〕

黃：你這裏坐會兒，我這就替你報上。（自榻扇門出）

〔婉冰老姨太落個無趣，兀自走了。〕

新：（卸下背負著的皮匣子，三脚架，掏出汗巾揩了揩額上的汗，隨意地四處張望著廳內的陳設）

〔鐸聲從小門進來〕

聲：（立定）你是照相館的？

新：（回首，謙和的）楊梅竹傘街西口留眞館。在下姓黃，草字振興。

聲：（漫然）哦。稍等一會兒罷。（若有所憶）剛纔你說大名是黃——什麼新？

新：（鎮定的）黃振興。炎黃的黃，金聲玉振的振，興隆的興。

聲：（總不免有點疑惑）唔，黃——振——興！

新：是的，在下就是黃振興，您老？

聲：（仍有些放心不下）你不是剛打上海坐海船來的？

新：小店在琉璃廠開設多年了。京裏提起小店留眞館的字號，大約都有點知道。

聲：好，你預備一張八寸玻璃底片，我們這就拍照。（走向榻扇門）

新：您老是在花園照罷？

聲：裏邊水榭前面照，我會派人招呼你的。（下）

新：（打開皮匣，把照相機，鏡頭，底片夾，一樣樣整理著。）

民：（突然出現，喜出望外，高聲叫喚）黃日新黃先生！

新：（急回顧，見是鐸民，連忙揮手止之）不要這樣叫！（四顧無人）我和你說過，我們在外面看見

要裝著不認識。你萬不能叫我黃日新這個名字，記住「黃振興」。

民：不要緊，這是在我的家呀！

新：（嚴肅）你要處處小心，不管在什麼所在。否則這對你很不利的。

民：你借我的書，都看完了。那篇與中會宣言，真有道理，我躲在牀上偷偷地讀了三遍。我這次回到北

京，所看見的，形形式式，魑魍魎，無奇不有，真教人痛心。孫先生說的對。

新：你既懂得這意思就好了。這裏不是談話的地方，待會就有人來，有空你上留真館找我。

富：（從內室小門進，對日新）裏邊請！

新：（故示無他，對鐸民）夏二爺，這裏沒帶四寸照，改天勞駕小店來拍罷。（目語隨張富下）

〔空場〕

〔內室傳來賓客嬉笑聲，絃管絲竹聲。〕

〔少頃。張富重入廳，收拾廳房，在茶几上放好一盅康熙磁藍花蓋碗，湖上茶，抹淨家具，四面看了看，覺得事事妥當了。正回身欲出。這時，一羣主客紛紛從榻扇門中魚貫而進，首先是李恭恪，接

著是楊菊芬，晚香玉，夏永清，李之春，殿後是鐸聲。

〔李恭恪和夏永清都換了便服。李穿古銅色壽字團花摹本緞袍，紫紅色縐緞馬褂，腰帶上繫了翠玉鼻煙壺眼鏡袋，腳登玄緞雲頭鞋，頭戴珊瑚頂瓜皮帽，目御墨晶闊邊眼鏡，大姆指上套著斑指。得意洋洋的踱著官步進來。夏著鐵青雲朵花南京緞袍，深寶藍色素葛馬褂，白綢腰帶，其餘裝束相仿。〕

〔楊菊芬，十六歲的男伶，可看上去却像「娘兒們」，生得眉清目秀，面如敷粉，又經一班名公鉅卿的吹捧，於是名噪京華，婦孺皆知，成了紅極一時的名旦角。他說話喜歡先拿手帕撫著鼻子，撲嗤一笑，然後扭動頸子，嬌聲嬌氣的說著，他穿的是一身蘋果綠什地錦衫子，玫瑰紫撒滿天星滾銀邊琵琶襟坎肩。〕

〔晚香玉，韓家潭清吟小班的紅姑娘，生得冰肌玉骨，纖腰束素，煙行媚視，顧盼生姿，從年齡推算應該是二十四番花信的光景了，可是誰也不曉得她真實的年紀，如果僅從風姿上論斷，不過是豆蔻年華；可是從她的酬應周到，應對得體，說話伶俐，風韻豔冶，手段老練……這些工夫上看，她又絕非一個初出世道的「清水貨」。有人說她兩年前在上海「書寓」裏還不過是個默默無名的「跟包」，可是她自己却說那時已經是譽滿「十里洋場」的「清倌人」了，這種人的身世本來不便深究，往事自然也何必過問。她們自有一套迷人的花言巧語，既姑妄言之，祇得姑妄聽之。這一天，她打扮得花枝招展，濃妝豔抹，梳著黑漆油光五套頭，橫插著一支白玉簪，髻下又是

一掛四隻玲瓏小銀釵，簪子旁邊又側插著朝陽五鳳攢珠釵，項戴足色赤金縷花鎖片，耳繫牛奶葡萄珠墜子，身穿桃紅百蝶穿花綢襖袴，葱黃色綾襪，大紅繡鞋。

〔李之春，恭恪的獨子，十足的執袴子弟，講究喫喝，愛玩愛穿，整天的功課是溜鳥，養花，弔嗓子，練身段，串門子，捧戲子，逛窯子，推牌九，聊閒天，下館子。他愛熱鬧，結交一般幫閒「朋友」，這裏有講義氣的江湖俠客，有吟風弄月附庸風雅的清客，更多的是名滿五城的「角兒」——小叫天，汪大頭，陳石頭，路三寶，田桂鳳，劉趕三，九陣風……全是他的熟朋友。他可真天性穎慧，無論什麼「派」，什麼「調」，什麼「腔」一學就會，更加文武崑亂，無一不會，嗓子甜，扮相俊，身段邊式，武把硬朗，即使「內行」也爲折服。他高興時，也要票票戲玩玩。他雖年方少壯，却糟踐得五勞七傷，骨瘦如柴，蒼白貧血，穿著一件蜜合色機紡大褂，石青洋葛絲鑲銀邊坎肩，松花灑花綾袴，頭戴玄緞紅結瓜皮帽，額前鑲著顆水銀青光精圓大珠，腳登黑緞挖花雲頭鞋。遠看看這副相貌，倒也清秀飄逸，仙姿玉骨！

格：

（一路咳嗽著進來）這個……這個……（漲紅了臉，霍咯一聲，一口濃痰出口，這纔說清楚）照相倒是新奇，把相機擺好，對準鏡頭，這麼一閃人就照了進去。（又咳，稍停）曬出來，人是人，景緻是景緻，一模一樣，絲毫不爽。這倒有趣嘻嘻……

清：

今天爲的是替孛大人洗塵，多年不見，大家留個照相，紀念紀念的意思。

格：意思倒好。不過，我總覺得這些西洋玩意，出不了詭秘神奇，左道旁門，聽說洋人有種法子可以攝人魂魄。這個相還是不宜常照。尤其一般婦孺，體氣孱弱，元陽不充，更是不照爲妥。

香：（機伶的走過去，將那把梨花加官椅挪近恭恪）李大，您請坐著說罷。

格：（從墨晶眼鏡角上望了晚香玉一眼，笑嘻嘻的坐下）晚香玉，你就在這旁邊兒坐著，待會我

給你引見引見孕中堂，你來晚了，他這會子在船廳燒煙呢。（拉過一張如意椅）菊芬，你——

芬：（笑，露出貝玉般的牙齒）我這兒有座呢，李大。（揀了靠近的椅子將要坐下）夏大人二位

爺們！

清：呢，別客氣，你坐罷；這兒我的主人。（回顧）大家坐！（坐在坑牀邊上）

〔鐸聲垂手侍立坑邊，速之春坐，之春略示謙讓，但不就坐。〕

格：（看已坐定）剛纔談體氣元陽，我就想起黃帝內經上說的，天地萬物，陰陽主宰，五運主氣。六氣主歲。少陰司天，則陽明在泉；少陰在上，則左太陰而右厥陰，陽明左下，則左太陽而右少陽。六氣環轉，周而復始，陰陽造化而生人。人活著就靠一口氣，所謂氣脈常通，精神內守。（長江大河，滔滔千里）百病之生，由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俯，恐則氣下，寒則氣收，靈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咳）寒熱七情，皆傷人氣。（又咳，涕淚具出）晚香玉連忙遞茶。恭恪呷了一口，然後掏出汗巾拭去鼻涕）老夫行年六十，正是陰痿太衰，九竅不利，精竭於下，水涸於上，所以

涕泣俱出。

清：恪翁筋骨強壯，真陽旺盛，我看方纔倒還健飯。

恪：不行了！不行了！如今祇剩得胃口還勉強（邪笑）至於七情五慾，聲色犬馬，那祇好可望而不可及矣。哈哈！（眼睛瞟著晚香玉，楊菊芬）

清：（投其所好）菊芬，你今天得再唱一段。李大人喫飯的時候，即席贈你一首詩，這是莫大的光榮，所謂一經品題，身價十倍。你知道，他的詩是不輕易送人的呀！去年四川鹽糧道王大人的老太太去世，特地託人送了五百兩銀子，請他做首輓詩，至今還未繳卷呢。

芬：（忸怩作態）我酒喝多了。這會子嗓子有點痛。既然各位大人賞臉，反正我晚上還要在中和園唱的。

春：菊芬，李大人這個面子，你無論如何是要賣的，我捏笛子，你來段吹腔怎樣？

芬：（掏出汗巾撫著嘴）您瞧——就不願著人家啦！

清：菊芬你就勉爲其難再唱一段罷。

恪：菊芬一定唱的，你們別催他。他現在正在想詞兒。（向晚）你把我這盃茶親手遞給他。

香：（將茶送到菊芬手中）喏，楊老闆，給您潤潤喉嚨。

清：對，菊芬喝了晚香玉親手送上的李大人的茶，唱的準更得勁。

〔衆笑〕

芬： 真是的，叫我唱什麼好呢？

春： （拿起笛子）你就唱段販馬記的桂枝寫狀。

芬： 詞兒記不清啦！

春： 有我提著，你去桂枝，我來段小嚨子趙寵。

恪： 好！

清： 之春，你快吹起笛子罷！

春： （試笛）（念引子）「司理一方庶黎，幸喜榮任囊縣令。」（白）「下官趙寵——」

芬： 甯從頭唱，我可受不了！李大爺，還是由後邊「回衙來……」唱起好嗎？

春： 好。（吹笛）

芬： （作桂枝哭介）喂呀！

清恪： （齊聲喝采）好呀！

芬： （笑）（白）「相公吓。」（唱）「回衙來不問三言並兩語，反把那言語衝撞人。」（哭介）

「喂呀吓。」

〔主人的貴賓孚義，孚中堂，抽飽了鴉片，精神抖擻的踱了進來。

「他是滿人中的親貴，西太后的死黨，頑固派的首腦之一，顛預倔強，昧於大勢力，撓洋務新政，但因權高勢盛，朝中多畏其氣餒。會任四川總督，現升軍機大臣，一時炙手可熱。」

「這個人細長個子，烏雲雲的兩鬚濃鬚，圓睜睜的一對眼珠，光下顫，背微駝。走路的姿勢昂首闊步，有睥睨一切之態。」

義：

（立在門口，先打了一個呵欠）你們好熱鬧！

清：

孚大人，來得正好，快聽菊芬唱販馬記。（頓）噢，怎麼不唱啦？

芬：

（呷了口茶）不成哩，嗓子發毛。

義：

菊芬，我一來你就不唱？

芬：

（連忙捧過茶，陪笑）孚大人，我這兒替您奉茶陪罪呢！

恪：

瞧你這張小嘴，真會說話。

芬：

（回眸一笑）李大人，您得照應點呀！

義：

（又伸了一個懶腰）這盒印度公主的確不錯，比起咱們川土雲土，味道確是不同，過癮過癮。（解

下紫玉鼻煙壺，嗅著）就說鼻煙罷，也還是這真正西洋馬矢貢品來得好。永翁，恪翁，你們二位來嘗嘗。

清：

（嗅鼻煙）倒是真正西洋馬矢。

格：（噢）嗯。（打噴嚏）好。

義：兄弟平素最反對什麼洋務，祇有這個洋煙，倒還強差人意。至於洋人一切飲食起居，實在不敢恭維。

格：如今夷氛日熾，世風日下，正有賴中堂回來扶危正傾，維持風化。

清：我們這裏祇談風月，不談國事。（笑）

香：（對恭恪）李大人，您纔說給引見引見的呢？

格：該死，該死。我這記性！（轉向孚義）孚中堂，我給您引見這位名滿五城的韓家潭清吟小班的紅姑娘晚——

香：（納福）孚中堂，晚香玉給您請安。

義：（笑迷迷）起刻起刻。晚香玉就是她！（除了眼鏡，仔細端詳）果然是天生麗質，名不虛傳。

香：（再納福）請中堂多賞臉！

那當然，那當然。（對恭永）我這回聽說：「六部三司官，大榮小那端老四；九城五名伎，雙鳳二姐萬人迷。」其實，大金鳳小金鳳哪及得她？就是萬人迷，相貌平平，更說不上好。以後咱們應該把這句改作：「雙鳳二姐晚香玉。」

〔衆笑〕

恪：中堂改得對！

香：祇怕晚香玉當不起。

清：孚中堂改的卷子，誰敢動一個字？

〔衆笑〕

義：〔狎昵〕晚香玉，你多大啦？

香：〔故意賣弄風情〕四十六了！

義：〔忍俊〕哎，你這嬌滴滴的小姑娘要有四十六，我們這班老妖精都該九十九了！〔體貼的〕

住哪兒？

香：韓家潭路南第一家。大人您不嫌骯髒，請常過來玩。

義：我說你們清吟小班是比「口袋底」那班瞎撒爛強得多嘍。〔頓〕我又猜你是上海蘇州一帶

人？

香：原籍是蘇州蕩口。

義：是嗎？我猜得沒錯。

清：中堂倒是好眼力，一猜就中。

義：你們南班子規矩到底和北方不同。

香 我們南班子講究個應酬，見了客要有「十八句談風」。客人到了「書寓」，姑娘總要先來段「堂唱」。陪客時，處處要有規矩，那像現在打打鬧鬧就算完事。

義：（眉飛色舞）那麼我們來個「十八句談風」。（頗有意圖動手動腳的模樣）

清：（調侃）呃，晚香玉說過不許打打鬧鬧的中堂，您這一動手，拉拉扯扯的，豈不成了十八摸。

恪：要打打鬧鬧也行，要十八摸也行。（湊近香）那得上她家裏「開擽面」。哈哈……

義：（自得其樂）哈哈……

香：（撒嬌）咱們家裏廊簷低，碰了貴人的頭，那怎麼得了！

清：這麼一說，中堂大人可非去不可了！

恪：（嬉皮塌臉）這會兒大家一時高興，可全沒我的份，倘有什麼參劾案子發生，好在（指永）都

察院的大頭目在此地，一切唯他是問。

（衆笑）

義：那自然。

香：夏大人參的是官兒，哪參到我們姑娘身上呢？

恪：對，對，這事有他的份，可別忘了拉他一把！

清：好在此事也不傷大雅，所謂「君子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義：對對。

格：（對晚）你八月節請客「會靴子」，千萬別忘了請孚中堂坐首席。

香：瞧這張嘴多麼缺德！

〔衆大笑〕

清：這一來倒變成我的媒人了。

義：（靈機觸動）唔，提起做媒，我倒想起恪翁託我的大事。（顧之春）就是恪翁的世兄，想攀令姪

女。我看你們這兩家門當戶對。又是多年世交，通家之好，這個媒我是一定要做的。就不是恪翁的囑咐，我也要自告奮勇。永翁，你的意思？

清：恐怕高攀不上。

恪：祇怕小兒沒出息，有辱門第。

義：我看郎才女貌，再合適沒有。

清：令郎多才多藝，日後必然克紹箕裘。外甥女自從早年舍妹過世之後，我把她撫養成人，視同己出，了掉了她的婚事，總算對得起她的母親，我也等於向平願了哩。

（對之春）世兄快向岳舅大人請安！

春：（向永請安）岳舅大人。

格：之春，快謝過大媒！

春：（向孚請安）多謝中堂大人美意。

聲：（才）偶般的侍立甚久，這纔忍不住，憤憤地獨自走了出去！

義：（掏出懷中瑤瓊鑲銀鏤時，揪著彈簧，八音齊奏）時辰不早，晚上中和園菊芬的大軸子，我一定

趕到奉陪。

芬：（欠身）中堂大人賞臉。

義：你們兩家的婚事，就算定了。改日下定，過小禮，我還要喝這杯謝媒酒。嘿嘿……

清：揀定日子一定請中堂過來主持。

義：（對永）明年你的六十大慶，（指之春）這個戲提調是有了人哩。（一路笑著從廊上走出）

（永、清、恭、格、菊、芬、香、玉等隨孚後恭送至廊口。

春：（機智的搶前一步，奔下，站在廊外高喚）替孚大人套車！

內場應聲：喳！

（鐸聲聞聲趕至，廊上相遇，隨即折轉隨後送客。

聲：（俟送完客，復入，悵悵的呆立著）

（鐸民奔入，神色倉皇。

民：大哥，你的話當真？那個黑鬍子替青表妹做媒？

聲：（頷首）

民：你在場爲什麼不說話呢？你知道青表妹不會願意這門親事的。

聲：（苦痛的）這是爹作主的，我能說什麼呢！我像木偶似的站了半天。我真看不慣他們那種行爲。

我忍不住，恨不得馬上就走開。

民：（同情他的處境，默默含恨的踱開）

聲：（親切的）二弟，你會瞭解我的。我真苦啊！自從爹發覺我跟強學會的人有來往，他就管束得我嚴。每天除了在工部辦稿劃到，就是在家讀書寫字，還要侍奉他老人家跟前跟後。好了，現在強學會被封了，康先生也回廣州講學去了，我索性落得清閒，在家守著罷。

民：大哥，你不能這樣消極，我回來幾天，眼看著你又變了一個人。你要挺起胸脯來！

聲：（哀感）我是變了。我真恨！

民：你也恨？

聲：我恨我自己！

民：（冷冷的）你恨你自己？

聲：二弟，你日後也會有一個家，有妻子，有兒女的。你慢慢會明白的。我們現在是在一棵大樹底下，照

不著陽光。將來我們都會有一個自己的家。那時候纔是我們自由的天地。

你是要想那棵大樹蛀了，朽了，自己倒了。

牠一定會蛀的，會朽的，會倒的！

那爲什麼不把牠砍了？

聲：民：（望鐸民，微搖著頭）你太——

〔蔣氏，婉玉，青芝齊來，青芝以帕拭淚，垂首不語。

蔣：我聽公公說，青表妹已經許給李家了。這是怎麼回事？

聲：爭義做的媒，爹自己當場答應的。

民：爹貪圖人家門當戶對，把外甥女送禮做人情！

玉：這班糟老頭喫飽飯沒事做，拿人家的人不當人！

民：（握拳）腐敗！黑暗！

玉：人家都說，李恭恪的兒子不務正業，出名的花花公子，青表妹嫁給這種混蛋，真是葬送了她的終身。我反對！

蔣：（歎氣）唉，這叫做前世的冤孽，好好的一朵鮮花插在牛糞裏。
玉：大哥，你說有什麼辦法嗎？

民：我們也許來不及，大哥。

聲：辦法？（徘徊不定）恐怕晚了，晚了！

玉：祇要有辦法，不晚呀！大哥，你快想罷！

聲：（次第望著每人的面孔，垂首，苦思，徜徉，計無所出）

芝：（撲上前，半跪著，哭泣失聲）大表哥，你要救我！

民：（痛苦，痙攣）青表妹，你要反抗，你可以逃走，走的遠遠的，我跟你——（猛擽頭看見老姨太和

婉冰笑嘻嘻的走了進來，立刻住嘴，擽轉身不理）

聲：哦，這不行的，真是小孩子的話。

〔老姨太，婉冰攜手偕入。〕

姨，冰：（幾乎齊聲的）恭喜，恭喜！

冰：青表妹，快喝你喜酒了！嘿，嘿，嘿。（頓）哦，這是怎麼回事？

姨：（託起青芝的臉）這是幹嗎？好好的大喜事，哭什麼？

冰：（對青）我一聽見你的喜事，高興得什麼似的，放下一副滿貫不和，丟了牌就跑過來給你道喜呢！

民：（狠狠的瞪了婉冰和老姨太一眼）

姨：怎麼，二少爺，你的眼圈也紅了？

〔永清除了馬褂，道貌岸然的踱上。〕

爹！

清：（嚴肅）你們全在這兒。（頓）青芝！

芝：是，舅舅。

清：（貌似慈祥）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的歲數也不小了，自從你媽去世，臨死把你託給我，十幾年

來我把你作自己女兒看待。你的婚事，一直在我心裏盤算，現在孕中堂出來做媒，把你許給李家。

這門親事，很體面，我很贊成，你的意思想必也——

玉：青表妹！（擺手作勢）

清：（叱止）玉兒，做什麼！（頓）想必你也願意，你媽既然託孤給我，這當然是我的責任。從今起你

是有了人家的，一切要格外檢點。噯？

芝：（淚簌簌下）是，舅舅。

清：（諄諄開導）女人一生最重的是名節，這是關係門楣，生死大事，切記切記！噯？

芝：（抽咽）是，舅舅。

清：我們是世代書香，講究禮節，萬不可讓人笑話。懂得罷？

芝：（壓制著）是，舅舅。

〔日近黃昏。黝暗沈沈，街上傳來幾聲賣冰碗的銅器碰擊聲。〕

清：好。以後常在家少出門，看看書，學學針線烹調。選定日子，我再替你過禮文定。這總算了一樁心事。
芝：（感情再也不能控制，如熱泉趵突似的一聲痛哭，疾步飛奔而去）哇——（每個人面面相覷，手足無措，皇然僵持著。）

民：（追逐）青表妹！

——幕落

第三幕

(出場人物)

張富 夏宗和 夏宗岳 夏宗文 老姨太 夏婉冰 夏婉玉 蔣氏 李之春

晚香玉 柳書芝 夏鐸民 小叫天 楊菊芬 玉祿 夏鐸聲 譚嗣同 夏永清

李義 李恭恪 梁克紹

次年的暮春，夏永清六旬榮慶的一天。

花廳內布置的花團錦簇，富麗堂皇。四壁敷張壽幛紅對，正中一幅彩繡壽星紅緞幛，二邊是一幅紅底金字的楹聯：「日月千齡旦」「河山萬族春」。長案上供著江西的彩釉福祿壽三星和時果，鮮花，壽桃，糕餅。紅燭輝煌，香煙繚繞。屋頂垂下四盞五鳳齊飛的彩綢宮燈。地上鋪著龍鳳紅絨地毯。家具上鋪掛了繡團鶴的紅緞桌圍椅轆。

幕啓時，鑼鼓聲喧，一派升平氣象。花廳外，人聲嘈雜，喝酒斟拳，嬉笑歡樂，鬧得天翻地覆。半晌，張富進來，剪了燭花，在案前鋪上紅毡拜墊，略事整理，俄頃，又聽見兒童嬉笑跳跟，從廊上走來宗和三兄妹，他們都穿上簇新衣服。宗和宗岳是一色緞紅緞袍，玄色小馬褂，紅絨球小帽。宗文是大紅緞褲袴，紅繡鞋。

文：岳：來，來看呵。(指壽幛)這位壽星公公就是爺爺。爺爺沒那麼長的白鬍鬚，不像。

和：壽星公公的腦袋那麼鼓，像個球。

富：這本來是繡的畫兒。

文：可一點也不像，壽星公公眯著眼睛笑嘻嘻的，爺爺是瞪著眼睛氣嘟嘟的。

和：我也說這不是爺爺。

富：等再過十年二十年，老太爺七十八了，鬍子白了，眼睛瞎了，腰弓了，背也駝了，就是這個樣子。

文：那多有趣呀！

岳：那時候我也長了白鬍鬚，笑咪咪的，彎著腰，支著拐杖，一拐一拐的說：「小妹，我今天是壽星，你快同我磕頭呀！」

文：瞎說！那時候我長了白鬍鬚，跟你一樣也是壽星公公了。

岳：呸，你那會長鬍鬚的！

和：你長了鬍鬚倒成了妖精。

文：我怎麼不長呀？張富，你說我將來也跟這壽星公公一樣會長白鬍鬚嗎？

富：你是女孩兒，那會生鬍鬚。

和：岳（笑）是罷！

岳：等你老了，頭髮禿了，門牙掉了，就會變成一個黎山老母。

文：我不要做黎山！老母，我要做壽星公公。

岳：那麼你和我磕頭，我教你做一個小壽星婆婆。

和：磕罷，大家一起磕。（並排跪紅毡上）

岳：壽星公，壽星公，保佑妹妹做個壽星翁！辮子禿，門牙掉，老得没人要！

文：打你！打你！（起身，舉起小拳頭。）

岳：君子動口不動手。（扭成一團）

和：（解勸）妹妹，妹妹！

富：（攔阻不及）剛鋪上的新毡子，被你們揉成一團，踩了這許多泥脚印子，你們看！

岳：（站起）動手就變成一條小紅狗。

文：（撒嬌的坐在地上踩脚）唔，我不依，我不依！

和：不許撒賴！

文：他罵我小紅狗嗎！

〔廳外響起一片打開臺鑼鼓聲〕

富：（攙扶宗文）起來罷，孫小姐！外頭在打開臺，戲快上場，遲了就沒座兒啦！

岳：（搶過一隻壽桃）走走，走走。

文：（看見宗岳手中的壽桃）我也要一個！

富：喂，這動不得，快放下！

〔內蔣氏聲：「文兒，文兒！」

富：快去太太在喊你們喫點心。

〔宗岳放下壽桃，拔步就走，宗和宗文跟著一窠蜂似地也走了。

富：（重新鋪好毡子，放回壽桃，一邊自語）唉，這班小毛猴，真沒辦法！

〔迎客吹打聲響

〔外傳呼聲：「客到！」

〔一片女眷嬉笑聲，走進來婉冰、婉玉姊妹，蔣氏和老姨太。他們打扮的珠圍翠繞，花枝招展，都穿了繡花青襖，紅裙禮服。尤其是老姨太，顯得特別興高采烈，喜氣洋洋。好熱鬧呀！你說這一家子，上上下下，裏裏外外，來多少客，擠都擠不動。

冰：這都是老太爺的面子，今天六十整壽，也該熱鬧熱鬧。

蔣：老太爺的場面可真不小，大大小小的官兒，多多少少全來拜壽。除了裏邊坐的堂客而外，外面男客足足有四五十桌，敞廳擺滿酒席，不算連廊廡上都坐滿人，喝酒豁拳，鬧得天翻地覆。還是這裏清靜些。

姨：單着各處送的禮，就够開眼界哩。什麼金玉珠寶，綢緞鐘錶，真是數也數不清，看也看不盡。至於這些幃子對子，更是掛到沒處掛了。

玉：大姊，你的小寶寶呢？

冰：小寶寶剛睡醒，讓奶媽替他餵奶呢，不去管他。我們談我們的。

蔣：老太爺真是好福氣，抱了孫子又抱外孫。

冰：是呀！我是特地讓他老人家歡喜歡喜，見見自己的外孫。你說小寶寶真像他死掉的爸爸，是不是！

姨：那副臉龐，那張四方大嘴，簡直跟你是一個模子刻下來的！我說小寶寶就像你！

蔣：像老太爺這樣做一輩子人，真算值得。好福氣！

姨：（竇弄地掉文）這叫做子孫滿堂，福壽全歸。（自鳴得意的笑著）

玉：（譁然）利市，利市！老爺子的大生日，怎麼「福壽全歸」

姨：（赧然）哦，我說的是福壽雙「雙全」，瞧我這記性！

冰：可不是福壽雙全？瞧他老人家今天紅光滿面，喜氣洋洋，難得看見這般高興過。

姨：是呀！去年子接連是大小姐添了，外甥小姐出閣，雙重喜事。今年是他老人家做壽。趕明年二小姐

接新姑爺。那纔叫做連中三元呢！（笑）

玉：（不快樂的快然盯了老姨太一眼）

蔣：（感慨）唉，不提青表妹也罷了。嫁了那麼一位姑爺，白天打燈籠找的寶貝。當初是老爺子一人

作的主，丟開這頭現成的一對親上加親，反過來去攀人家什麼門第，現在可明白哩；這不是平白
把個千金小姐送進火坑。青表妹本來底子單薄，這會子越發的一天瘦似一天。還有那個傻子老
二，唉！不提了！

冰：（嬌情作態的）真是可憐！不知前世造的什麼冤孽？

姨：（虛情假意）唉，說也真可憐！也怪她命苦。當初我也不贊成這門子婚事的。偏偏老爺子——

王：（忿忿）人都嫁定了，還說什麼風涼話？當初不是老人家（指老姨太）和大姊推波助瀾，青表
妹不會有這麼好造化！你們的一片好心，誰不明白！

姨：（分辯）啊呀！好心沒好報，菩薩有眼睛，可不能隨便栽害人！

冰：這件事好歹，我可沒插過嘴！

蔣：大喜事下不提這些舊話啦！

姨：話得講明白，將來青小姐有個三長兩短，還要拖我墊棺材底呢！人嘴兩層皮，到了閻王面前，總要

對簿的。我如果嚼舌頭，教我爛嘴！

冰：誰要安壞心眼，天曉得！

口吐沫淹不死人。算了，算了！

〔吹打聲又作

鞭爆聲

蔣：〔笑嘻嘻〕哦，忘了替老人家拜壽呢！〔說畢，急忙彎身納福〕

〔樂不可支，攙扶不及〕不敢當，不敢當！

姨：〔趁勢作彎下腰的模樣〕恭喜老人家添福添壽！

冰：折煞我了！快起來，起來！

冰：〔站起〕外孫還沒替外祖姨太磕頭呢。

姨：寶竇還小，免了罷。恭喜他長命富貴，百事如意。

玉：〔直楞楞地身子望下一蹲〕恭喜老人家！

〔老姨太正想回禮，婉玉已先立起，自顧走了進去，她兀地眼巴巴的，目送著婉玉的後影。

〔鑼鼓與絲竹聲大作

之春從廊外奔入

春：快去，好戲上啦！兪毛包的混元盒。

姨：走走，今兒的戲够瞧的。全是名角兒的拿手絕活。

冰：這都虧李家姑爺的調度。

春：好說的，大表姊，您得包涵點。（打簾子讓她們走了出去）

（半晌。春四顧無人，鬼鬼祟祟地走向窗口，向竹林吹著口哨，一個妖媚的女人立刻從叢篁中跳了出來，濃妝豔服，襟頭插著一球茉莉花，看清面孔，正是晚香玉。）

香：（抿著嘴笑）好端端的，把人拉到這兒來。有甚麼私話要談，也用不著偷偷摸摸的。

春：我好容易打發她們，哄了去聽戲。這裏祇有您和我，兩個人，兩顆心，不是一顆心。

香：唷，好甜的嘴！

春：（走近，低聲的）咱們談幾句知心的體己話？

香：（故意的）誰跟你知心？誰跟你體己？回去找你的親人去罷！

春：（厚顏地邪笑）嘻嘻，賭什麼氣？我又沒惹著您。我不是任事都聽您的話嗎？

香：唷，聽我的話！我讓你晚上別來，幹嗎你那天沒黑就攆進我屋子膩著不走？要不是我打開窗戶，讓

你翻牆跳出去，你好險呀！

春：到底是誰來？

香：您的寶貝老爺子陪著您，中堂來逛簷子，有什麼稀奇！

春：我問您——

香：問什麼？

春：我得問你：「咱們是做長久的夫妻！還是短頭的夫妻？」

香：你別在我面前唱戲。

春：說實話嘛。

香：說實話，長便怎麼樣？短便怎麼樣？

春：要短頭的嘛，這就算了。你也別想我，我也不想你，大家落得個乾淨。要長的嘛——（眼波瞟著她，不望下講）

香：（酸意）啐！你的賢慧少奶奶還在裏頭等著你呢！少拿我們開胃哩，長呀短呀的，算個什麼來頭？你說她？啐，比死人多口氣，她管得了我這些。

香：（癢著嘴）裝模裝樣，賣什麼俏呵？

春：你當真不信？

香：（搖頭）

春：好，算我放屁。（欲走）

香：回來！發什麼急？三歲小孩受了委曲，要上媽跟前告狀，是囉？

春：人家和你講的實話，你却存心打哈哈。

香：（捏了一把之春的嘴巴）你這小嘴不撒謊？

春：撒謊教我死媽。

香：你媽早就死了嘛。

春：教我死老婆！

香：（笑）好良心！

春：（也跟着笑了）本來有良心嘛！

香：良心在那兒？讓我摸摸看。（湊近去一摸）

春：你摸。（挺著胸脯）

香：（摸著）唔，算有良心的小子。

春：摸著我的良心在哪兒？

香：（手指一戳）良心在這兒，良心在這兒！有是有，就是長偏了點。（順勢輕佻地捏了之春一把）

春：（笑，驚叫）哎唷哇，痛死我了！

香：（咬著牙，帶幾分鼻音）唔，也該讓你知道痛纔好。

春：（撫摩著胸脯，笑著）痛倒不打緊，可別捏重了，捏碎我的心。

春：捏碎了你的心，我賠你。（坑邊上坐下）

春：（坐近）你賠來，你賠來。（擁前，依偎，糾纏著）

〔正糾纏之間，青芝默默地打開小櫥扇門，飄然引入，她的容顏比嫁前更消瘦了許多，雙眉緊鎖，蹙蹙忡忡，她變得愈沈靜寡歡，雖明麗的新裝也掩不了她的憂愁。

〔晚香玉陡然瞥見這情景，靈機一動，站了起來，俯首作尋覓遺失了東西的模樣。

香：

〔俯首四處張望〕啊呀，我的珠花掉在哪兒？怎麼找了半天也找不著？（邊說邊向門口走去）

二爺，您要是找著了費心打發個人替我送來。（又張了一陣）怕是在戲臺口上，那裏人雜，我去找找看。（下）

春：

〔窘〕你——你不在上房陪著招呼女眷，出來幹嗎？

芝：

〔默然的睇視了之春一眼〕

春：

不去聽戲？

芝：

〔回過頭拭淚〕

春：

〔呵斥〕又哭了！又哭了！幹嗎這麼多眼淚？我的病西施，我的少奶奶，我的親娘！

芝：

〔欲泣半响，忍不住嚶嚶失聲。〕

春：

〔蹙著脚，發脾氣〕怎麼啦？哭個沒完！

芝：

〔狠狠的〕你好！

春：

今天是你舅舅的好日子，人家姓夏的家裏又沒死人，要圖個吉利。（看看毫無效驗，更大聲的嚷

著）我說人家要圖個吉利。你哭什麼？小，姐要哭回家痛痛快快哭一場罷。（頓）喂，你聽見沒有？

〔吹打迎客聲〕

外場聲：譚老關到！

春：小叫天來了，我得招呼去。

外場聲：李二爺，譚老關來啦！

春：知道了！（對青，假意溫存）我得走了。一塊聽戲去罷？

芝：（搖頭）不去！

春：好，不去就不去！（走近門檻，釘了她最後一眼）活冤家！（下）

芝：（一屁股坐在坑邊，伏几痛哭）

〔恰巧這時鐸民竟走了進來〕

民：（走近青芝）青表妹。

芝：（慢慢擡起頭，看了看鐸民，又低下頭去。）

民：（走到青芝背後，輕撫著她的肩）青表妹，你又哭了，我看見你哭，真說不出的難受。是覺得不舒服？

芝：（搖頭）不。

民：那麼，是誰欺負了你？

芝：（不語）……

民：我曉得，又是他。他又欺負你了。他剛說你什麼來的？

芝：（凝視著地磚，發楞，微微地搖著頭）說它又幹嗎！

民：（蹲著，仰望青芝含淚的眼）都怪我，怪我辜負了你。我真對不起你。（頓）當初，我們要是走，可以走的遠遠的。你不會苦，我也不會愁。這全是我的錯啊！

芝：（悵觸往事，低徊痛哭）二表哥（緊握著鐸民的手）

民：你，你的手這樣瘦（溫柔地撫摩著她的面頰）你，太苦了（垂淚）

芝：二表哥，你忘了我罷！

民：我怎麼能忘你？

芝：你當世上沒有我這個人罷！就算有過我這個人，我已經死了。就算我沒死，我是我，你是你，一個在東，一個在西，我們倆從來不碰頭，不認識。

民：可是，現在不是有你嗎？我們怎麼會不認識，你是我的青表妹呀！

芝：就算有我這個人，當我們不是表哥表妹罷。

民：青表妹！

芝：就算你見了我這個人，你當不愛我。就算你愛了我這個人，我當不愛你罷！二表哥，請你忘了我，你就死了這條心罷！

民：我不能！

芝：難道世界這麼大，就祇有我是你心上愛的？

民：無論世界多麼大，我祇喜歡你一個人。

芝：這是不夠的呀！二表哥，你何苦捨不下我？你要捨得呀！

民：我捨不下你呀！

芝：唉，你捨不下也得狠心的捨呀！人說：「天涯何處無芳草？」

民：可是，「除却巫山不是雲！」

芝：（苦澀中的甜笑）唉，說不醒的癡子！

民：我是癡子。

芝：我問你，難道你除了我，永不愛別的人啦？

民：不愛。

芝：如果有別的女孩兒她愛你呢？

民：我也不愛她。

芝：如果別的女孩兒，她愛你愛得發瘋，你呢？

民：讓她去發瘋。

芝：你就這麼忍心？

民：我忍心。

芝：那麼，你對我該忍心呀！

民：我忍不下心。

芝：（廢然長嘆）唉，再教我怎麼說好呢。（頓）你知道，我已經是人家的人了。

民：我知道。我守著，我多見你一面，我也是快活的。

芝：如果我明天死了呢？

民：我一世也不娶。

芝：（言語路絕，無詞可對）天呀，這是什麼孽緣！

民：（感慨無盡的低誦著）「任憑弱水三千，我祇取一瓢飲。」

（廊外步履聲近，聽見內中有之春的脆噪子。

芝：（急閃開）聽，那個鬼又來了！

「一陣談笑聲。之春陪著小叫天沿走廊慢慢踱進花廳，楊菊芬尾隨在後。將進門時，之春一個蹤

步先跨進門檻，掀起帘子，迎讓小叫天。小叫天不遑入，先停步門口，互相謙遜了一番。

春：（手掀門帘）譚老叔，您請這兒歇歇腿。（轉身瞥見青芝和鐸民）青芝，你沒去聽戲？（狐疑的，

又看了看鐸民）哦，是跟二表哥談心呢！（鐸民嫉憤地瞪了之春一眼，昂然從人叢中穿出去。）

（青芝悶聲不響，低著頭，想打榻扇門往外走。）

（對青芝）我有話同你講，你在上房等著我。

（回眸一顧，遽下）

春：芝：春：（陪著笑，臉轉面向小叫天）對不住，這裏裏外外滿是人。（讓開那張梨花加官椅，用袍袖輕輕拂了拂）您這兒坐。

（進來的小叫天是一個年紀五十上下的人，瘦瘦個兒，條子臉，下顎尖削，高顴骨，寬闊嘴，隆準，大耳，眼穴深凹，目光炯炯，煙容滿面。高瞻闊步，氣概非凡。穿了一身墨綠暗花珊瑚鈕扣條緞夾袍，古銅色鑲玄色滾邊緞坎肩，頭戴珊瑚頂緞瓜皮帽，帽頂上結著一顆嵌金花大珠。腰帶上前後垂著許多佩帶飾品，最觸目的是一隻胡珠蓋的羊脂白玉鼻煙壺。細削的手，大姆指上套蜜蠟斑指，右手食指上是亮晶晶的金鋼鑽戒。雖季節上未交夏令，右手卻習慣的握著一柄鰐角柄雕扇。左手掌心裏玩弄著一對紫油油的核桃。他這時已經是久享盛名供奉內廷的御班掌班。聲勢的煊赫，排場的闊綽，足以傲王侯，超六部，而邁九卿了。

天：咱們自己哥兒們，不用客氣了。（坐下，嗅著鼻煙）

春：今兒多蒙譚老叔賞臉，您算捧我的場。

天：夏大人府上是常常來往的，他老人家六十大慶，怎麼也得窮磨這副老骨頭來伺候一段。何況，又是李爺您的戲提調？

春：（詔媚地）既是自己弟兄，您就喚我之春得啦！

〔張富入，奉茶獻客，之春謙恭地先敬了一盃茶給小叫天。

（奉茶）您請喝茶。（頓）我倒忘了，您怕還沒用飯罷？

天：不，我剛起不久，纔喝的銀耳，要有開水，勞駕替我沏上一碗珍珠粉罷。

春：要不要加上鹿茸？

天：天氣暖和，不用加了，鹿茸的性子太熱。

春：（對張富）你下去吩咐著。

富：是。（下）

芬：老伯這一向盡蹲在頤和園，不見出來？

天：這還不是老佛爺的籠眷，看中了我這窮玩意。宮裏一傳差就是好些日子，自從汪桂芬上兩邊去搭班子，程長庚、程大老爺和余三勝、楊月樓他們幾位又都一個個死了，御班裏就剩下我來拿大

鼎。別瞧宮裏喫的喝的穿的樂的全不用愁。可這差事也真不容易辦。

春：這怎麼說的？

天：那回子趕上老佛爺萬壽傳戲，吩咐天亮不點就得進宮。我不知怎樣的身子，起晚了，趕進園子已經快近午刻。內務府祇替我著急。我這麼橫著心一想：唉，豁出去罷，就硬著頭皮去朝見老佛爺，我還跪在地上直哆嗦，一句沒敢言語。老佛爺問：「叫天兒，你怎麼來這麼晚呀？」我回答：「奴才給黃梁子擾迷了，忘了時辰，孩子們又不敢催。奴才醒晚了，所以誤卯。奴才萬死！奴才萬死！」您知老佛爺聽了我這話是怎麼著？

芬：沒發脾氣？

天：（笑）老佛爺還誇獎我齊家有方，特地親自賞下一百兩銀子呢！

芬：這真是老佛爺臉格的恩典。

天：菊芬你好好用功，將來我保舉你。

芬：多謝老伯提拔。

春：我說老叔這大才幹，如果當官，起碼是個把貝勒。

天：您以為貝勒就有多大前程？我雖沒戴頂子，可這個門帘出來，那個門帘下去，上之做皇帝，下之也不失為將軍大臣。掀開帘兒一出，不是左右文武兩廂伺候，就是四名龍套前呼後擁。人間的榮華

富貴，還不過如此！

春：可這是戲，假的呀！

天：（莞爾）您以為做官兒當什麼王公貝勒就算真的嗎？

春：（語塞）這……（失笑）按說也是的。

〔鑼鼓場面聲。喝彩叫好聲。

天：這是誰在唱？

春：愈毛包剛下，這該是賈洪林的全本失空斬。

天：洪林倒有能耐，我的戲他差不離全會了，就差靠把武戲功候還沒到家。

春：老叔就是不肯教我！

天：您還用再教？玩票的爺們除了個五爺就數您了。您要是下海，唱老生的都沒飯喫啦！

春：老叔多誇獎！不過，空城計孔明一上場這段引子，我總學不上來。您還得多給我說幾遍。

〔張富捧珍珠粉羹碗上，放置小叫天面前，卽下。

天：（呷了一口珠粉）這個不難，白口最重要的是咬字，無論問答念白，一字有一字的音韻，一句有一句的意味，應慢則慢，應快則快，抑揚頓挫，必須合乎古人的口吻。您聽這個——（呷了一口珠粉，念引子）「羽扇綸巾，四輪車，快似風雲。陰陽反掌定乾坤——」

春芬（齊聲喝彩）好！

天：您瞧時下這般老生，念到這段引子，不是啊字太多，就是吓字太多，千人一律，全失掉古人言語的

音韻。還有末了這句是雙引子——「保漢家兩代賢臣。」

〔引子的尾聲激起廳外一個人叫好的聲音。他走了進來，拍著手：「好好好好！」

〔這是玉祿，詹事府詹事，趨炎附勢，善於鑽營媚寵的投機官僚。他很自私，而表面卻做得磊落大方，熱心好義。他本拙於口才，卻學作善於辭令，議論風生的人。他原是庸俗淺薄，抱殘守缺，卻裝得博雅淹通，滿腹經綸。在倡導新學時，他也趨時髦，談新學，居然是達爾文、孟德斯鳩、盧梭……朗朗上口。及政變失敗，他又是反對新政最「慷慨激昂」的一個人。這人的相貌是面龐尖削，臉上見骨不見肉，鼠眼薄嘴唇，兩撇小鬚髭，走路步伐不穩重。說話有點口吃。張嘴講話時，喜歡擺動手勢，拍人肩膀，或故示親熱，湊到人面前嘖嘖咕咕，卻不顧口沫飛濺了人家一臉。他穿著三品頂戴，藍寶石朝冠，石青緞繡孔雀補褂，玄靴。手中捧著白銅水煙袋，噴雲吐霧，悠閒自得的樣子。

祿：叫天兒，您今兒也唱空城計啊！

天：哪呀，玉大人，我這是給李爺說戲呢！

外：（打躬）玉大人，給您請安。

祿：菊芬，我說今兒怎麼沒瞧見你，原來也跟譚老闖學戲。

春：他們是兩路活兒，一個是文武老生，一個是青衣花旦，怎麼合也合不上來呀！

祿：哈哈，你瞧我這是怎麼說的，這不是離題太遠？（頓）菊芬，你今兒唱什麼？

芬：我打算伺候各位爺們一齣麻姑獻壽，祇怕唱不好。

祿：準沒錯兒。你真聰明，這算是應景戲，新鮮玩意。好好好！

天：菊芬的玩意兒可比從前強得多啦！

祿：那自然。雛鳳新聲，婉轉鶯喉，好不令人爲之消魂也。

〔衆笑〕

祿：（越發得意）叫天兒，我說您真有玩意兒。您這副雲遮月的嗓子，不愧是千古絕唱，令人三月不

知肉味。

天：（笑）那麼玉大人今兒聽了我的戲，待會酒席上的紅燒肉都忘了動筷子，卻怎麼得了？

〔衆笑〕

〔張富入〕

李爺，楊小樓老闊到。

天：富：（對之春）楊猴兒來啦。咱們至好，您何必在這兒陪我。況且我待在這兒很妥當，您不用操心，給

我出去應酬客人罷！

春：不，外面有人招呼著，今天我是專伺候譚大老闆的。
天：這可不敢當。

春：（對張富）吩咐替楊老闆開點心，好生招待著，我一會就來。
富：是。（下）

祿：今天的戲提調，非我們之春世兄誰也辦不了。

春：辦不了，這是端午橋的拿手差使。我是公鷄孵蛋，充數。

芬：李爺，您可真使得。

春：祇要譚大老闆肯幫我場面，其餘一概都好辦。

祿：那還成問題？叫天兒，您今兒什麼戲碼子？

天：瞎湊合，剛還跟李爺商量著呢。

春：壓軸戲是譚大老闆和田桂鳳合演的烏龍院帶殺惜，我的反串張文遠。

春：好戲！好戲！真是「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珠聯璧合，妙絕人寰！可是今天夏大人做

壽，跟尋常堂會不同，大老闆能連唱兩齣替我們臉上增點光嗎？（目示之春）哎——

春：這手我可辦不了，要看玉大人的顏色了。

祿：（對叫天）老兄您說怎麼？

天：（躊躇，意頗不欲）這……這個要辦也沒什麼辦不了。（玩笑地）除非玉大人您肯給我請安！

春：贊成，贊成！

祿：一言爲定？

天：當然。

春：瞧著，咱們譚老闊說話算話。

芬：玉大人，您快請安呀！

祿：（大喜）這還不容易！（屈膝向叫天請安）大老闊賞臉。

天：哎，使不得，使不得。

春、芬：（笑）哈哈，哈哈！

天：我原是溜了嘴，隨意說說，玉大人可當真照辦，那我也要講講信用。

春：是呀，人家都請了安，就是玉大人肯答應，不唱，我也不答應。

天：（展顏而笑）既是玉大人的面子，那麼我破例再唱一齣，唱什麼呢？玉大人您點罷！

祿：隨老兄高興，點戲可不敢。

春：賣馬好嗎？

天：賣馬好，就是它罷！

春：好戲！我去把戲碼貼出去。
快去貼！

〔之春疾步下〕

芬：玉大人真有能耐，會辦事！

祿：（得意的笑）這來可算聽過癮了。（趁菊芬一轉身時，從腰間解下一隻精緻的鼻煙壺，納叫天手中，一面湊近耳邊細聲低語……）這事還得重重拜託，有機會替他補個實缺。

〔外場喝彩聲〕

天：（耳語）那好辦，見著老佛爺，我提一聲。

祿：（滿意的）一切仰仗大力！

〔之春眉飛色舞地奔進〕

春：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我剛把戲碼子貼出去，跟著池子裏一個滿堂彩。還當是我這戲提調的本領。我連忙說，這全都是玉大人辦事的能耐，跟著大夥又是一個滿堂彩。大老闆，您真够顏色，真有威風。

富：（奔入）楊老闆的長板坡已經上了，後臺在催戲啦。
春：知道了。

〔張富下〕

老叔，怎麼著，您是賣馬先上，還是等田桂鳳來再上烏龍院？

天：春：田桂鳳這小子總是誤場，我最不喜歡跟他配戲。人家已然裝扮齊全等他，他洗十個指甲，都要半個時辰。

祿：誰讓您又唱烏龍院的？宋大爺不是說過：「這烏龍院，我宋江是不來了。我一定不來了，我是再也不來了！」（笑）

〔衆大笑〕

〔張富又奔入〕

富：田桂鳳田老闖到，已經下臺扮戲了。（下）

天：好小子，說曹操，曹操就到。（呵欠。嗅鼻煙）

春：已經在後臺替您預備下上好的印度公土，燈槍都弄齊備了，煙泡也燒好，正等著您老叔駕到啦。

天：好，這就去，您吩咐前臺馬後點，要三兒掣齣探親頂嘴。（起身）

春：是。（掀帘，讓小叫天走）今兒個我的張三郎，老叔您在臺上可得多照應點。

天：自己弟兄，還用說嗎？（下）

〔跟著，玉祿，菊芬，之春都前呼後擁的陪下場了。〕

〔老姨太和婉冰躲在榻扇門後觀看多時。這時見衆散去，纔放膽推門而入。婉冰一手牽著宗文。〕
笑得合不攏嘴，雙手得意的拍著膝蓋。你瞧小叫天這副氣派，真是當官兒的都比不上他威

風，要不提是戲子，還以爲是那位王爺貝勒呢！

文：姑姑，我要去聽戲。

冰：你別吵，就去，老姨太，要不你拖我來門縫裏張著，不知哪天纔有這眼福。

姨：走，看楊菊芬去。

冰：急什麼，人家還沒上妝呢！

姨：甯，你就不急？

〔鐸聲借鬧同且走且談，不覺踱進花廳。

聲：怎麼你這一向許久不來，要不前個月你來信告訴我康先生已經回京，還送來幾部書，我還當你

不在北京呢。

同：冰：走！〔拉老姨太宗文同下〕

近來的局勢越發危險了，德國佔據膠州灣，俄國佔據旅大，英國索取威海衛，法國索取廣州灣。康先生四次上書，工部堂官不肯代遞。幸虧上海的報紙披露出來，給皇上知道了，命由總署傳見，詢問變法大計。這事既然驚動了皇上，我想我們現在有辦法哩。

聲：那麼局勢或許會漸漸好轉了！

同：祇要皇上有決心，自然有辦法。不過祇怕太后不肯放手，一班守舊的大臣也難免多方從中阻撓，

我們來日更須苦幹了。

聲：我想頭腦比較清楚的，像翁師傅、李尚書、徐侍郎和總署張大臣、大學堂孫大人，他們總會出來說

話的。

同：翁師傅雖是皇上親信，有見識，可太小心謹慎，畏首畏尾，恐也難有作爲。皇上名義上雖說親政，總

理萬機，而實際上用人行政的大權仍舊掌在太后手裏。那有臣下奏疏，皇帝看過，還要送頤和園

由太后決定的道理！（頓）鐸聲兄，我送來的書，你都看了嗎？

聲：日本變法考已經看完，泰西新史攬要和列國變通興盛記纔翻了翻章目。我覺得皇上要能效法

俄國大彼得日本明治，中國也不難步武泰西，雄視東方。

同：國家多難正是朝廷廣求賢才的時候。祇要能夠廣開言路，容納人才，禮賢下士，虛心求治，當興者

興，當革者革，當先者先，當後者後，謀議既定，然後次第施行，不出一二年，準看得出成效。

如果像目前各省的各自爲政，恐怕辦法還不徹底。

同：聲：當然需要全盤籌劃，通力合作，如果三年之內，各省都能有幾千新法的練兵，幾萬新法的稅款，再

有幾處製造局，幾處五金礦區和學堂道路等等，舉國氣象必定煥然一新。

春：〔之春化裝張文遠，塗上白鼻子，穿了紅彩袴，盤著辮子，恩恩忙忙自廊外奔了進來。怎麼不上前頭聽戲去？小叫天的，大軸子就上啦。〕（跑向柵扇門）

春：你這是怎麼的？

春：不，（略停）不知誰這麼糊塗，連小叫天的參湯都忘了預備。我這到上房現取去。（說完急下）

同：（沈痛地）你看粉飭太平，簫鼓聲喧，熙熙攘攘，稀裏糊塗，這哪是中興的氣象！這那像臥薪嘗膽的國家；難道一次敗仗不，還要再來一次嗎？

同：〔之春捧了一隻小茶壺，口裏哼著戲詞兒，倉皇又打廊上奔出。今天要不是替老伯大人拜壽，我也怕走進這門口，懶得瞧見這班人。〕

同：〔一陣轟笑聲中，夏永清被一羣廟堂大吏擁出。這裏面有竇義，李恭恪，王祿等人。壽星來了！壽星來了！

同：賤辰有勞諸公大駕，實在不敢當。

同：那兒的話，永翁年高德劭，文章勳業，溥海同欽。今天上壽的日子，自然應該稱觴慶祝。祇是國難期間，一切從簡，招待不週的地方，還請諸公原諒。

同：〔一片喧天的急管繁絃，歌聲徹響。〕

同：（向永清請安）小姪嗣同向老伯大人拜壽。

清：（冷冷地）請起。（轉向衆賓）這位就是提倡新政的譚嗣同譚世兒。

祿：久仰，譚先生的學問，鄙人素來欽佩。

同：不敢，還沒請教？

祿：在下玉祿。

清：詹事府詹事王大人。（一一介紹）這位是軍機處字中堂，還有李侍郎，你是見過的。

同：（一一作禮，肅立一邊）

清：鐸聲，上外頭伺候客人去。你問門房看見我那張名單沒有？

聲：名單？

清：當年我典試所取錄的門生，有二十幾個人，我列單吩咐門房一律擋駕。這羣人都是談什麼新政，

我不稀罕他們來拜壽。（目視嗣同）

是，爹。（下）

義：你和康有爲那班人很熟？

同：嗣同追隨康先生，是私淑弟子。

恪：（嗅鼻煙）好累！今天的戲可真賣力，楊小樓的武藝確是不壞。（輕捶著腰）

祿：這會子休息休息，專等聽小叫天的大軸子了。（相對而坐）

義：你們提倡的一套變法，我實在不贊成。

同：立法既久，必然積弊叢生，因此沒有百年不變之法。

祿：（附和的）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也。

義：（瞪了王祿一眼）祖宗之法，可不能變！

同：如今的法都是漢唐元明以來的弊政，何嘗是祖宗的法度？又何嘗有絲毫祖宗立法的初意？

恪：那倒不見得全是的。

同：祖宗之法所以治祖宗之地，如今祖宗之地尚且不能守，更談得上什麼祖宗之法呢？譬如說，總理衙門，這就不是祖宗之法所有的，因時制宜原非不得已的事。

義：（搖首）用夷變夏，非聖非道，體制攸關。

祿：照譚先生看，應該怎樣個變法呢？

同：應該以法律官制爲先。

恪：那麼，六部豈不要盡撤，法律豈不要盡廢？

清：這還成什麼體制，成什麼國家！

同：現行的法律官制，固然應改革，卽一時不能全改，也可以酌量改革，新政纔能逐漸推行。

祿：我看茲事體大，關係國家安危，必須妙選通才，審慎斟酌，一面取法西洋所長而裁其短，一面順合

國情，何者當革，何者當增，何者應刪，何者應改，全盤商權妥當，再重行草擬綱領節目，逐步施行。中堂老成謀國，不知高見如何？

義：（不置可否）

祿：西洋的新書我倒看了些。什麼達爾文，孟德斯鳩，盧梭。那本天演論，我就讀了五遍。人爲萬物之靈，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這卻也是至理名言。

恪：這有什麼了不得？這番理論中國古已有之，所謂：「陰陽五行，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你們都是讀書太少，盲目崇拜洋人。

清：還有那個達爾文說的什麼人人自由平等。這簡直是無父無君，無尊無卑，一派胡言。記得是有這句話，似乎是在那本進化論上面的。

同：不，那是盧梭民約論上說的，「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保持自己的自由權是人生一大責任。然而沒有平等，便不能得自由。」

義：什麼自由平等，荒謬絕倫！

恪：傷天害理，傷天害理！

清：那還了得！人民有權，皇上無權了？這豈非綱紀不行，天下大亂。這種西洋學說實在是妖言惑衆，應該禁絕燬絕，以維世道人心。

恪：（感慨系之）「忍令上國衣冠，淪爲夷狄！」

清：西學西學，是率獸而食人也！

義：這樣一來，孔孟程朱，四書五經，豈非廢盡燒光？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綱常倫紀，名教氣節，豈非從此一掃而空？

同：諸公持論總要心平氣和纔是。

〔張富持大紅名帖入報

富：梁中堂大人到！

〔梁中堂，梁克紹，看上去是一位年高德劭的仁厚長者，和易慈祥，冲和寧澹，其實卻是一隻老狐狸。持盈保泰，處世圓滑。瘦削，羸弱，半身不遂，耳患重聽，鬚髮蒼白，說話時慢條斯理，因爲體氣虛弱，所以不時手抖腿顫。碰到問題，向不作肯定的主張，但隨和一笑了事。〕

紹：（進門連連拱手）遲到，遲到。

清：（作揖）中堂駕到，小弟有失遠迎。

紹：豈敢！諸公在爭論什麼？

義：還不是變法的問題。

紹：唉，我們都是六七十歲上了年紀的人，風燭殘年，但求保全一條老命，祇要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

盜不起，也算快活了一輩子，以後雖天翻地覆，也不是我們所能看得見的囉！

清：領教，領教。中堂可謂憂深慮遠，老成謀國。

義：倒是一動不如一靜。

恪：所謂多做多錯，少做少錯。

祿：不做不錯。

〔衆笑〕

紹：（喟嘆）到什麼地步，說什麼話，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罷。

祿：說來說去，維新我並不反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先賢尚且提倡維新，何況我輩？祇不過政制改革

之後，頂子花翎也跟著取消，豈不大失威儀，有傷體統？

義：國家都不保，還顧什麼頂子花翎！

恪：（諷嘲）仁兄不怕，到那時有的是紅頂花翎。

祿：（不解）怎麼還有？

恪：因為大家都把紅頂花翎一古腦兒扔進毛廁，你祇顧去揀好了！（冷笑）

〔衆大笑〕

祿：（赧顏回過頭去）這……不成話！

〔前臺胡琴板鼓聲徹響，一陣囉哩，接著聽見小叫天的道白：「列位少陪了。」又是轟雷似的一陣喝彩，胡琴接奏四平調。

〔張富奔入

富：小叫天上場啦！請各位大人去聽戲。

〔歌聲：「大老爺，打罷了退堂鼓，衙前來了我宋江。」

〔喝采聲：「好呀！」「好！」「好！」「久——哦！」……混成一片。

清：諸公請！

〔正謙讓間，鐸聲倉皇手持黃紙邸鈔入，遞示永清。

聲：〔喜極〕爹，您瞧這份邸鈔，皇上詔定國是，通諭變法了！

〔衆驚訝的圍觀永清手中的邸鈔。

清：〔抖顫〕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真的嗎？

恪：竟有這回事？

紹：〔顫聲讀報〕「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

清：「……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誥誡之至意！」

義：

（氣促）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們悵然的互相呆望著，然後眼光集中譚嗣同，鐸聲喜悅的走近嗣同，拍著他的肩，表示欣慰。玉祿莫明其妙地，也自鳴得意，搖頭晃腦，若有所思。）

〔皮簧樂聲，歌聲。喝彩聲。〕

祿：

（高興的）走，聽戲去！

〔吹打聲〕

〔爆竹聲——〕

——幕急下

第四幕

出場人物：夏永清 李義 李恭恪 梁克紹 張富 譚嗣同 夏鐸聲 玉祿 老姨太

蔣氏 夏婉玉 夏宗和 夏宗岳 夏宗文 夏鐸民 黃日新

第一場

戊戌夏秋之間，光緒帝銳意變法維新，康梁用事，肆力改革，新政次第頒行，如廢除八股，革新科舉，興辦學校，派員留學，鼓勵報館編譯書籍，開闢利源，振興實業，整頓武備，裁汰冗員等等，表面上盛極一時，頗有中興氣象，而新舊兩黨，分立門戶，衝突激烈，暗潮陰伏，局勢更形危殆。

第一場的開始，時臨「百日新政」的末期，八月初旬的一天，正是秋風落葉，景象蕭索，在心理感覺上具有那種專制時代慘淡的色彩。

景同第一幕，祇是大炕牀已撤去，換上一隻紫檀書桌和太師椅。空間顯得寬敞。壁上的「三希堂法帖」換了藍緞緯絲精緻的仿宋人山水四幅屏。

幕啓時，庭院裏的桐葉片片飄落，李義和永清正相對清談。

清：（沈重悒鬱的）這種局面實在看不下去。我是走定了，決計告老還鄉，務必請中堂成全我一點

苦衷。

義：不要這樣，國家多事之秋，永翁正宜協力相助，假使你也走了，又換上一班新進少年氣盛的人，不特國家愈弄愈糟，我先就沒法應付他們。

清：國事鬧到這步田地，真是意想不到。

義：這班新黨少年閱歷太淺，辦事不週到，四處闖禍，如何得了？還幸虧有你我一班老成持重的大臣能够在朝裏說話，稍稍壓住他們的氣焰。你要一走，那不就完了？

清：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這班人如今都得勢了好罷，看他們橫行到幾時！這羣宵小結黨包圍皇上，危害宗社，今天推翻這個，明天改革那個。這樣胡攪下去，看來是不會長久的。

義：（冷笑）哼，要革新先革掉老夫再說。姑且讓他們亂鬧幾個月，終有惡貫滿盈的一天。（機密的）我前天已經奏明太后著榮祿迅調岳士成，董福祥的新軍分駐京津一帶，明是護衛京畿，實在就是監視防亂。到了時候，一網打盡，半個都跑不了。（頓）別人不去管他，你那位大世兄也跟著新黨起鬪。我說，永翁，你自己管束管束呀！

清：慚愧，慚愧。寒門不幸出了這種敗家子，我正要公布驅逐逆子呢！

〔正說話間，一陣嚷喚，恭恪氣味咻的直闖了進來，克紹神色不變地緊隨著。〕

恪：（怒形於色）這成什麼世界……這成什麼——（一眼看見字義正在這裏）好極了，字中堂

在這兒，我正要請您評理看。

義：（詫異的）什麼事，恪翁？

紹：小小一個主事，一道奏摺接連參倒六堂！

清：梁中堂，這到底怎麼回事，請您說清楚點。

紹：永翁不知道嗎？皇上諭旨大開言路好了，前些時出了一個禮部主事王照，上疏請皇上奉皇太后

遊歷日本，堂官說他荒唐，沒有代奏。這下可出了大事，這姓王的跑到衙門裏當面責問起堂官，何

以抗旨不奏，憤憤的取了疏稿回去，逕自遞上去了。

義：皇上就准了奏摺？

紹：非但准了，這一參可把禮部六堂全給刷下來啦！

義：竟有這種事？

恪：我很少到衙門畫稿，並沒見著人家的摺子說些什麼話，便派我抗旨的罪名，跟著他們一同革職，

你們說冤不冤？

清：豈有此理！

紹：（冷嘲）這不好從此言路大開，下情可以暢通直達咯！

恪：（憤懣的）人家講正經的！

紹：這不是正正經經？往後再往下暢通暢通，你我的頂子也跟著往下通掉了。還不乾淨？

義：太不像話，這簡直是胡鬧！我要進宮啓奏老佛爺去。（欲行）

紹：慢著。懷塔布懷尚書他們已經去了。我問您，這一向皇上那一連幾十道詔書，您都一一照發了嗎？那些從來也沒經過我手。這是譚嗣同劉光第他們辦的稿，如今軍機處倒像是他們的主兒了。

紹：（胸有成竹）此刻倒用得著我那一套了。

清：梁中堂有何妙計？

紹：這祇有四個字的妙訣，叫做「延，擱，推，宕」

恪：怎麼說？

紹：你要明來，阻格新政，那是違抗聖旨，前車可鑑。（笑指恭恪）現在祇有無論他是怎麼個條陳，我們給它一個愛理不理，揀件把無關痛癢的公事，三天兩天辦它一件半件，否則，索性一擱了事。不催便罷，催起來，找個岔兒往外一推，宕它一年半載，也就不了了之。

清：好辦法，好辦法。

紹：如果實在怕交代不了，那祇有揀幾樁細端末節，斟酌施行，敷衍塞責。這樣，新政也新不到那裏去，我們也算辦了報銷。諸公以為如何？

義：（大爲贊賞）妙！

紹：前些時，我看情勢不對，早有信給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譚鍾麟，教他們依計而行。

清：昨天下詔廢除八股，考試什麼策論，教那班舉人發揮時事，這事中堂已經布置好了嗎？

紹：（淺笑）你想我們讀書人一輩子搖頭晃腦，就靠四書五經來發跡，和八股性命相依，怎麼捨得下？這都是梁啟超譚嗣同的把戲，日下在京裏會試的各省舉人上萬，我已經策動他們……（舉拳作勢）

（衆大樂。恭恪卻始終默默，心事忡忡。）

恪：我去了。

清：哪兒去？

恪：見老佛爺去。

清：你這會子去，不嫌晚了。

恪：我不能無緣無故丟了官。我得請老佛爺出來主張公道。（遽下）

清：（追出）恪翁，你慢著，我們再商量商量。（恭恪卻不回顧的逕去了。）

義：（疲憊，呵欠）這叫作「國之將亡，必有妖孽！」（頓）怎麼，你我跟著去勸勸（舉步）

紹：好。（同下）

張富入，捧了一個黃綾木匣，內盛許多奏摺，手本，疏章之類，隨置案前。

〔少頃，副同偕鐸聲上。這時副同已奉旨賞四品卿銜，在軍機大臣章京上行走。鐸聲也諭派總理衙門行走。譚戴青金石頂朝冠，石青官緞繡雁補服。夏戴水晶頂，繡白鵬補服。今天各部院到的條陳還是這樣多？〕

〔張下〕

聲：又有那天不如此？這三個月來，多承老兄的指教，我的確見識的更多了。

同：自己同志，不用客氣。我們要好好努力的幹，守舊反對的勢力實在太大了。你累嗎？辛苦了這一天。

同：（抖擻精神）一點不累。（走近書桌）來，我們把這些公事趕完。

同：（寬慰的）對，我們不怕人少，可是做事必須加緊加快！（拿起一份詔書）鐸聲，你先看這份詔書。

聲：（展讀詔書）這是上諭：「官民一律得應詔言事，各省藩臬道府，凡有條陳，均得自行專摺具奏，

州總等官言事者，由督撫原封呈遞，士民上書由本省道府隨時代奏。」

已經畫押了嗎？

畫押了。（合攏詔書放下，又拿起第二件）

（領首）廣開言路，使老百姓人人都能說話，國家纔有辦法。

（展開第二件詔書）這是詔諭各省督撫訪查通達時務勤政愛民的能員，隨時保送引見，以便錄用。

聲：同：延攬人才，這是治國的大本。

（逐件瀏覽）這件是興辦學校，派孫家鼐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各省限期成立高等學堂。這件是詔宗人府保薦近支王公出洋遊學各國，學習政治法律。這件是令各地報紙自由批評時事，並由各省摺送交大學堂擇要呈覽。這些都是關於振興農業，舉辦議政，獎進農業，開發工礦的。

同：這些都畫了押？

都畫了押。

聲：同：康先生奏請開十二局辦理新政這道摺子，請查查不在這裏面。

聲：同：（尋覓一過）沒有。

怎麼，總署至今還沒議覆這件案子交下去很久了。

同：摺上三個半載的奏摺還不知有多少呢！有人說：「三品以上皆渾蛋，」這話倒也不錯。

（展開文件）這裏倒有一件詔開大清銀行的交片。可是那件奏請用西法練軍，裁減綠營，八旗改習洋槍的條陳，怎麼又不見了？

聲：同：（苦笑）大約又在哪個部院擱淺了罷！

皇上不是屢次傳諭各部院衙門，對於奉旨交議事件，務必尅期議覆，不准延擱逾限。這已經再三誥誡，他們竟還敢陽奉陰違，矇蔽因循。我看不挑兩個大頭兒，嚴厲懲辦一下，他們是不怕的。

聲：

我們變法開始不久，時間究竟短促，所改革的又多是幾百年來的積弊，要想一下子振敝起衰也
不容易。我們的新政，件件都是治國的根本大道，像練新軍，開學堂，非有相當的經費人才，和充分
的時間，恐怕辦不好。雖然號令出之朝廷，而實行仍靠那些部院衙門和封疆大吏。這班人一向守
舊頑固，存心反對變法，要他們不陽奉陰違，又怎麼呢！

你的見解很透澈。鐸聲，你覺得我們也許太莽撞嗎？

同：聲：

（堅決的）改革是祇有認定目標勇往直前的。

對，我們現在是有進無退！

（玉祿步履矯健的自廊上走進，他是近來這花廳裏的常客。從行動和語氣上看出他和「新
黨」人物漸漸混得很熟，所以態度上也不避嫌疑，每慣「排闥直入」，不經通報，有時更「交淺
言深」，故意向嗣同鑼聲「賣弄風情」。他們對這位「投機份子」，雖明知非此道中人，卻也不
得不敷衍敷衍，這正是玉祿最足自豪的事。

祿：

（語出如連珠）嗣同兄，我出門掐指一算，你準不在軍機處，我套了車直奔夏府上來，果然給我
猜個正著。（合掌一擊）怎麼，這幾天又很忙罷？

您看，哪天不如此！

同：聲：

玉大人，這些日子怎麼個好法？

祿：

咱們常常見面的，還不是依然故我。詹事府是個冷衙門，您二位是知道的。每天照例畫畫稿，喝喝茶，聊聊天，再開下來就是吟吟詩——（忽然打住）嚶，他們可全都如此，我就喜歡看看西學新書，講究個時務，譬如有爲先生的孔子改制考，我最佩服；啓超先生主辦的時務報，我每天拜讀；還有時事新論，列國變通興盛記，日本變法考，波蘭分滅記，突厥削弱記，我都看了。昨天聽說又新出版了什麼瀛寰志略，世界新地圖，我一氣跑到琉璃廠馬上買了兩部先睹爲快。您二位曉得這一向買書可真不容易，差不多的新學書籍，剛一到馬上就被搶光，要不是我天天上琉璃廠和幾家大書鋪混得很熟，怕祇有徒然望書興歎了。

祿：聲：

（聽了這番語無倫次的話，有點不安）玉大人這麼用功真難得。

（得意非凡）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老實說，我最反對守舊。你們幾位真有辦法。小弟祇要不蒙嫌棄，得以追隨驥尾，那就萬幸了。

祿：同：

豈敢。玉大人是大才，怎好委曲晚生有許多事還得向您請教。

（得意的摸著兩縉八字鬚）好說，好說。咱們彼此志同道合，這一來反倒見外了。（故意示惠的）我有一樁秘密消息，二位可曉得？

什麼？

祿：聲：

（低語）禮部六位堂官開革的事情，已經鬧得滿城風雨，那班老頑固人人自危，懷塔布立山這

會子帶領內務府大小官員上頤和園哭訴。聽說他們要上天津找榮祿密謀皇上廢立的大事。這是千萬機密，你們可得留心！

同：我們早料到會有這一著，既是幹了，就不必怕。

祿：嗣同兄，您知道這幾月來暗中阻撓新政的人是誰？

同：當然知道。

祿：那就好。不可不防呀！現在京城裏謠言大得很，說什麼新黨要盡廢六部九卿衙門，略借裁汰冗員

題目，大批裁員，皇上——

同：（攔住他的話頭）沒的事，我們不過建議增添新衙門，並沒談到舊衙門。至於裁汰冗員，那是七

月間候補京堂岑春煊的意見，皇上還在慎重考慮。如今是國家勵精圖治，求才若渴的時候，皇上決意重開懋勤殿，選集通國英才，共襄大政，那有無端裁汰的道理。

祿：那纔對。兄弟是擁護變法最竭力的，一切還得多多仰仗。

同：祇要是人才而不是奴才，國家必定多方延攬。

聲：玉大人剛纔提起皇上，難道又有什麼謠言？

祿：我倒忘了。有人說皇上病重，起初講是淋症，後來又說開痢疾，可又說是害的咳嗽，大家都講這是

內務府太醫院傳出的確鑿有據的消息。（頓）甚至傳說是康先生進的紅丸！

同：（冷笑）哼，他們哪一天不傳皇上病重？可是皇上天天辦事，召見大小臣工，而且隔天把必上頤

和園請安，豈有這樣的病情？

〔大門外一片囉呢聲，聞聞有人喝打，頓時緊張混亂起來，嗣同聞聲欲出，一窺究竟。

同：外面吵什麼？

聲：你別去！

聲：打打進去！我們看見他在裏邊。

祿：（膽怯）小弟先告辭一步了。（急下）

聲：別多說了，衝進去！

聲：你把姓康的找出來！

〔叱叫聲。斥罵聲。

僕：吵什麼！這是夏大人公館，不許你們放肆。

〔沈靜片刻

富：你們找誰？

聲：打打！

富：關上門！

〔崩的一響，大門關上，門外依舊是一片叱叫和叩擊銅環聲。〕

〔張富神色倉皇的奔入〕

富：少爺，不好了！外面轟了一堆趕考的舉人，嚷著要找康有爲、梁啟超，還有這位譚大人。我說他們不
在這兒，話沒講完，就一陣子亂嚷，鬧著要衝進來打人。您瞧，這怎麼辦？

我去。

同：聲：同：不好，你慢著！我去。

富：這會子大門雖關上了，可是外邊還是鬧得這麼凶。公館裏人少，祇怕擋不住。

〔叩擊銅環聲。擲石擊門聲。〕

〔永清、克紹，孚義聞聲自外急步入。〕

清：〔對張富〕外邊吵什麼？

富：回稟老爺，他們要打人。

清：〔厲色〕混帳！這是什麼地方，不許他們放肆！

〔老姨大慌張的打掃扇門出來，蔣氏、婉玉和宗和兄妹從園子裏走來，站在窗口窺探。〕
姨：哎，不得了，造反哩！

清：〔叱止〕進去！誰叫你們出來的！

清：（老姨太無端討個沒趣，悶聲走了進去，蔣氏等也悄悄地散了。再鬧，叫五城兵司馬把他們押起來！

（克紹暗喜，眼神示意孚義。孚義瞪了嗣同一眼。

義：（意在言外）這班小夥子無法無天，不給他們點顏色，不知道厲害！（對張富）你去說我在這兒，問他們誰有膽，滾進來和我說話！

富：（下）

（開門聲

富：孚中堂大人在裏邊，你們進來罷！

僕：你們大夥散了罷，別找岔啦！

（一片嗡嗡人語聲，漸漸散去。

紹：（奸笑）譚軍機，您受驚啦！

（不語）

紹：（奚落）本來也是的，這班書獃子十載寒窗，費盡多少心血，祇指望從「之乎者也」裏面升官發財，您幾位這一來豈不打碎他們飯碗，難怪要來拚命哩。

同：（正色）梁中堂，請問您，奏請開十二局辦理新政的條陳，皇上在半年前就發交議覆，何以攔到

如今一字不提？

紹：（冷不妨有這一反擊，閃爍其辭地）這……茲事體大，我個人不敢獨斷，正在大家考慮。

同：這是什麼時候了？還在「考慮」！恐怕國事緊急，來不及等待諸公仔細考慮了！

義：（倨傲的）譚軍機。

同：孚中堂。

義：有什麼事我擔當。我受朝廷重寄，做官也做了幾十年了，大大小小的事不知見過多少咯！

同：可是皇上再三誥誠辦事不准延擱，請看這上諭說的——（展開一份上諭）「疆臣身膺重寄，具

有天良，何至誥誠諄諄，仍復掩飾支吾，苟且塞責，倘再有仍前敷衍，不肯實力奉行，一經查明，定當

嚴懲不貸！」

〔孚義克紹，永清面面相覷，瞠目不能答。〕

同：這事孚中堂擔當得起。嗣同可擔當不起。（忿忿地挾了奏摺逕下）

義：（氣極）混帳，他是什麼東西，竟敢當面挺撞起老夫來！

清：真是無法無天！

紹：（俏皮地）太陽打西邊出來的日子就快到咯！

義：好罷，看誰比誰狠（拳猛擊案）

〔鐸聲走向外門，欲下。〕

你哪兒去？

兒子有事出去。

好，你如今做了大官，老爺子的話當耳邊風去罷！

兒子哪敢這麼想？

清：我問你，幹嗎要跟這班亂黨鬼混？你知不知道你們這樣胡鬧是犯上作亂，大逆不道，不但砍了你

自己的腦袋，還要滿門抄斬，連累一家，你別開糊塗，迷了竅！

聲：（嚴正的）我們一切是爲了國家，爲了皇上。

清：你們包圍皇上，挾制天下，難道以爲我不曉得？

聲：兒子怎敢？一切都是奉了聖旨而行！

清：聖旨？你別拿大帽子壓我！我是你的老爺子，你不能目無尊長！

聲：大義所在，兒子祇能移孝作忠了！

清：渾蛋，你這簡直是忤逆（氣極，坐下）

紹：（一旁靜坐多時，這時也不得不出來解圍了）永翁，永翁，你們父子何必爭執呢？我看世兒少說一句罷。

〔蔣氏在內聽見爭吵聲，疾步上，在窗前小駐。〕

義：如今的世界的確人心大變，君不君，臣不臣，連父子之道也反常了。真是倫常大變！

〔鑼聲見蔣氏立窗外示意，悄下。〕

紹：犯不上惹這麼大氣來。我們外面蹦蹦跳跳去。

〔忽地，玉祿氣冲冲走上，臉爆青筋，眼瞪如鈴，把官帽往桌上一擡，袖出一封硃印官書。〕

祿：你說有沒這種道理！

怎麼啦？

紹：請看這個。（遞封函）

（讀）「詹事府本屬閒曹，有名無實，無事可辦，著即裁撤。欽此！」

義：啊。把你都裁了？

祿：我平常總算敷衍他們，居然以德報怨，拿我開刀這班狼心狗肺的小子！你們諸公說，有沒公道？

義：你現在纔明白，可惜晚了。

祿：說我們有名無實，無事可辦。他們又辦了些什麼？——紙上談兵，一番空論，高調誰不會唱？

義：這高調似乎老兄從前也跟著唱過幾句罷！

紹：不提這個了，大家本是自己人，目前倒是商量個對策要緊。玉兄，你聽說還有什麼變動嗎？

清：這倒要緊。

祿：不但把我詹事府裁了，連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這些衙門，都一古腦兒被

一道上諭裁的裁併的併。還聽說——

義：說什麼？

祿：要大批裁員，所有候補、分發、捐班、恩科，一律嚴加甄別淘汰，限一個月內裁撤淨盡。

義：這不成造反啦！

紹：哼，太陽打西邊出來的日子果然到咯！

義：（惡狠狠地）看罷，誰拚得過誰！

清：事不宜遲，趁二位中堂在此地，我們馬上趕到頤和園請旨去。

紹：晚了，恐怕出城不方便。

義：這就走！

清：玉兄，你——

祿：小弟現在當然追隨各位大人。

〔孚，義，克，紹，永，清，玉，祿羣下。

蔣：（窗口張望）都走了。（上）

聲：（隨上）我也得走了。

蔣：我們難道不能再談談？

聲：談，時候等不及我們再談哩。

蔣：你爲什麼這樣祕密，處處瞞著我，難道你還不相信我？

聲：不是我不相信你，是事情鬧翻了，對你對我都不利。而這個時候，也許就到了。我們要是不平常

常的夫婦關係，至多我是一死，你或許不會受累。但現在我是負了任務的人，出了岔子，我不會乾

淨的一死了事，將來的日子我不忍往下想了。對你，我應該是一個盡職的丈夫；對國家，我還應該

是一個盡忠的臣子。我們十幾年的夫婦，孩子都一大班了，還有什麼話瞞著你的？

蔣：（感動的）你太不顧危險了。你聽爹說這種事有多大的危險。你們剛纔的爭執我都聽見了。你

是有家有室的人，我們已經有三個孩子，也許不久我們又要——

聲：你又？

蔣：（低下頭）是的，大概兩個月了。

聲：那麼，你得好好保重身體。

蔣：你這幾月來太忙，我們見面的機會都少了，我一直沒跟你說。（擡頭）你瞧，你瘦得多了，你太辛

苦了。

聲：

我辛苦是應該的，大夥都在受難，我一個人算得什麼。不過，我感覺不安的是累苦了你。你不幸做了我的妻子，沒像別的官太太那樣享過一天福。上有翁姑，下有兒女，你的責任很大。你的處境我是知道的。萬一我——（頓）那時你好好地管孩子，等將來他們長大，宗和宗岳都娶了親媳婦，賢慧，孝順婆婆，宗文出嫁也會常時回家服侍媽的。

蔣：

（飲泣）別的我怕，什麼苦我也心甘情願，我祇盼你平平安安保重身子。等太平了，我們回蘇州鄉下買幾畝田，種種菜，養養魚，喫碗安穩飯。別的什麼我都不想啦！

聲：

（溫柔的撫慰著）我會保重的。

〔宗文上〕

文：

（天真地）媽！

蔣：

乖！（撲入懷中偎倚，輕輕地拍著她）

文：

媽，你哭了！這麼大人還哭呢。（小手拿著手絹爲母拭淚）

蔣：

（破涕爲笑）乖孩子，媽沒哭呀。

文：

（不信的）唔，媽騙人！

〔婉玉和鐸民上〕

玉：

聽說大哥又和爹吵了？

〔鐸聲蔣氏閃開，蔣氏坐，取手拍拭眼角。〕

民：大哥，這幾個月你進步了，你有了勇氣，我真敬佩你。

聲：（淺笑）人是應該往進步的路走的。

民：你們的舉動已經有效驗，全國都震動了。有的人在發抖，更多的人卻在高興。不過，路子不是一天

走得完的，我們這條路還遠得很哩，你們要贏得更多的人更多的百姓呀！

王：大哥，二哥的話是對的。

〔自鳴鐘瑤響了四下〕

聲：（領首）我得出門了。（對婉玉鐸民）回來再談罷。（下）

蔣：（追出）你不冷？（牽宗文同下）

聲：不，你回屋去罷。

〔半晌〕

王：大哥真辛苦。你看他會成功嗎？

民：這很難說。

王：他們的理想不都實現了嗎？

民：但願如此，不過前途怕沒多大指望。

玉：二哥，你爲什麼忽然這樣說？剛纔你不是很高興，還鼓勵他來。

民：大哥的心情大概祇有我能瞭解。他們都是好人呵！

玉：那麼，你怎麼不參加？你頭年回來是一個最激烈的人。二哥這兩年我眼看見你一天天消沈。你成了一個「守舊黨」！

民：（笑）妹妹，你哪兒學來的名詞？

玉：（微笑）……

民：我們各行其是，道不同不相爲謀。

（黃日新上。他在夏府一般人的看法仍舊是一個照相師傅，在鐸民他卻是一個密切的同志，在婉玉他是一個「哥哥的朋友」。這些年，他和鐸民婉玉交遊的很熟了，雖然我們的觀衆不大看見他露面。在這裏，他的行動有時不免找些掩護，可是從態度的安詳和談話間的沒有絲毫拘泥，我們知道他在這裏也不是一個陌生的客人。他進來時，提著一具小型照相匣，笑嘻嘻的。）

新：鐸民，我們近來新發明一種快相，拍完照把玻璃底版取出來，立刻就能洗曬，你瞧這個。（舉示照相匣）

新：民：（笑）算了，算了，照相師傅，在我們面前你別再耍這套戲法。
（失聲大笑）

玉：黃先生，上回替我們拍的照呢？

新：帶來了，清楚極了。（取照片授婉玉）

民：（搶過照片）瞧，妹妹這模樣，手扶假山石，低了頭，拿著手絹，倒像「黛玉悲秋」的神兒。（邊模仿姿態）

玉：啐！啐！

新：你瞧令兄令嫂這張。（翻過一張）

玉：（手絹撫著嘴，嘆喏一笑）

民：自鳴鐘，脚面前一隻痰盂，兩邊兩盆花，綳起臉，瞪著眼。我說這是哪兒搬來的土地公公和土地奶奶！（笑）

玉：黃先生，我說你的照相真缺德！（奪過相片）

新：這是最新法時派照相。

玉：（抵著嘴）噢，還時派呢！我拿去給大嫂看。（下）

新：（慎重的）鐸民，你的行動要謹慎點，近來風聲不好，我不久要挪地方出了什麼事？

新：眼前還沒有。自從廣州起事失敗，逼得孫先生出走外洋；國內的活動根據地，和幾年來辛辛苦苦建立的革命基礎，幾乎都完全消滅了。而海外的革命鼓吹，又毫無效果。這些時，保皇黨得勢，反對革命，反對共和，不肯合作，我們又多了一重阻礙。以後我也許會離開此地。

那麼革命的前途？——

新：民：革命不會絕望，同志們還沒有灰心，不過今後的處境必定更艱難困苦。好在我們奉命聯絡會黨起事，史堅如、鄭士良兩位同志分頭在長江兩廣福建一帶秘密工作。不過，這些會黨熱心是有的，可惜知識薄弱，團體散漫，祇能指望他們作響應而不能用來作原動力。還需要我們去開導他們，組織他們。我已經接到命令回香港去辦報。這裏的任務，你要多負責了。

新：民：我想和你一道去。

新：民：不，北京的工作還是很重要的，我已經指定同志經常和你聯絡，你放心去幹罷！（環顧左右）你府上是保皇黨的大本營，你必須時刻留意，切莫走漏風聲。對任何外人，不要透露一點消息。必要時，你可以讓同志打密電給我，我會回來的。

新：民：我一定遵照你的意思。

新：民：記住，永遠不要灰心！

〔婉玉上，拿了一本書。〕

王：黃先生，大嫂說相片請你加印兩張。這本書還給你。

新：夏小姐都看完了嗎？

民：她現在看書看迷了，一嘴新名詞新道理。

王：我想請教你一點，黃先生。

新：你說罷！

王：這本進化論上，達爾文說人類的祖先是猿猴，是嗎？

新：是的，這是自然的演變。

王：那麼，人是猴子變的了？

新：唔。

王：爲什麼現在猴子還是猴子，人還是人？

新：（一句被問倒）這個……

王：現在的猴子怎麼不會變了呢？

新：（笑）夏小姐的話問的有道理。照進化的原理說，在原人時代——

〔話猶未了，老姨太穿著出門衣裳急急忙忙的打廊上走來。〕

姨：二少爺，二少爺，李家派人來——（看見廳內有外客，忽語斷）

姨：民：（略現慌忙）李家派人來做什麼？你說呀！
說是青姑娘忽然摔了一交，肚子痛得要命，怕要小產，哼了大半天，直不言語。他們慌的沒了主意，

請我此刻去看看呢！（慌張的躑躅著）我是特意通知你……我走了！（欲下）
請大夫沒有？

民：不多說了，我趕緊得去。

姨：我跟你一起去。

玉：那麼，快點，我們一起去。

〔老姨太偕鐸民婉玉下，日新同行。〕

新：（走到門口）不要怕，大約是動了胎氣。（下）

〔日近黃昏，暮色四合，一陣晚鴉的噪叫掠過長空，血紅的夕陽曖曖地照著。寬大的廳堂闐無一人，更顯得那般空虛，落莫，淒清。〕

〔鐘聲五響，錘擺清晰地的搭的搭擺動著，像一下下輕叩著人們的心弦。〕

〔燈光略暗〕

〔接著鐘聲又連響了六下，晚鴉的噪聲漸漸稀零寥落。〕

〔半晌，嗣同偕鐸聲上，滿懷愁緒，臉色沉重。〕

聲：料想不到局勢會這般緊張。皇上在太后面前碰了這樣一個大釘子，我看馬上就要有大變動。

同：（沈思不語）

聲：皇上給楊銳的衣帶詔，你見著嗎？

同：我已經帶來。皇上說，朕位將不保，囑咐楊叔曉和我們妥速籌商，設法相救。

聲：那麼初五天津閱兵的事——

同：這是太后跟榮祿定下的陰謀，董福祥的兵隊忽然移駐長辛店，離京祇有四十里。我們這時到了

非用兵力不能挽救的地步，我決定借重這最後一著棋了。

你的意思是實行兵諫？

同：是的，我要實行派兵包圍頤和園，去掉這個老婆子，國事纔有希望。

（驚）包圍頤和園？這個問題太嚴重了！你有兵嗎？誰敢去呢？

（領首）祇有一個人，他或許有辦法。

誰？

袁世凱。

（思索著）袁——世——凱。他會忠心於我們嗎？

同：他是康先生一手保薦給皇上，新近纔升候補侍郎。爲了感恩知己，我想袁某人一定會盡力的。我

想立刻上法華寺找他密談，商量這件大事。

同：聲： 嗣同，這件事關係重大，我們的成敗在此一舉了！

同：聲： （堅決的）在此最後一舉了！

（張富入）

同：聲： 一切你要小心謹慎。

我知道。

同：聲： 那麼，我在家聽你的訊兒。

我辦完事就回來。

同：聲： 譚大人，車套好了。

同：聲： 吩咐即刻上法華寺。（下）

（張富隨下，鐸聲目送）

（數聲暮鴉淒厲的噪叫）

——
暗轉

第二場

〔傳來遠處更鼓——一更，二更……〕

〔鐸聲坐在梨花椅上打盹，背向外。室內靜悄悄的，祇有他一個人當巡街的打了三更，他有點醒覺，伸個懶腰，揉著惺忪的眼，轉身站起來回踱著。〕

聲：怎麼一下子都打三更了，嗣同還沒回來？到底是見著沒有？

〔擊門聲〕

聲：〔站住〕是誰呀？〔沒有人回答〕會不會是嗣同？怎麼，這會子連老爺子也沒回家呢？真奇怪！

〔嗣同恩恩闖了進來，滿身大汗，望見茶几上放著半盃剩茶，拿起就咕嚕咕嚕一氣飲盡。〕

聲：怎麼樣？見著袁世凱沒有？

同：〔領首，還在牛飲〕唔……唔

聲：談得如何？

同：〔放下茶〕總算不虛此行，從起更時候談到現在，我幾乎舌敝唇焦，出了法華寺又一口氣奔到此地，真有點上氣不接下氣。

聲：你往下慢慢地說罷。

同：

（坐）到了法華寺，我打發車子先回去，教看門的遞上名帖，恰巧袁世凱正在家。他料想不到我更深半夜會去看他，頗有點詫異，我當時不便利立刻說出來意，祇暗暗同他遞個眼色，讓他先把左右的人打發開，這纔一同走進內室。他屋裏點著蠟，桌上放著一份公事，好像正在辦稿，還沒寫完。我們起初寒暄了幾句，互道彼此仰慕的客套，一會提到本題……

同：聲：

（不住領首，注意傾聽）唔……他一下子就輕易答應了嗎？

那有這樣便當。起先他的態度很猶豫，臉色頗惶恐，吞吞吐吐不敢有什麼表示。後來，我拿出皇上的硃諭，講明關於殺老太婆的事不用他動手。請他辦的祇有兩件：第一是誅榮祿，第二是圍頤和園。我說，「事情到了這步田地，你如果不答應我，我就死在你面前。你的性命在我手裏，我的性命也在你手裏。我們至遲要在今晚決定，決定以後，我好立刻進宮請旨。」

同：聲：

（站起）他怎麼說？

他說，這樁事情太嚴重了，不能草率了事，讓我先回去，等他仔細考慮一下，布置一個半個月，再回覆我怎麼辦。

同：聲：

那不行，風聲一旦洩露，大事立刻就要發生變化。

是呀，我也這樣說。我一時性急，逼他不容考慮立刻回覆我成就成，不成，我也顧不了許多，我就



聲：你是這麼說的？

同：（點頭）他被我嚇得一時沒詞兒對答，就說恐怕天津耳目衆多，地方複雜，不便行事，而且他的

兵人數太少，糧械子彈又運不出來。我們再三商量，嘴都說乾了，話也講盡了，他纔改變主意……是答應下了？

同：他說，「皇天在上，我袁世凱不敢辜負天恩，祇怕連累主上……我三世受國恩，決不致喪心病狂，誤了大局。祇要有益於君國，我一定萬死不辭。」

聲：那麼切實的辦法是怎麼樣？

同：等聖駕到了天津，立時傳旨榮祿就地正法。那時，老太婆也就活不了。

聲：袁世凱肯這樣下手？

同：他肯幹！

聲：（疑慮的）這個人雖說是聖上聽了康先生的意見一手提拔的，但是他跟你素昧平生，輕易就一口答應了，怕不一定靠得住罷？

同：（固執的）我想不會，他要不是皇上，沒有今天，要不是康先生，也不會有今天。他如果還有良心，決不致敗事的。（頓）而且，事到如今，弓在弦上，也祇好不擇手段，勇往直前了。

聲：（默禱上蒼）但願如此，上蒼保佑罷！

同：（偶一思索）你老太爺回來沒有？

聲：奇怪，打下午跟字義一班人上頤和園去，一直就沒回家。

同：唔，是有點怪事。不致出什麼鬼罷？

（馬蹄聲急馳過市）

同：這時候還有馬隊？

聲：這兒離皇城近，大約是巡邏查夜的。

同：鐸聲，你說我馬上先去稟明皇上，還是先送康先生上火車站？

聲：康先生決定走嗎？

同：奉了皇上密諭，去上海辦報，車票都買了。

聲：幾點鐘的車？

同：天亮六點。

聲：這時天也快亮，你先送康先生上車再進宮，剛趕上早朝。

同：那我現在就去南海會館，你等著，我就回來。（恩下）

——
暗轉

第三場

〔四更……五更。〕

〔味爽。鷄啼。〕

〔偶爾傳來三五馬隊疾馳的蹄聲，穿街而過，衝破寂靜的清晨。〕

〔嗣同入〕

康先生已經平安的出京了？

〔領首〕已經送上車，明早從天津搭太古公司的重慶輪船去上海，四五天就可以到了。

同：〔舒了一口氣，踱到窗前，開窗憑眺著〕我此刻倒有點懷疑起來，往常夜晚胡同裏靜悄悄的，怎

樣這一晚過了這許多馬隊？要說單爲巡夜，似乎也不用這樣忙法。

同：我在街上就看見好幾隊過去了。〔頓〕老太爺到此刻還沒回家？

聲：不知怎麼的，到現在也沒回來？

同：〔停步〕這一晚說不定就出了什麼事！我看有變化。

聲：你和袁世凱那番話——

同：那不會出什麼岔子罷？

聲：（疑慮的）他會不會走漏消息？

同：（躊躇）我想袁世凱不至於出賣我們罷？

聲：可是……我不敢往下想了。

（又一隊蹄聲越街疾馳）

同：我出去探聽探聽消息。（欲下）

〔鐸民倉皇上。〕

民：（驚竦地）大哥不好了！發生政變啦！

同聲：（喫驚）什麼？

民：太后四鼓回宮訓政，皇上已經被軟禁了！

同聲：（大驚失色）啊！誰說的？

民：剛纔留眞館……不，反正是一個朋友跑來告訴我的。說榮祿帶兵漏夜進京，這時候城門關閉，四

處搜索，在抓新黨呢！

同：這樣快就出了岔子？

民：聽外面的聲音——

（又一隊馬隊過市）

同：（沈痛的）我們被袁世凱賣了！

民：我問你，康先生呢？

聲：康先生天亮已經出京去了。

民：還好，還好。步軍統領衙門，剛派兵包圍南海會館，正要捉拿他。聽說康廣仁已經被捕。楊銳還未起

牀就給抓了去。林旭被扣留。劉光弟徐致靖聽到捉人，就自己投獄了。這時在四處找你們，我得了

消息，特地來報訊，你們還是趕緊走罷！

同：這樣說，大勢已去，不可收拾了！

民：你們還是早點準備，各自珍重前途罷！我還有事，待會見！（恩下）

聲：嗣同，怎麼辦？

同：（沈毅，不語）

聲：我們難道束手待捕？

同：（從容鎮定）皇上被囚，同志被捕，康先生亡命出京，我已經無事可辦，惟有靜待一死。我們不是

成功就是成仁。

聲：我恨，我恨那班奸賊，我恨那賣友求榮的狗！

同：事到如今也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聲：我恨這一來他們倒得勢了！（頓）副同：你走罷！他們不知道你在這兒，讓他們來了，抓我去好啦！

同：（堅決的）不！

聲：你可以到日本去呀！你可以去找康先生。

同：我們在變法之初，早抱定了「天下事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決心。

聲：副同，你快走罷！

同：這不是走的事。我不能走！我懊悔沒有完全照自己的話去做。

聲：你要怎麼樣？

同：鏗聲，我現在要告訴你一句話——天地萬物本來是沒有差別，沒有親疏，絕對平等的。但是自從有了所謂「名教」於是發生了差別，分別了親疏，因此機心生，劫運起。我們爲了挽救劫運，必須要大膽地衝決羅網。我們要衝決名教的羅網，我們要衝決君主的羅網，我們要衝決倫常的羅網，我們要衝決天的羅網……我們要實行「仁」實行「平等」實行「自由」

同：「仁」？「自由」？「平等」？

同：是的。我們的路走錯了。這條既然走不通將來有人會走別的路！路是要人走出來的，祇有那一條路纔走得通。幾千年來，三綱五常的名教害死了我們，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五倫害死了我們。你看，這眼前的天下是誰的？天下是君王囊囊中的私產嗎？黑暗，閉塞，沒有人性，我們已經過了

幾千年的牛馬奴僕的日子了！但是，這個日子不會太長了！聖人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

同：要生我們一同生，要死我們一同死。

不，鏗聲，你要活著，我們的同志都要死了，誰來繼續奮鬥呢？

聲：我不能丟開你去偷生呀！

同：不是這樣講。變法維新需要有人去死，也需要有人去活。我們變法的宗旨，不是爲著國家求生嗎？

沒有活著的人，無法繼續革新的事業。沒有死節的人，無從表現我們的決心和信仰的堅定。我們的死節，可以給繼起的人們作個榜樣。我們流了血，可是中國卻復興了！鏗聲，古時候程嬰杵、月照西鄉，我和你分別擔任罷。

聲：（感泣）同！

同：（熱情澎湃，侃侃陳辭）一個人要活的堂堂，也要死的堂堂，我活了三十三歲，有生之年，我已經盡了我的責任，但是將來的責任要落在你的肩上了。鏗聲，你還記得那年端午節，我們在這兒下棋，你說，局中殘棋，待誰收拾？如今這個責任就在我們同志身上呀！耶穌以一個匹夫爲殉道而死，可是他的真理卻永生在這世界上。我們要效法他，勇敢的背起十字架。今天中國能開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的希望。一個人的生命可以犧牲，但是所信仰的真理是決不能犧牲的！

聲：要流血纔有復興的希望……

〔馬蹄聲急，緹騎臨門。〕

〔蹄聲戛然而止。〕

〔靜，死般的沈寂。〕

同：（正氣凜然，慷慨悲壯）各國變法，沒有不是從流血成功的。現在中國還沒有發生過因變法而

流血的事，就讓我譚嗣同來開端罷！

聲：聽，有人來了。

〔鑼門聲急如擂鼓轟雷。〕

同：（鎮定自若，聲調鏗鏘）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幕急下

第五幕

第一場

出場人物：蔣氏 夏宗和 夏宗岳 夏宗文 張富 夏婉玉 夏鐸民 夏永清 老姨太

玉祿 李恭恪 夏婉冰 婉冰家僕婦

庚子夏六月下旬，八國聯軍圍攻北京，都城將破的一天。

這是二更時分，砲火漫天，硝煙四起，整個都城陷於混亂中。

夏家的桐蔭軒也失去往時的寧靜，廳堂的陳設固然依舊，可是顯得凌亂了，貴重輕巧的擺設都收藏起來，剩下那具碩大笨重的自鳴鐘依然的嗒響動，伴著那昏黃黯淡的油燈。窗外的火光閃耀著，砲聲隆隆，震動屋宇，一幅兵荒馬亂淒厲的戰時景象。

幕落後，砲聲趨烈，火光漸熾，遠聞兒童啼哭聲，蔣氏呵謔宗和兄妹，懷裏還抱著剛過週歲的嬰兒宗貞。

蔣：（安慰著）別怕，媽在這兒。

〔砲聲又轟然巨響〕

岳文：（哭）媽！

和：（畏縮）砲媽！

蔣：不要哭，媽在保護你們。（走至窗前）噯，好大的火，燒得半天紅！又不知燒的那兒啦？怎麼今晚上
噼聲分外響的厲害，怕又在攻教堂了！（嬰兒啼聲）寶寶，不哭啊，啊……

文：媽，我要回屋去。

蔣：跟著媽，別鬧。

〔嘈雜的人聲，張富負麵粉袋，手提菜籃，踉蹌進。〕

富：大奶奶，您說這成什麼世界，殺人放火，滿處搶劫，街上亂糟糟的，我背了麵粉，走到胡同口就被一
羣人搶去一口袋，菜籃子打翻，雞鴨也飛跑了，半天纔揀回這一點。黑裏看不真是老百姓還是義
和團，祇見有的頭上包著紅布。您說這還像是北京城嗎？還有王法嗎？

蔣：算了，這時能買到糧食就算不容易。

富：是呀，糧食店全挨搶啦，不少人家還在啃白薯過日子呢！（從籃裏摸出幾枚雞蛋）大奶奶，我好
容易買著幾個雞蛋，留給小寶寶喫，這陣子打仗，鄉下人不敢進城，蛋簡直難買。

蔣：是呀，你瞧小寶寶前個月剛斷奶，本來我奶水就不够，這下斷了奶更鬧得兇，三天兩天在鬧病，怎
麼辦呢？

富：說也是的，大爺又不_在身邊，真够累的了。

〔噼聲

蔣：這會子，又開礮了，你聽說在攻那兒？

富：又在攻西什庫洋教堂和交民巷了。

蔣：人家洋兵不過幾百人，咱們單董福祥的軍隊就有上萬人，連攻了兩個月也沒攻下來，還談什麼義和團有神兵法呢！

富：不用提了，這些義和團哪是槍礮不入，東單牌樓死的盡是義和團，義和團再有天大本領，抵不住洋鬼子一排槍，就倒下幾十人。

蔣：老佛爺和這班大官兒信他們，有什麼辦法！

富：初說殺洋人，可至今洋人死的並不多，反倒無辜殺了許多老百姓，而且盡是婦道家跟小孩兒。這是保的那門大清國呢！

〔火勢益熾，隱聞人聲慘叫。

富：好大的火呀！大奶奶，南城燒了一整天，還說是單燒洋樓，可大柵欄燒的盡是民房店鋪，那一帶銀號銀舖全燒成一片瓦堆，就單單剩下外國藥房沒挨燒著。

蔣：（慨嘆）唉，成了什麼世界，真是大劫數！

富：真的，北京城幾百年也沒遭過這麼大的劫數！

蔣：好，你下去罷！

〔張下〕

〔婉玉神色黯澹的輕步走上〕

玉：嫂，你還沒睡？

蔣：噉聲響得厲害，剛躺下就給驚醒了，小孩兒又哭又鬧，怎麼也合不上眼。你呢？

玉：唉，還不是一樣！

文：媽，我要進去。

蔣：不許吵！

玉：宗文跟我睡罷？

文：不，我要跟媽，我怕。

玉：往常噉火沒這麼凶，今兒晚上不知出了什麼事？

蔣：張富剛回來報告，又在打西什庫，交民巷，前門外大火燒了許多鋪子。

玉：〔失神地〕燒……燒……燒罷！

〔噉聲稀零〕

蔣：〔撫慰著孩子們〕去睡罷，這會兒平靜了。

和：〔揉著惺忪的睡眼〕媽一會來陪我。

蔣：你跟弟弟先去睡，我就來陪你們。乖乖的。

〔宗和兄妹同下〕

蔣：爹睡了嗎？

玉：他老人家那裏睡得著，到底上了歲數的人，肝火又旺。自從前年政變，大哥開的亂子，連累他老人家把官也給參掉了。這兩年閒著在家裏，心緒自然不會好。眼前看著李恭恪他們一個個開復原官，紅得發紫，又那有不難受的道理？

蔣：說也真難怪，爹要發脾氣，前些時在臺上那麼紅，這些時下了臺門前冷清清的。義和團來，那些同僚這會子都抖起來了，祇剩下他老人家孤零零的閒著沒事，做了一輩子大官的哪有不心癢癢的？倒是便宜了你大哥，出了岔子，他一走了事。

玉：大哥不在北京也好，在這兒反倒勞神。大哥這一向常來信嗎？

蔣：前一向在日本還時常來信，說跟梁啓超合夥辦報。自從天津打仗，信也斷了。大哥是沒辦法纔出走的。

〔鐸民自外歸，精神恍惚，步履蹣跚。〕

蔣：怎麼，二弟，你又出去了？

民：（默默地點頭）

蔣：（著急）教你別出去呀！外面亂得很，義和團到處抓二毛子，你和二妹平常就愛看洋書唱洋歌，別讓他們把你當作喫洋教的鬼子徒弟。唉，多說了反倒顯得我這個人多嘴多舌。其實，都爲的你們好。

民：大嫂的一番好意，我當然體會到。不過，讓我悶在家裏，這樣下去，唉——
這不是時候呀！出了岔，誰跟義和團評理？去誰也保不了呀！（頓）瞧，你又穿上白夏布長衫，告訴

過你白衣服穿不得，說這是洋派！

玉：二哥，你動身的事，都準備齊了嗎？

民：現在怕走不了，洋兵佔領楊柳青，鐵路已經斷了。

玉：爲什麼早不走？當初我就勸過你的。

民：我是等，等一個人，等一樁事。

玉：（感喟）你瞧你還是那麼傻，等什麼呢！人家孩子都兩歲了！

民：李之春病了，病得很凶。

玉：你又去看過她？

民：唔。

玉：其實有什麼要緊的事，到上海去幹嗎呢？這時兵荒馬亂的，家裏除了老爺子祇有你，你要一走，家

真連個男人也沒有，老爺子是上了年紀的人，有點子事誰出來擋一陣呢？

我有我要緊的事，我不能同你們講得更明白，我顧不得這許多了。

可現在也走不了，局勢這樣緊張。

民：如果一定走，還是走得了的，我打聽過北京城不少人已經帶了家眷由十八站順運河南下，這一

路上不會碰見洋兵，比較太平。

民：那麼，你是一定走？

我想一定走。

民：（拍著懷中的宗貢，宗貢已入睡）小寶寶倒睡著了。我領他睡去。你們也該去歇了。（下）

民：（對婉玉）黃日新有訊息來，教我馬上去上海，商量大事情。

黃先生已經到上海！

民：已經到了兩三個月。他信裏說，在日本時，還看見大哥呢。

玉：看見大哥？

民：唔，據說，大哥近來思想也有些改變了。他們倆還談得來。告訴你一樁秘密的事，你可別亂說出去，我們的領袖孫先生最近在日本，鎌倉召集了一次重要會議，決定剋日籌備起事，一路在廣東，一路在長江，我到上海便爲了著手這件事。

玉：有把握嗎？

民：當然有把握，各路人馬都已彙齊；祇等時機一到，你看我們又會回到北京來的。

玉：（嚮往地）真的？

民：那時候，老佛爺，小佛爺，義和團，全滾他媽的蛋。那是我們革命黨的天下！

玉：太后她們真是太胡鬧了。

民：滿清的腐敗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這不過是他們最後的掙扎罷了。你看，他們會這樣愚蠢，惹起

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我們一個弱國如何能抵抗十幾個強國，這結果是不難預料的，國家的命脈就要斷送在他們手裏，要不同歸於盡，祇有起來革命，推翻殘暴的專制。

〔夏永清上，怒容滿面，愁緒萬端。老姨太哭啼啼的跟在後面。〕

清：（對老姨太）不要鬧了，好罷！你難道不明白我心緒該多煩？洋兵快打進城了，你我都別想活命。

（頓）要逃，這時火燒眉毛，往哪兒逃呀？

姨：我不是早勸你逃的，人家都一個個早去了，六部九卿都逃光了，各衙門也早走空了，你又不當官，

幹嗎死守在北京？

清：你哪兒聽來這些謠言？

姨：謠言？哎，我的天呀！你還不信，你死了，別拖累一家子都跟你墊棺材底呀！

清：你逃，你逃，你祇顧去逃好了！

姨：你教我婦道人家單身怎麼走呀？你是存心害死我，你好重娶一房姨太太。你好狠心呀！我的天呵！

清：（勃然大怒）住嘴！這時候說什麼都晚啦！

玉：爹！

清：（不理）我生的孝順兒女，非但不能爲我分憂解愁，反倒替我惹麻煩。鐸聲這個忘八蛋，自己闖

出禍，一走了事，連累老子替他受過。好孝順的兒子，這真是祖宗的積德，夏氏門中的好造化！

民：爹，您——

清：（肝火旺盛）都是一羣忤逆！

民：爹，我是稟告你老人家，我就要走了。

清：你走你的，告訴我幹嗎？

民：……（憤然下）

（張富上，忽見永清盛怒，欲言又止。

清：做什麼？

富：玉大人來見。

清：請！

姨：（啼哭不休）我的天呀！大家死路一條……

清：來客了，還不下去！

姨：你好，你好，我真命苦呵！（一路啼哭著下場）

〔婉玉隨下〕

〔玉祿蹣跚走上〕

祿：（氣咻咻的）這班義和團簡直是開糊塗了，我剛走過後門，他們竟大聲指罵著我是漢奸。這不

是大水淹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

（慨嘆）「舉世滔滔，吾將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

清：永翁，你如今是怎麼個打算？

唉，事已如此，還談什麼！

祿：這場戲不知怎麼個收場。我們身爲廟堂大臣，不能挽救社稷於萬一，惟有仰祖宗在天之靈了。

玉兄，倒是我託你的事，辦的如何了？

清：哦，我倒幾乎忘了。關於這事，老佛爺的意旨，開復原官本來是沒話說的。早年變法的時候被開缺

的堂官，都先後復職，你的事要不是被令郎拖累，早就沒事了。不過，如今忽然——

清：忽然怎樣？

祿：如今忽然節外生枝，有人從中作梗，在老佛爺面前講你壞話。

清：有人講我壞話？誰？

祿：這人說起來也是熟人。

清：到底是誰？

祿：梁克紹。

清：梁克紹會搗我的亂！

祿：唔，就是他纔會搗你的亂。你想不到罷，平時笑嘻嘻的人竟是一隻笑面虎，笑裏藏刀！

清：（切齒）好，總算交了一位好朋友！

祿：「李恭恪昂然上。他這時非但已經開復原官，而且因為竭力支持義民，深獲西太后的信任，成了亂世的「能臣」，氣餒之盛，尤過往時。」

恪：親家，今晚上礮火猛烈，你們小心火災。家家必須焚香向東南行三跪九叩首，再供清水一盃，饅頭五個，青銅錢十大枚，大門黏上紅紙，寫上閉火門神咒：「北門洞門開，洞中請出鐵佛來，鐵佛坐在鐵蓮臺，鐵盔鐵甲鐵壁塞，閉住礮火不能來。」這是大師兄吩咐的，千萬記住，還要注意焚香叩頭的時候，必須大拇指摺著中指，男左女右，緊摺不放，這是避火訣，百試百驗。

祿：哦，有這麼個好訣竅！

格：你可不能不信，洪鈞老祖已經奏明玉皇大帝，派遣五龍下降，守護北京，昨晚上我親自扶乩，關夫

子降下乩壇，寫了四個大字：「洋人必滅。」你能說這是假的？

清：你說義和團有神法，怎麼攻使館，攻教堂，鬧了兩個月，還沒一點眉目？

格：不忙，大數未到，五臺山和尚不日就要帶領十萬神兵，勤王保駕了。

清：不過，洋兵人家數目不過四百多人，我們神機營、虎神營就有若干萬，怎麼還打不下來？

格：我保這回五天之內必攻下交民巷。（強調）祇要五天，這是董福祥拍胸脯的。幾百個洋鬼子怕

他什麼，將來半個也跑不了。

祿：這就好。

（驀地一聲冷槍

聽，又殺了一個洋鬼子。

格：倒是盼望這五臺山的和尚早點來纔好。

清：就怕遠水救不了近火。

格：親家，義和團靈不靈，你我親眼看見的。我家裏的神壇供的孫悟空、黃三太，那天大師兄臨壇，祭神

念咒，一會口吐白沫，天神下降，明明說的七月十五關帝下凡，二郎神壓陣，財神督糧，趙子龍、秦叔

寶，常遇春，胡大海、四路英雄會帥打洋人。一聲號令，天兵天將出動，人馬紅燈，照穿著紅衣紅袴，左

手拿紅燈，右手抓紅巾，祇消紅扇子一扇動，燈籠落地，交民巷遍地大火，燒得片瓦不留。這話你也親耳聽見，不是我胡謔。

聽倒是聽見的。

清：（振振有詞）我們受洋鬼子欺侮也受够了，現在義和團起來扶清滅洋，正是天不亡中國！祇要

交民巷破，從此天下太平！

清：我說，親家，頭回託你的事，到底有點眉目沒有？

清：這事祇要天下太平，開復原官是一準的。我連李總管那兒都替你說了。

清：可是，這事兒又成了遠水救不了近火呀！

清：不忙不忙。北京這一圈土城，一圈鐵城，一圈銅城，洋鬼子絕對進不來。洋鬼子既進不來，天下不就

馬上太平了？

（婉冰挾細鞭，攜僕婦，抱了幼兒倉皇上。

（氣促地）爹，不得了，外面亂極啦！

冰：你怎麼來的？

冰：東單頭條一帶起火，街坊全燒光，胡同裏人家都搬清了，敗兵和混混兒趁火打劫，家裏沒個男人，

怕的不得了。爹，您說怎麼辦呢？

格：我要祭壇去了。小心火災，別忘了閉火門神咒呀！

清：有什麼消息請親家翁隨時關照。

格：那當然。（下）

〔礮聲

玉：（嚇了一跳）我……也要走了。（隨下）

清：你搬回來好極了。

冰：城裏城外滿是搬家的老百姓，路上拖兒帶女，哭哭啼啼的。謠言多得狠，都說洋人打到通州，咱們的兵都給打垮，散了夥，北京就要保不住了。

清：（心煩意亂）知道了，知道了。

冰：爹，咱們搬不搬？人家都說洋兵進了城要大殺大搶呢！

清：（疲憊的揮動手）你下去歇歇。

〔婉冰偕僕婦下

〔永清彳亍有頃，默然閉目沈思。

〔張富捧參湯上

富：（輕聲）老爺，參湯。

清：（接過微呷了一口）大門關上了嗎？

富：關緊了，已經上了門落了鎖。

清：風聲很緊，你們晚上當心醒睡，格外要小心。

富：是。

清：大門上要貼好閉火門神咒。

富：這就貼。

清：吩咐裏外火燭小心。

富：是。

〔婉玉悄然上〕

玉：大姊已經在我房裏睡哩。

清：你們都去睡罷。

玉：爹，您還不睡？

清：我也累了。（起身，蹣跚行，婉玉扶之偕下。）

〔張富收拾隨下〕

〔冷槍聲〕

〔空巷傳來拳民結羣呼嘯聲，雜以飛叉鐵器碰動聲，陰森可怖。〕

〔長嘯聲——「燒香呀！殺鬼子呀！殺直眼二毛子呀！」〕

〔香煙迷漫，火光熊熊。〕

〔叫囂聲〕

〔誦咒聲——「左青龍，右白虎，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先請天王將，後請龍煞神。」〕

〔燈光幽黯，風聲呼號，情景淒涼。〕

〔鐸民潛上，換了一身玄色紗短褂袴，快靴，盤著辮子，挾著一個包裹，提了一盞燈籠。〕

〔誦咒聲——「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鏢黃三太，八請前朝冷于冰，九請華陀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

〔鐸民立窗前遠矚，旋閉窗，欲下。〕

〔婉玉上，與鐸民相遇。〕

〔靜〕

玉：（驚訝）二哥，怎麼你又——

民：（擺手示意）不要開口！

民：玉：民：玉：

（走近他）怎麼你又想出去？上哪兒？

（低聲地）我去去就來。（急下）

外邊不好走，大門落下鎖啦！

我知道。

（翻牆瓦落地聲，一陣犬吠。

（飛叉聲，長嘯聲……）

（「燒香呀！殺鬼子呀！殺鬼子呀！殺鬼子呀！……」

（風聲呼號

——
暗轉

第二場

上場人物 柳青芝 李之春 劉媽 夏鐸民 李恭恪

當晚的深夜。

李恭恪家的一間廂房，戲臺隔開成爲左右兩間，中間一壁，有門可通，外面是起坐的小客廳，套間是之春夫婦的臥房，外間正中一門通過，竹簾低垂，隱約可見，壁上，一盞六角玻璃燈，正側牆安置一張紫檀小八仙桌，兩邊畫圓形雲母白紅木凳，凳上陳列著深險燈，自鳴鐘，花瓶和些零星擺設，近中間的壁邊，是一排紅木窗櫺，百雕花椅，和雲母白面的茶几，側牆正中上方開了一扇上下兩合窗，窗棂上布著一具畫眉鳥籠，窗戶左右分懸四尺泥金對聯一副，門兩旁掛著照相鏡框，遙遠不可辨，大約是戲照，中壁橫掛了一條蘇繡鸞鳳和鳴鏡，和凌亂地掛著些唱戲用的馬鞭，舞扇，胡琴，三絃之類，套間正面是一架烏木大牀，掛羅帳，粉紅緞牀披，用著銀帳，簾屋角張起一幅門帘，遮住裏面的箱篋，盆櫃，套間右具搖籃牀，紗帳已垂，靠牆壁擺著梳妝臺和湘妃竹邊櫃，檯頭放一具銅白漆盥盆，四張馬凳對面，寬壁邊幾几上擺雜地放了些茶壺，藥罐，風爐，瓷碗，盞，一盞乳白玻璃深險燈，現在正中間，開門，之春臥在裏面牀上，衣表熟睡，風爐上正熬著藥，茶壺的文香，輕輕的響著，青芝帶外間八仙桌邊，裏面不成，此時，正睡熟，打呵欠，鐘鳴十響，青芝把燈擦亮了。

窗外火光熊熊。

〔隔院人家唱著河南墜子，檀板絲絃，聲調蒼涼沈鬱，時隱時聞。〕

芝：劉媽，劉媽。

〔劉媽惺忪地上〕

劉：少奶奶，您還不睡？都聽見打十點啦！

芝：我都沒歇，你就那麼累！

劉：〔陪笑〕不是哪麼說，響了一天的槓，這會兒纔停住，剛定下神，不知怎的瞌睡就上來了。

芝：你把燕窩給端上。

劉：這會子還喫嗎？

芝：少爺一天也沒喫東西。

劉：哦！倒是少爺病好點沒有？

芝：〔憂愁地〕直不退燒。病勢來得很猛呢！

劉：眞算碰上了，外邊在打仗，家裏還躺著病人，顧著裏頭顧不著外頭，顧了外頭，這裏又磨累死人。依

劉媽看，張大夫的方子老不見效，還是另外找個看看罷？

芝：這個你別管了。

劉：我是耽心少奶奶的體子單薄，怕累不起。

芝：想想真氣人，整天在外邊游魂，死不回家，活該玩出一場大病來！

劉：少爺頭天天亮回家挺好的，嘴裏還哼著戲呢！

芝：他瞞，睜開眼睛就沒正經事兒幹的，不是賭錢就是灌黃湯。活該自作自受，還不說，還得害人家伺候他。

劉：這也是沒法的事呀！端起燕窩碗欲下）哎，都是緣份！

芝：你去屋裏瞧瞧，藥潑了，別又熬乾了。

劉：（穿壁門入套間，掀開藥罐）啊呀，真快熬乾了。（放下藥罐，從外間門下）

春：（囁語）我沒良心？……哪個小王八羔子纔沒良心呢！……晚香玉……小寶貝，小心肝……我

說過祇愛你……哦，你藥啦，嘻嘻！（作撲衾佯倚狀）嘻嘻……

芝：（走入套間，立牀前小駐，搖頭太息）真是緣份呵！（頓）之春之春（不應）他睡著了（出）

春：（呻吟，反側）哎——哎——唔——唔——

芝：（停步，隔牆喚著）之春，你醒了嗎？藥熬好了，喝不喝？

春：（含糊地）唔……唔……

芝：（又走入套間，正揭開藥罐倒藥）我倒給你喝了？

春：（囁語復作）我是九點，你地豈怎麼能喫人五道？——（大聲）錢拿回來——拿回來呀！（驚起）

(搖籃牀上有兒啼聲)

芝：(急步走入，搖籃促睡)唔……唔……唔……寶寶睡呵！(對之春)孩子都給你吵醒，吵什麼，又做夢！

醒覺，吟呻)哎——哎呀！我口渴——茶呀！

喝藥啦！喝什麼茶！(端藥近牀沿，順手摸之春額)好燙，你還沒退燒呀？

我口乾，要喝茶，要不來個大西瓜。

少廢話！我端著你喝。(坐牀沿，餵之春飲藥)

春：(呷了一口，又吐在地上)苦呀！苦死我了！(坐起，戲捉青芝肘，拉拉扯扯，青芝掙脫)嘻嘻，逃什麼？(戲詞的口吻)化錢的老爺們就喜歡這個調調兒！

(掙脫，站起，打之春手)死鬼，死鬼！

春：(又是戲詞的口吻)哎，我往日進得院來，你歡天喜地，今日進得院來，你面帶愁容，莫非有什麼心事不成？

(走開)放你的屁！

芝：(睡下)好好，好好，你罵我呀！(痛苦的呻吟著)哎——哎呀……我的媽呀……(漸睡去)

(青芝悄悄地移步至窗前，月光流瀉，鋪滿了一地。)

〔河南墜子的婉轉哀歌，或急或徐，撩人情緒，忽而嘈嘈如急雨，忽而切切如私訴，錯雜亂彈，有似珠落玉盤。〕

〔青芝按捺不住這股悲愴的壓抑，驀地閉了窗戶，獨自啜泣。〕

〔這時，鐸民飄然引入，扉立有頃。青芝慢慢看見投射在地上的人影，徐徐擡起頭來，回轉身。〕

（驚叫）你——

（幽靈般的直立著）……

你怎麼又來了？

我睡不着，一躺在牀上就想起你。

告訴過你別來呀，街上在抓二毛子呢！

我不怕，現在我什麼都不怕了。

（指內）死鬼在犯疑心病，你來多了惹麻煩，何苦呢！

他睡著啦？

剛喝了藥，又躺下了。

這屋子悶得狠，大熱天幹嗎又關上窗？（開窗）

（一陣如怨如慕的歌聲傳來）

民：這麼晚誰還在唱曲子？

芝：隔牆大雜院人家在唱河南豫子，唱了好一會兒了。

民：（自語）真淒涼！他們也像我們一樣睡不著罷？

芝：（落寞地）這世界怎麼這麼淒涼！

民：人都散到哪兒去咯！

芝：散光了，倒真乾淨。

民：散，散罷！讓他們都散光，就剩下你和我。

芝：（吟味其語）我——和——你？

民：到那時候，我們可以自由了！我們可以——

春：（嘆語）滾開——滾——你來幹嗎？

民：（一驚）他——醒了？

芝：（有點慌，怔住）之春之春！

春：（嘆語，長吁了一口氣）呵——我的小寶貝，晚香玉，你這小沒良心的，小不點兒——唔，唔（反側呻吟，又呼呼睡去）

芝：等到世界清靜，人也熬乾咯！

民：（近前，握青芝手）青妹妹，我問你一句話，最末了的一次。

芝：（睜大眼睛等著他的話。）

民：（直率地）你還愛我嗎？

芝：我？

民：（急切地）你說呀！——

芝：（痛苦地）你要我把心剖開讓你看。

民：我沒這個意思，我祇要你說，你說了，我就寬心啦。

芝：（啜泣）教我怎麼表明心跡好？

民：（指內）這個人你反正是不愛的。

（兒啼聲）

（青芝急入套間抱兒假倚，低聲催眠。一種母性的慈愛，打動了她，把她從幻想中又墮入現實。

（孤獨地彳亍，抓著髮辮）我走了。

（出）你走了？就這麼走了？

民：（拿起包袱）青妹妹，我本來打算拉你一塊走的，可是——（轉念，堅決地）青妹妹，你還是跟

我走罷！跟我一齊走出北京，上南邊去！

芝： 哦，辦不到呀！（迴避）

民： 你捨不得他？

芝： 不，我捨不得的是……（視襁褓中的孩子）

民： （寥落的情懷）也罷！

芝： （半自語地）天下做母親的心腸，你是不懂得的。

民： （堅毅的）你帶他一起走！我抱他。

芝： 不，不。這不成呀！

民： （悔恨地）本來嘛，我多事，一個有了孩子的母親啦！（頓）再見罷！

芝： （痛苦的拘攣著）你決定走？

民： 我不走幹嗎？

芝： 是馬上走？

民： 天一亮我就出城，這會兒打十八站走還來得及。別再等下去，連這條路也斷了，我可真困死在北

京哩。

芝： 路上太平嗎？

民： 顧不得許那多了，反正一條命。

芝：你們南邊的朋友都等著你。

民： 噫。

芝：（淒涼地）以後我們還能見面嗎？

民：（吁嘆）這個亂世，誰能料得定？也許——不回來啦！

芝：不回來啦！永遠不再回來啦！

民：永遠不再回來咯！（默然低首）

（風聲呼號。燈火黯淡。）

芝：（從抽屜裏取出一本書）這本書你拿回去罷！

民：（接書）（茶花女遺事）怎麼你還留著？

芝：我一直留著，書都殘了，這些年人也熬乾咯！

民：你留著作紀念。

芝：不，既是你要走，還是拿回去罷！

（靜默）

（鐸民青芝四目互視，無限的依依。

（半晌）

民：（衝破死般的沈寂）我真的娶走了。

芝：你——不能再待一會兒？

民：我得去了，再晚路上不好走。

芝：你——你不能爲我再留一會兒？

民：（斬釘截鐵地）不，我走了！（頓）再見（毅然下）

芝：〔青芝追上一歩，兒又啼哭，回步返身伏案嗚咽。

（凝視案上發爨的燈火，一抹蒼鬱的况味侵蝕著她，她感覺溼清，空虛）這是一場夢嗎？……是夢……可是夢中卻怎麼聽見他的聲音？……他在埋怨我，恨我……我大沒有勇氣了，使他那麼傷心……（歇斯的里地伸手摸著燈，意識著熱，又抽了回來）這不是夢呵，剛纔他還拉著我的手呢！……爲什麼一會兒他又走了？（淚潛潛下）

〔劉媽端燕窩上

劉：少奶奶。

芝：（失神地）……

劉：燕窩燉好了，少奶奶。

芝：（徐徐回顧）放在桌上罷。

芝：對：

好。我去睡啦？
（劉媽下）

〔青芝走到搖籃前慈愛地看看孩子的安睡，俯身親吻，重行將帳放下。這時風聲吹得更淒厲，簾子隨風飄揚，瑟瑟價響。忽然，她毅然地走進幔子裏，揭開箱籠，取出一個首飾匣，將些細軟珠飾和髮髻上的珠花拔下，裹了一包，揣在懷裏，然後，她端了燕窩，走近牀沿，輕聲喚著之春，沒有應聲，她挪過方凳把燕窩放在牀頭。自己走到梳妝臺前，對鏡顧影自憐，摸著瘦削的臉龐，唉嘆了一聲，抬起手邊的梳子略整了整髮絲。當她昂起頭要走出中門時，忽然在搖籃前駐足，忍不住依戀地抱起孩子，直闖了出去，一陣風吹動竹簾，甬道上，有什麼小動物碰了磁器落地跌碎，衝破了沈寂，接著是夜貓的啼叫，她著了慌，縮了回來，又將孩子放回小牀。她思索片刻，走到外間桌邊，抽出紙筆，就燈下潦草地寫了幾行字，寫完自己默讀了一遍，留置孩子的枕旁，最後她親了一次吻，流著淚緩緩移動沈重的步子，便走了出去。

〔燈在風中搖晃，簾子被吹動瑟瑟價響，貓啼更淒厲。

〔窄息的空寂

〔恭恪探首入，見空無一人，掩門欲退，忽小兒啼哭，恭恪又上。

恪：

之春，（大聲）之春，（頓）睡著了嗎？

春：（迷迷糊糊）唔……誰呀？

恪：（走進內室）你醒醒！

春：（坐起）啊——爹，你沒睡？

恪：（神情緊張的）我剛回來，老佛爺在寧壽宮一連召見了五次，風聲不好了！
怎麼？

恪：洋兵愈逼愈近，北倉楊村、蔡村都去了，李秉衡在河西坨打了一場大敗仗，服毒自盡了。
春：那麼京城危急啦？

恪：唔，城裏的兵恐怕抵不住，街上已經發現火線上退下來的敗兵了。

春：（嚇得一咕嚕跳下牀）爹，那麼咱們怎麼辦？

恪：你的病倒是好點沒有？

春：（狼狽地）這……這怎麼好！

恪：（焦急地）你的媳婦呢？

春：不在屋裏嗎？（頓）噢，她那兒去啦？青芝、青芝！

恪：快去叫她來，咱們收拾收拾，趕緊就走。

春：（一眼瞥見恭恪手中的一串鑰匙）爹，您快把鑰匙全交給我。

春： 格： 你要鑰匙幹嗎？

春： 格： 咱們家裏的金條銀錠，還不快搬出來，還有房產田契珠寶首飾……這些您都交給我罷！

春： 格： 這些我自會料理。你快去叫媳婦來收拾收拾。（欲下）

春： 格： （掀開幔子，發現箱籠打開）啊！誰把我箱子打開了？（一把拖住恭恪）爹，您的鑰匙給我！

春： 格： 這是做什麼？

春： 格： （凶狠地）快，您給不給？

春： 格： （恭恪緊握著鑰匙不放，之春強奪不下。）

春： 格： 放手！

春： 格： （狂悖恣橫的面目）爹，感受國恩深重，現在國事危急，你們當大官的應該一死報國，以謝天下

春： 格： 纔對。

春： 格： （氣沮）忤逆！忤逆！

春： 格： 爹庇護義和團，洋兵進了城，您準活不了，還不如趁早自盡了罷！

春： 格： （臉色氣得發青）你這畜生！

春： 格： 您年紀大了，跑也跑不動，與其讓鬼子逮住宰了，不如趁早自作打算。兒子純粹是一片孝心，好意

春： 格： 的規勸，聽不聽在您。不過，這些金銀財寶，您還是交給我妥當罷！

〔劉媽突上〕

少爺，少奶奶在罷？

沒在外邊嗎？

媽：春：媽：

我剛睡著，少奶奶走進下房，推醒我，把這一包首飾交給我，教我好好的照顧小寶寶，說她不回來了。我還當做夢，迷迷糊糊的答應著，誰知一轉眼少奶奶不見了，大門也敞開了。

春：（喫驚）那麼小妹妹呢？（掀開搖籃紗帳，發現留書）「之春盼善待小菁，吾不復返矣。青芝絕筆」

春：（急趨前搶過青芝遺書，抖顫地默讀著）她……她竟然丟下孩子走了！
（嘶啞地）快去找，劉媽快去找呀！

——
暗轉

第三場

出場人物：夏婉玉 夏鐸民 老姨太 蔣氏 夏婉冰 玉祿 夏永清 夏宗和 夏宗岳

夏宗文 張富 夏鐸聲 劉媽

夏永清家桐蔭軒，一切陳設依舊。

同日，天將破曉的時分。

開場時，鐸民孤寂地獨坐著，手執殘卷，低首沈思，惘然若有所失。

〔洋兵攻城甚烈，礮聲徹響，雜以密集的槍

〕婉玉上，換了一身藍夏布粗服，屏絕鉛華，面容慘白。

你沒走得掉？

民：正陽門堵上了，逃難的擠得人山人海，往南去的路已經斷了。

玉：這怎麼辦？又開火了，礮聲越來越緊，情形怕不好。

民：（站起）完了！完了！

玉：你聽，礮聲都打東邊來的，怕通州保不住了。

民：爹怎麼樣？到底有個辦法沒有？

王：他老人家還不是儘在發牢騷，耍脾氣，一點主意沒有，老姨太又夾在裏邊哭哭鬧鬧的。要真是完了，這一家人怎麼辦？

姨：〔老姨太恩上，兩眼浮腫，淚痕斑斑，顯然是失眠的樣子。

（倉皇地）二小姐，還不去換換衣裳，準備準備！

玉：我已經換了。嫂嫂和大姊呢！

姨：正在收拾東西，預備把些首飾金子埋在後花園。（想起）糟糕，我的翡翠鐲子還放在抽屜裏。

（欲下）

〔蔣氏和婉冰上，村婦打扮，頭挽鴉髻。

冰：快點，快點，老爺子這會又教大夥兒收拾齊當，讓老二同男當差們送我們女眷和孩子去海甸避一避。

蔣：二弟，你準備好了嗎？

玉：爹自己呢？

冰：爹不肯走，他說要死守著老家。

民：這是什麼時候了，還使意氣！

姨：我看別再耽誤了。走走走。（大家正拔步欲下，玉祿恩上，神色大變）

祿：你們老太爺呢？

民：在裏邊。怎麼啦？

祿：快請他出來，海岱門已經打下了！

（麥大驚）

民：喇！

（蔣氏，老姨太，婉冰，婉玉一行恩下。）

民：老伯，戰局何以轉變得這樣快？

祿：（太息）唉！糟到還不止這種程度呢！

民：董福祥的兵和各省勤王之師，不是號稱有十萬大軍，難道——

祿：不提了！不提了！

（永清衣履不整地踉蹌走上）

清：玉兄，怎樣啦？

祿：洋兵已經打到海岱門，董福祥的兵都垮了，禁軍三路潰敗，勢如山倒，也都散了夥。我來時，沿途敗

兵大搶，輜重遺棄了滿地。

清：李秉衡呢？

祿：通州在昨天下午失守，李秉衡退到河西塢，迎頭又遇著洋兵攔擊，一仗打得全軍覆沒，他也自殺了！

清：五臺山和尙率領的十萬神兵呢？

祿：不談了！不談了！現在連皇太后皇上都已經半夜倉皇出京了。

清：兩宮已經出走了？

民：老伯，您怎麼打算？

祿：（悽愴地）我又有什麼辦法？

清：唉，誰料到今天竟然會兵臨城下！

（四外火光燭天，人聲鼎沸，礮彈急如雨下。）

清：（走到窗前）真是一場大難呵！我們身爲社稷之臣，不能保國，以致九廟震動，兩宮蒙塵，實在罪孽深重。這時走既不能，不走又不能，眼前祇有一條路——（頓）全忠盡節，一死報國了！

民：爹！

清：喚他們出來，要死，死在一塊。

（老姨太等一行大小婦孺啼哭哀號紛紛走上）

姨：老爺，怎麼好，怎麼好！洋鬼子要打進城了！

〔礮聲震天，如同山崩地裂。〕

〔婦孺號哭，婉冰嚇怔，木然直立著。〕

〔畏怯地〕哦，天塌了！

蔣：姨：〔對婉冰〕大姑奶奶，大姑奶奶！糟，她嚇傻了！

〔猛撼婉冰〕

玉：冰：〔一聲長吁，暈厥倒地。〕——

快，大姊暈過去了！

〔蔣氏，鐸民力扶鐸冰坐梨花椅上〕

清：〔對大眾〕現在事到臨頭，什麼都來不及了。男子漢應該盡忠，婦人家應該盡節。我的主意已經

拿定。〔向鐸民〕吩咐把前後門統統鎖上。〔轉向一羣婦女〕你們各人回到屋裏去，自己檢點

檢點，免得教鬼子兵進來糟塌。〔從懷中取出一錠鶴頂紅〕這錠鶴頂紅就是我最後的辦法。

玉：〔哭〕爹！

〔老姨太蔣氏和婉冰等都號陶痛哭〕

清：你們各自打定主意罷！〔正欲仰藥，被鐸民，婉玉上前搶住〕

玉：爹，您不能這樣呀！

〔張富奔上〕

富：大爺回來啦！

〔鑼聲隨上，易裝爲趕驛車的伙子，蓬首垢面，污泥滿身。進門時，給大家意外的詫愕，和莫名的驚

喜。

聲：爹！

〔永清卻不理睬，背向著他，默默地坐在加官椅上。

蔣：〔驚喜地走向鑼聲〕怎麼，你回來了！

〔張富在他們殭持的當兒，悄悄走下。

聲：玉老伯！哦，大家都在這兒！

祿：世兄怎麼回來的？是神兵到了嗎？

聲：〔不解〕神兵？

民：大哥，你怎麼回來的？

玉：〔同時〕什麼時候到的？

姨：你們回來好極了，快快救命罷！

聲：家裏怎麼了？（回顧婉冰）大姊，你好罷！

冰：（楞著，不發一言，可怖的呆望著鐸聲）

祿：世兄，你究竟打那兒來的？

姨：你倒說說一路上的情形——

聲：我大前天就到的通州，恰巧碰上洋兵開礮攻城，我跟兵隊一路退出來，沿途從馬頭到張家灣全是敗兵，村莊都挨燒搶一空，我找著一輛騾車，也不管是誰的，套上就跑，一步一步慢慢往前挨，路又不平，天還下著濛濛的細雨，渾身通淋溼了。好容易纔走到東便門，城門已經關閉，叫也叫不應。待一會，跑來了一些馬隊，說安定門還開著，這纔又順城牆的小路，趕奔進城，可天又黑了。這時候，天空中的槍彈刷刷的亂飛，礮聲隆隆的直響，街上紊亂極了，四外大火，我正想跳下車，迎前撞見一隊散兵，就被抓去硬當了一整天的快子，落成這個模樣。

玉：大哥怎麼這時候亂糟糟地纔趕回來——

聲：我爲的是接爹跟大家出去。爹，再不走聽說洋兵進來就要屠城了！

清：（盛怒未息）我沒你這個兒子！

聲：爹，您——

清：你還認識你老子！你還有臉來見我！

王：（哭）爹，您看在女兒的面上，不再計較那些罷！

祿：永翁，既是世兄回家，總還知道孝順，你又何必——

蔣：（跪下）爹，您看在媳婦和孫兒孫女的份上，饒恕了他罷！

〔宗和兄妹一起跪下。老姨太祇是哭個不休。〕

清：你還知道有家？這份家早挨你敗了！

〔人聲鼎沸中，張富又奔上。〕

富：老爺，洋鬼子來了。

（呆若木鷄）吓——

清：誰說的？

富：街上老百姓四處亂跑，都嚷著洋鬼子進來了，又說朝陽門上已經扯了白旗，鬼子兵像潮水一般

湧了進來。這下……

聲：是奸細放謠言？

富：不呀，人人都往德勝門飛跑，全說那裏城門還開著，有條大路直奔昌平州，要逃還來得及。請老爺

們即刻就走，不然他們就要殺來了。

聲：我的驛車還在門口，要走就上車罷！

祿：（一把拖住鐸聲要走）快走，快走。

〔劉媽奔上，氣吁吁的，進門就撲地跪了下去。〕

舅老爺，不好了，咱們家已經挨亂兵搶了，少奶奶也不見了！

民：（一驚）你們少奶奶怎麼不見了？

〔噦聲

〔劉媽驚恐的邊哭邊奔了下去，鐸民追出。〕

民：劉媽，你說，你們少奶奶到底是怎麼不見了？

〔街上女人哭喊聲，呼救命聲，亂成一片。〕

清：好，隨你鬥的便罷！

祿：（嚇昏了）吓吓……完了，完了！

〔老姨太率領著一羣婦孺魚貫急下，蔣氏依依地伴著鐸聲，緊抱著懷中的宗貞。〕

清：姑且闖出城門試一試，玉兒，我們這一去如果追得上，變駕便罷，否則也算患難生死相共了。（淒

絕不能成聲）

〔永清強曳玉祿下

〔這時祇剩下鐸聲和蔣氏，蔣氏無限溫婉纏綿地走近鐸聲，拉著他的手。〕

蔣：你這兩年一個人在外邊跑，弄得又瘦又黑，身子還好嗎！

聲：我好。

蔣：祇要你平平安安的回家了，別的也不說了罷！（把宗貢遞給他抱著）這就是貢兒，出世都一年

多了，你瞧，像不像你？

聲：（驚喜）怎麼，這孩子是我走後——

蔣：（頷首）唔，你走後去年的春天生的。

聲：我們又多了一個孩子了。（親切的吻著孩子）我說這孩子長的一半像我。——

蔣：（笑）那一半呢？

聲：（把孩子遞還給蔣氏）那一半自然是像你啦。（笑）

〔東方泛上魚肚色，天已曙。

〔外聲：「上車啦！」

聲：走罷！（同下）

——幕下

第六幕

出場人物：夏永清 夏婉冰 老姨太 蔣氏 夏鐸聲 夏鐸民 秋瑾 夏婉玉 黃日新

張富 李之春

庚子初秋

上海租界裏一座十九世紀英格蘭式洋樓的廳屋。正面是一排落地窗，嵌著五彩玻璃。窗的外層是護扇，綠漆百葉窗。從這裏伸引出去，是一道走廊。繡紅磚砌的欄杆上，蔓生著爬牆草。我們看見走廊外街邊的電綫桿，樹梢和對街哥德式（Gothic）教堂紅色的尖塔。廳內四壁牆是半截柚木嵌壁。左邊是臺口一道柚木製花門，直通內室。近長窗處一座壁鐘，架上籬陳西洋擺設和屏絲之類。古玩牆上懸掛一幅大清輿地圖。右邊近臺口的牆上，是一具舊式電話機。靠近長窗有扇門通樓下。臺前處依稀望見樓梯的一部分。在壁上懸著古今名家字畫。一具吊燈從天花板正中垂下，下面安放一張仿洋式紅木寫字桌，兩張雕花紅木靠椅。廳的左部是一張綠絲絨靠背搖椅，兩三張小椅散置左右。廳的右部是一隻白漆西式小圓桌和幾張安樂椅。廳內又鋪著漆布花地毯。

暮時，秋雨連綿，天色陰沈。夏永清斜躺在搖椅上，他自從避亂南來，因為沿途受了風寒，哮喘突發，痰塞氣道，時患劇烈咳嗽。病勢日漸，癯瘠，臉色蒼白。這一天，也許他的精神稍佳，能出來走走。動端在椅上閉目養神。一陣風吹開了一扇窗，引起他一陣劇烈的喘咳，漲紅了臉，呼吸迫促。喉管間的痰塊呼呼的響著。他想悄悄擰，扎，站起，速喚著在內室的婉冰。

清：婉冰！婉冰！又一陣子喘咳！

（婉冰上，拿了一牀毛毯，替永清蓋著腿部。

爹，您怎麼樣啦？

清：（咳止）好，不要緊的，我今天精神好多。往常我坐不多久四肢就發麻，頭上直冒冷汗。（又微

咳了幾聲，一口痰正湧上喉頭，他撐起身子鼓著嘴巴，指了指痰盂，婉冰會意，忙捧起痰盂承著，重的一聲，一口濃痰吐了出來，他舒了一口氣，這纔躺下）唉，到底歲數大了！

清：（慇懃地替他捶著背）爹，您還是進去罷，外面冷。瞧，誰給窗子打開了。（走去關窗）

風刮的，讓它敞開罷。秋天的長腳雨好難受，逼得氣都透不過來，真是秋風苦雨。老年人一到陰天，骨節就痠痛，既吹不得風，又淋不得雨，活著真沒意思。這一路上逃難喫的辛苦也够受的，想想倒不如當初死在北京的好。

冰：哪兒的話？上海畢竟安穩得多，離老家又近，您要嫌這裏煩雜，幾時等您身子好點，我陪您老人家回蘇州鄉下住住，也算做女兒應盡的一分孝心。

清：也該回去看看咯！離開家鄉近三十年啦，不知變成個什麼模樣？人老了就會想家，連幾根老骨頭也是搬回本鄉本土的好。這三十年的風霜，平添了我一頭白髮，如今該是「烏倦飛而知還」了。

冰：我們老家在木瀆鎮，離城還有幾十里，是嗎？爹。

清：你離家的時候還小，那會記得？那時候我們春天到鄧尉賞梅，秋天上天平看紅葉，太湖上萬頃波，潯十里荷香。一霎眼日子過的真快，連你的孩子都有你從前大哩！

冰：（不自然的天真）爹，等您病好了，我一定帶了外孫跟您去好罷？

清：（閉目沈思，點頭）好。

冰：（獻殷勤地）那時候，我來伺候爹，您愛喫什麼我替您做，您愛逛那兒我陪您去，我可以守您一輩子。

清：你看我今天的氣色怎麼樣，是好點罷？

清：好得多了，紅光滿面，說話也有勁，人說病隨心轉，一點不錯。

清：（欣慰地指著鬚鬚）我是覺得精神爽快些。

冰：是呀！今兒正趕上二妹出嫁。替您沖喜，爹又做了老丈人。人說，「人逢喜事精神爽」，這話真對！這是婉玉自己做的主。我老了，還能管他們多久？對這樁婚事，我倒無可無不可；既是潮流變了，就隨他們去罷！唉，女兒大了，總歸是人家的人！

清：我看新姑爺黃日新人品也還不錯，是個新人物，好歹由他們自己去罷，您也正好少操這分心。等我兩眼一閉什麼也管不著了。我管教你們，你們也未必領情。你不看見老大前年鬧出大亂子，老二呢，一副賊性子，天生的反叛，見了老子面什麼話沒有，跟我一點不親熱，背過臉什麼天翻地

覆的事都幹得出，（感喟地）真是家門不幸呵！

冰：（柔媚地）爹，他們雖然不聽您話，還有我呢！

清：你，倒還知道順我的心。（指內室）那個老姨太，前些時天天和我鬧脾氣，這一向又吵著要扶正，明知道我不舒服，天天還望外跑，不知存的什麼心！（頓）怎麼她又出去了？

冰：（奸笑，鄙夷的神情）不清楚，反正家裏黏不住她的脚，上海的確是好地方，逛花園，蕩馬路，沒開過眼的倒可以長長見識！

清：唉，真是家門不幸！

冰：人說女兒胳膊膊望外拐，我就不信，至少我——

清：婉玉的喜事，你們替她張羅好了嗎？我不能到，你們是手足，該去多照應照應，還有大媳婦她們是多年的姑嫂，也應該盡分心，不要看我不管，你們也不去理會。

冰：我們說好一會就去，好在就在對門，行禮是在下午。

清：這就好。揀的什麼時辰，查過皇曆嗎？

冰：下午四點鐘。

清：（掐指計算）辰，巳，午，未，申……這是申時。怎麼弄到申時纔行禮，這麼晚？據說查過陽曆本兒，定的四點鐘。唔，就是「申時」。

清：要找我全福太太纔好，還有大媒是請的誰呀？瞧，這幾天我病著，也沒理會這件事。

冰：聽說是洋規矩，不興請什麼全福太太，他們請的是洋牧師證婚。

清：什麼洋人——

冰：他們是在教堂裏文明結婚。

清：教堂？文明結婚？

冰：（指窗外）唔，就是對門的洋教堂，叫做什麼慕爾堂。

清：（無可奈何）哦，哦，算了！

冰：纔簡單呢，不用鳳冠霞帔，也不用花轎。妹妹忙了一早上出門買頭紗，租橡皮馬車，雇洋鼓洋號，這一個個的，全是她跟新姑爺自己辦，我們不懂這個岔，也插不下手。

清：好啦，好啦，任憑他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

冰：他們在教堂行完禮，會過來替爹磕頭的。

清：算了，算了。（又是一陣喘咳，臉色突轉蒼白，婉冰忙搥著背）你扶著我，我——
冰：爹進去在牀上躺著罷，剛見好別又招涼。

清：（點頭）你扶我進去，待會他們行禮的時候，你——（一陣劇烈的咳嗽堵住了話）

冰：（扶他起來，一面不住的搥背）爹躺在牀上歇歇，我替你熬碗杏仁茶潤潤肺，待會再把陸大夫

的藥煎上，您喝了避過風睡一覺就會覺得舒泰點。（一路攙著他向左門走下）

（老姨太上，正巧遇見，她手裏拿著一對香燭和一張黃表符籙，看見婉冰攙著永清，急忙丟下東西，上前扶著他，不料永清卻回頭瞪了她一眼，用力掙開她的手，直顧向前走著。）

（含諷）你怎麼回來得這麼早！

（故意刺痛她）老姨太，讓我來招呼，你老人家出門逛了一早上，還是歇歇罷。（頓）哎，上海倒是真好玩，聽說張家花園又在開什麼養花會，是嗎？（故意的奸笑，隨伴永清同下）

姨：（怒目而視，向門指罵）好，你算丑表功，拿人家壓在磚頭底下墊腳，現在算你走紅運，你神氣不要臉！

（蔣氏自樓梯上，穿了一身青襖紅裙，襟頭插著大紅絹花，正預備出門的樣子。）

姨：蔣：老人家，你又存發誰的脾氣？

（轉身）這個死不要臉的女人呀！拍老頭子馬屁，拿人墊腳。說我是出門玩！我會有興致玩嗎？我好心好意，整天耽心害怕，到處燒香拜佛，保佑老爺平安無事。你看這個（揚起手中的一張符籙）

我是不是出去玩？

姨：蔣：老人家，你到底說誰呀？

說那個不要臉的馬屁鬼呀！她要逞能伺候，喫我的醋。

蔣： 哦，你在罵大姑奶。

姨： 大姑奶，你評評理看，人家天不亮趕到虹廟搶燒頭柱香，替老爺求下仙方（摸出懷中一包香灰）

剛回家一進門就碰上她這馬屁鬼，不分好歹，沒頭沒腦損人一頓，你說我冤枉不冤枉？（哭）我的天，你說好人做得做得不得呵！

蔣： 哭什麼呢？你老人家上了年紀的，哭了不怕人笑話，今天又是二妹的喜事。

姨： （哭得更凶）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這個老頭子也是病糊塗了！

蔣： 你的一番好心好意，誰不明白？爹這幾天人不舒服，肝火旺，在他氣頭上，自然鬧整扭，等他氣平了，他總會曉得你的好處的。

（婉冰上，取毛毯，正待入內。）

姨： 我算倒霉，犯小人，盡碰見這些小鬼！

冰： 老姨太，你嘴裏放乾淨點，你指著誰罵？

姨： 我罵死不要臉的女人，關著誰嗎？

蔣： （解圍）大姑奶，你進去罷，不關你事。

冰： 哼，誰要敢指桑罵槐，自己放明白點！

姨： 咳，關著你嗎？大街上說話，毛廁裏插嘴？

冰：（聲勢汹汹）你講誰？你講誰？誰是毛廁裏搨嘴？

姨：誰該罵，就罵誰！肚裏懷鬼胎，自己明白！（掉頭欲去）

冰：（追上）再說說看！

蔣：大姑奶！

姨：問問你自己的寶貝兒子是打哪個娘胎裏出來的。

冰：你放屁！

姨：你不要臉！

蔣：老人家，你少說一句，我們下樓去。（強拉老姨，老姨太恃強不下）

冰：你說我拍馬屁，老頭子是我的親爹，難道我做女兒的不該盡分孝心，反倒讓老狐狸精野貨去灌

迷湯？

姨：誰是野貨？

你？

姨：你纔是野貨呢，憑空養出那門野雜種！（奚落地）哼，好孝順的女兒，喫娘家，穿娘家，還抱來個野

雜種，不知存什麼好心眼！

蔣：（左右爲難）你們再吵，爹給你們吵醒了！

冰：你安好心眼？瞧見老爺子病重，死呀活呀的鬧什麼扶正，要做正房太太了！誰不知道你底細，你又不是花轎娶來的，告訴你，別把錢眼兒看得那麼大！

姨：（老羞成怒，舉拳欲打，一拳被婉冰接住，兩人扯做一團）你這死貨！你這老貨！（順手一推，老姨太乘勢倒地撒賴，搶天呼地，鬧個不休）

冰：（大哭）好，你打我，你欺侮我無親無故孤孤零零的老婆子，你們都來欺侮我罷，打死我罷……哦，我要死了，我不想活了！（滾地蹣跚）

〔蔣氏竭力扶老姨太起來，老姨太卻賴地不動，使出潑辣的慣家。

冰：（冷笑）你會撒賴，瞧你又來這套拿手好戲！誰不知道？（掉首揚長而去，走到門邊，又住足回顧）老姨太，我勸你放安分點，你巴不得老頭子斷氣，這對你並沒好處，夏家有的是人，老頭子的產業一個鏹子也不會輪到你手上，死了這條心罷！

蔣：大姑奶，你真是！

姨：（一躍而起）誰巴不得老頭子斷氣？我已不得他斷氣！那個不害臊的嫁出去的娘兒們，拍馬屁貪圖瓜分娘家家私的人，纔巴不得老頭子馬上斷氣呢！

聲：〔鐸聲聞聲自樓下上，他現在換了一身洋服，蓄著八字東洋鬚，熱情沈毅的風采仍不減當年。（莊嚴地）吵什麼，吵什麼呵！爹病到這個樣子，你們還忍心鬧架，大聲嚷嚷的，要把他老人家驚

醒了，他聽見會多麼難受？

〔老姨太和婉冰默然無語〕

〔拉著老姨太〕我們下樓去坐。

聲： 這是什麼時候？這是什麼地方？

〔風又把窗吹開，聽見內室玻璃碰碎的聲音。〕

聲： 〔指著手中一束文稿〕你們知道北京天津一帶現在成了什麼局面？我在報館裏天天接著這一類報告，難受的心都碎了。洋兵破城之後，搶了三天三夜，沒逃走的娘兒們，不管是小閨女還是老太太，差不多都挨糟踐了。他們說，我們是野蠻國，所以也不拿文明辦法對待咱們。北京從前的大街現在一片焦土，燒得乾乾淨淨，連鷄犬的聲音都不聽見了。

〔聽見永清劇烈的喘咳，但大家似乎都沒注意。〕

聲： 〔讀報告〕救濟會昨天從北方來的輪船，這次又裝回一百多棺柩，還有碎骨頭七十六箱，又三十七大包……這些都是遭洋兵殺害的。

〔永清喘咳更劇，大家這纔聽清了。〕

聲： 〔對蔣氏〕爹又喘了，咳嗽得很凶，你進去看看。

〔蔣氏正欲入內，永清扶杖突上，臉色鐵青，目張肢顫，冷冷地呆立著。〕

清：（聲音顫慄）你們吵架說的話，我都聽見了。（轉盛怒）哼，都很孝順！我還沒喘氣，你們不用替

我耽心！（喘著大氣，呼吸迫切，一時腿軟不支，身體幾乎傾跌，鐸聲、蔣氏忙過來攙扶，婉冰、老姨太太順水人情地緊跟著搥背，永清餘怒未息，扭轉身子推開婉冰、老姨太太，讓鐸聲和蔣氏扶了他下去。）

蔣：爹，您上了年紀，保重身體要緊，何苦自己嘔氣？

（老姨太太和婉冰落個自討無趣，一腔嫉恨，四目相對，窘得各自分頭散去。老姨太太追蹤入內室，婉冰獨立走廊上出神。）

（鐸聲送永清入門後即出，婉冰旋亦走上。）

聲：大姊你何必跟她吵，她的性子惹得嗎？

我難道怕她？

聲：不是講誰怕誰，她的賴痞性子惹上了就鬧個沒完，臨了還不是苦了老爺子。

冰：……

爹的病究竟望好沒？

今兒像是好轉些，比往常有精神。

聲：（憂忡地）我看沒這麼快，前兩天神色很壞，氣管裏痰直呼咯呼咯的，一下子會這麼快好轉過

來，我想——（搖著頭）

冰：爹說陸大夫的方子很靈，今早又復了一劑。

聲：我想還是找個西醫看看，陸大夫的方子左不過是些藿香陳皮豆蔻這一類化痰順氣的藥，祇能治標，不能治本培元，聽說仁濟醫院的洋大夫醫道還不錯，不妨請來試試。

冰：趁早，爹最反對打針藥水這一套。

聲：爹的固執還是這樣。唉——

〔蔣氏上〕

蔣：爹已經扶上牀睡了，可是一摸渾身冷汗，四肢冰涼，痰直望上湧，又跟昨天差不多了，恐怕還是請西醫罷？

聲：本來我就主張請西醫，可是爹本人這樣固執。

〔婉冰聽說永清的病勢，連忙趕了進去。〕

蔣：這會子倒也睡著了，等醒了再把陸大夫的藥熬給他喫，看看怎麼樣罷。

聲：也好，今天又趕上二妹的喜事，我還得過去照應，家裏人手不夠，過了今天再說罷。

蔣：今兒替他老人家沖沖喜也好。

聲：你換了衣服是預備就去？

蔣：孩子們還在上書房，等他們放了學去。

聲：我還得趕一篇文章，明天報上要發表的，你先進去伺候爹。

（蔣氏下）

（鐸聲走到書桌前坐下，攤開文稿，正待執筆，鐸民自樓梯上。

民：大哥，你在寫什麼？

聲：（擦起頭）哦，我在寫一篇報紙的評論，正要找你商量，可是日新今天忙著結婚，又不便找他。

民：（捧讀鐸聲的原稿）——讀鄒容著革命軍有感——好極了，這本書的影響很大，我們正要多多鼓吹呢。

（感喟）自從戊戌年，六君子死難以後，我受了很大的刺激。在日本逃亡的兩三年，我認識了日

新和你們與中會的一班同志，我纔明白從前我們是太繞著灣走路了。我們都年青，有理想，希望

將來真正達到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嗣同生前也說過，必須要大膽的衝決羅網，衝決君主的羅

網。這兩年，我也不住的在懷疑，是不是新舊兩黨一定要鬧到流血遍地，國家纔有復興的希望呢？

流血，革命，那不太可怕了？

民：大哥，如果不破壞，何從來的建設？革命要破壞，這原是不得已的事。但是爲了今天還是專制君主

的時代，所以必須先用破壞的手段，然後纔能實行民主共和的政體。這是一勞永逸的辦法，像保

皇黨所說的，立憲是過渡的時代，共和是最後的結果，那未免騙人。

聲：不過，像鄒容所主張的，「推倒滿洲人所立的北京野蠻政府，「驅逐住居中國的滿洲人，」「誅殺滿洲人所立的皇帝」……這些不都太過火嗎？

民：要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也祇有這樣辦。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我們同胞都必須自己認識清楚是漢種，不許異種人沾染我們中國絲毫的權利。滿洲入關二百六十多年，把漢人當作奴隸，他們少數人壓迫我們多數人，用暴力奪取我們民族的政權。孫先生說：「因為我們漢人有政權，纔是有國；假使政權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雖是有國卻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了。我們想一想，現在國在那裏？政權在那裏？我們已經成了亡國之民了。」他又說：「民族革命的緣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

聲：你的話我完全明白。在日本的時候，我也曾經偷偷地去聽過孫中山先生的講演。可是我總覺得滿洲人固然不好，但皇上是仁慈英明的，康先生是公忠體國的，我不能背叛他們。

民：那麼你不能爲了當今皇上待你的恩典，和康先生待你的好處，就把中國都不要了。

（猶豫）我們保皇的宗旨本來就是爲的愛國。

民：保皇黨開口便說愛國，試問所愛的國是大清國，還是中華國呢？假如所愛的是中華國，就不應當拿保皇作愛國的政策，因為保全了異種反而奴役了中華民族，這不是愛國，實際上是害國！

民：聲：

（徬徨）流血……革命……推倒滿清……這太可怕了！戊戌六君子的血不是白流了？他們的血並沒白流。這不更證明了你們變法那條路是走不通的？這不更加强了我們對民族革命的信心？滿清的腐敗無能注定了它前途的絕望，民心的動搖是什麼力量也挽回不了的。康先生和死難的六君子以前對滿清不算不盡力，到後來他們倒要殺害你們，你又何苦死幫他們忙呢？

民：聲：

我怕……怕這樣外國又要藉口內亂，實行瓜分中國了。不會的。外國要想有所藉口，也不必藉口內亂。今天滿洲政府的政治，可以讓人家藉口的多得很。隨時隨地，都是以拿住把柄，那用等待內亂發生，纔有藉口看過去的事情，割臺灣，割朝鮮，割緬甸，割安南，是不是藉口內亂？再說，丟膠州灣，丟旅順，丟威海衛，丟廣州灣，是不是也藉口什麼內亂？這次八國聯軍入北京，正是藉口瓜分的機會，可是外國還指望滿清政府跟他們講和，好慢慢的宰割。所以，今天要挽救當前的危局，避免瓜分，一定要推倒腐敗的滿清政府，由中國人民發奮爲雄，建立起自己的獨立自由民主共和的國家！

（正說著，樓梯上一陣子談笑之聲，走上來一羣人，首先出現的是喜氣洋洋的日新婉玉一對新婚夫婦，穿著洋式禮服。後面跟著一位英颯豪放的青年女子。

（這位青年女子名喚秋瑾，別號鑑湖女俠，二十六歲，原籍浙江紹興，生長書香之家，自少便涉獵

經史，吟詠詩歌，賦性豪爽，好騎馬，喜飲酒，全不像一般閨秀千金模樣。沒有纖弱的脂粉氣。四年前，她遭父母之命結婚，隨夫遊宦北京，開始閱讀新學書報，留心國事，漸漸認識中外大勢和世界潮流，引起對新學知識和改革思想的信仰。她和人談到政治問題，議論風生，慷慨激昂。聯軍攻破北京，演成城下之盟，她身經目擊，大受刺激，思想更進了一步——由改革進爲革命，並參加了實際的活動。

玉：哦，都在家呢！

聲：（喜悅地）一對新人來了！

民：恭喜，恭喜！

聲：是不是催請來的？這還用新郎官親自勞駕嗎？

新：我們是特地來替大哥介紹一位朋友。

民：誰？（一眼看見婉玉身後的秋瑾）怎樣，秋——

玉：（急使眼色）讓我正式介紹一下。（指秋瑾）大哥，這位是我們今天要介紹你認識的——王

太太。（指鐸聲）這是家兄鐸聲。

瑾：（微笑點頭爲禮）久仰了，夏先生。

（對秋）二家兄鐸，你是早認識的。

老同志了。

（大惑不解）王太太？

大名鼎鼎的秋瑾女士，你都不知道。（笑）她夫家姓王呀！

你原來繞著灣兒說話。要不是這一解釋，我真成了有眼不識泰山！

客氣，客氣。

秋瑾女士如今是我們的「白紙扇」

（不解）什麼，「白紙扇」

喏，就是我們的軍師。我們組織了一個十人會，以反抗滿清恢復中華爲宗旨。

哪有女軍師的？

噢，男女平等呀！大哥還是這樣不開通。

說起大哥開通不開通的話，現在他倒有點改變了。

怎麼改變了？

別把話扯遠了。秋瑾女士今天來是遠客，我們得招待招待。

那倒不必介意，要不嫌我來的冒昧，我們大家談談，尤其要向夏先生討教討教。

這可不敢當。我拜讀過你的大作寶刀歌，「寶刀之歌壯肝膽，死國靈魂喚起多。」——真是激昂

慷慨，不愧是巾幗鬚眉。

見笑了。

秋瑾女士幾時到的上海？

我這次來，是參加黃同志夏女士倆的婚禮，還預備到愛國女學見蔡元培蔡先生，再回紹興探望表兄徐錫麟，取得聯絡，然後上日本去。

還要上日本嗎？

想去留學。

目前東洋留學的風氣倒很盛。

秋瑾女士是我們女界去日本留學的第一個人呢。大哥，我正想和你商量一樁事，就是——（望日新眼色，是希望他講）

你自己講罷！

自己講好了，有什麼關係。

我祇怕爹不答應。

什麼事？

我剛聽秋瑾女士說，女子應該培養學識，求自立，不要事事依賴男子。所以，我就想結婚之後，也上

日本留學去。

聲：這是你們自己的事呀！

新：不過，怕爹也許會反對。

聲：日新既然同意了，還有什麼呢。我回頭告訴爹一聲就是。

玉：（歡躍）那好極了！大哥，你也不反對？

新：男女自由，我怎能反對呢？

瑾：好得很，這一下我們女界又多一位同志了。

新：（笑）你這位女同志，她早就是你的信徒了。

瑾：我的信徒？

新：天足會呀！你瞧她這對黃魚大脚！

瑾：（笑）我說怎麼回事呢！（頓）放足不過是開通女界的起點，更重要的是恢復女子應享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實行男女平權來洗刷男尊女卑的恥辱，纔能引導女界的生活走入正軌。黃

同志，你也贊成我的話嗎？

新：我們女軍師的話，我會不贊成嗎？

瑾：你站在男子的地位不反對？

新：男女平權呀！

瑾：（對婉玉）夏女士，你呢？

玉：（嚮往地）您的見解很對，您是我們女界的明燈，文明的先導。

瑾：不敢當，太客氣了。

民：我想女子要想和男子平等，最要緊的還是靠女子本身努力。女子本身沒有自立的能力，吶喊也是徒然的。

玉：二哥這番話倒是有感而發，句句中肯。

（有點黯然）……

（天真地）怎麼，說著你的傷心處啦？

婉玉！

哦，對不住。二哥，你不怪我罷？

（爽直地）你們別賣關子，究竟談些什麼？

新：別再問下去了，待會再告訴你罷。這是我們這位青年革命家的痛史。

瑾：（鐸民沈默地悄悄走下樓去）

瑾：（恍然領悟了些）哦……好，今天是黃同志夏女士的吉日，我們還是談談你們倆這一段。夏女

士，你自己說呀！

玉：（低下頭）我……不知道。

〔衆笑〕

瑾：這難道還怕難爲情？一會兒，喝你們倆喜酒的時候，我當衆提出報告經過，可比現在更那個了。

玉：你問日新好了。（舉步欲行）

瑾：別走呀！說幾句話也要臉紅，待會我可真要那麼做，看你答不答。

玉：待會是待會的事。（一溜煙跑進去）

聲：待會我一定寫篇秋瑾女士會晤記，把您的一番議論完全記載進去。我還要寫一篇評論，論男女

平等，提倡女權。

瑾：（笑）可別把我寫成一個紅眉毛綠眼睛的女妖怪，人家聽見就害怕。

〔鐸聲日新都不禁笑了〕

〔婉玉自內室上〕

玉：大哥，爹吩咐待會結婚請你過去主持。

聲：爹醒了嗎？

玉：剛醒著。精神還不大好，所以不能走動。

聲：我進去看看。

新：我倒是先去向他老人家請安，別怪我這毛脚女婿沒拜過堂，倒先走上門來了。

玉：（莞爾）你們此刻別進去，爹不舒坦，想多睡一會。

〔教堂的大自鳴鐘響了〕

新：時間快到，我們別儘聊天，把客人都扔在禮拜堂裏不管。

聲：呀，你們也該過去準備準備。

玉：要不馬上過去，就請大哥換換衣服代表爹來主婚罷？

聲：（看錶）一定來，此刻我還要等一個朋友。你們先去。

新：那麼，至遲半點鐘之內，要請過去的。

聲：好罷。

新：（向秋瑾）你是我們今天唯一的貴賓，先請！

瑾：（移步）我來正趕上喝你們的喜酒，真高興。

玉：我們歡迎您參加，待會還要請您演說呢。

瑾：（笑）可別讓我獻醜了。

〔秋瑾和日新、婉玉正走至樓梯口，鐸民恩上，手中拿著一封信，奔向鐸聲。〕

民：大哥，剛有人找你。

誰？

唐才常。

唐才常還沒動身？

人呢？

民：你先看這封信罷。（遞函）

新：才常我前兩天還碰見他的，說馬上要去漢口，等不及參加我們的婚禮，怎麼還留在上海？

聲：（看完信）奇怪，他怎麼不來見我，而丟下信就跑了。

民：我在樓下和他談了一陣子，請他上來，他總不肯。

新：（對聲）你剛說要等一個人就是他嗎？

聲：（懊喪地）我接到康先生電報，教在上海接應他，協助聯絡長江一帶的會黨，準備起事。這裏的

工作一切都安排好，他倒不來了！

民：他教我轉達你，他已經脫離保皇黨，加入興中會，成立了自立軍，準備用人民的武力來推翻滿清。

他：說過去是同志，如今要分手了，怕彼此見著面不方便，所以留下這封信，請你自己考慮自己的

前途罷。

新：

人哥，這也是你應該放慮自己前途的時候了。連唐才常這樣忠實於保皇黨的人，都轉變了。這不說明當前大局的趨勢和民心的向背，我們不應死抱住成見，爲一姓的天下盡忠，爲滿洲人的天下盡力，跟著他們的沒落葬送到墳墓裏去。

宏亮的教堂鐘聲

民：

秋瑾女士，你的意見怎樣？

這是時候了！時勢到了如今，已經是山窮水盡，千鈞一髮，到了應該「窮則變」的時候了。睜開眼看，外則強鄰壓境，同外國打仗是每仗必敗，從甲午到庚子，越打越垮，現在連京城都丟了，再退可就沒有地方退了，慈禧光緒他們母子倆還可以退到西安，再樹立一個小朝廷，太后還是太后，皇上還是皇上；但我們老百姓真沒處退了，家鄉淪陷，到哪兒再樹立一個家呢？再看國內的局面是貪贓枉法，一片黑暗。國家的命運已經在生死關頭上，而官兒們還依樣搜括壓榨，弄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老百姓的血汗，供他們的揮霍。老百姓在忍飢挨凍，他們卻窮奢極侈，胡天胡帝。這樣的局面不會長久的。我看這次要麼不變，要變可不同往年戊戌政變了。我們要來個澈底的全變。挽救當前的危局是全中國人民自己的責任。我們領袖孫中山先生說：「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人民纔是國家的主人翁。大勢趨向民主共和，皇帝你要不變也不能了，因爲老百姓的拳頭已經伸出來了！

警：

（反覆思維，展信低誦）「國者非一人之國，君者非一人之君，非驅逐韃虜，無以恢復中華……」這是不是嗣同從前所說的「衝決君主之羅網」麼……在一點鐘之前，我還在猶豫，我還在徘徊，鐸民和我辯論的時候，我嘴裏雖然硬，心裏卻在在矛盾。我怕見了唐才常，會說不出話，他會罵我是保皇黨的叛徒；可現在他比我走的都更快一步……我想如果革命成功，中國從此富強康樂，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建立了起來，這不正是中國人所盼望的一天？這不正是嗣同他們所盼望的一天？皇上也應該贊成罷？這並沒有什麼對不起他呀！

（驚異地）大哥，你——

你明白了，大哥！

玉：民：新：瑾：

（緊緊握住鐸民的手，一時不知說什麼話好）……你……你真是我們的大哥！

（喜出望外）夏先生，你參加我們一起工作，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之下，共同從事革命的大業。這是一條光明的大路！

新：

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專制帝王把持政權，把國家當做私人的財產。可是，如今我們要由平民革命建立國民政府。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國家是不允許讓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而多數人反而被壓迫受難的。在我們自由獨立民主共和的國家裏，不許由有錢的人享樂，而貧窮的人受難。

瑾：孫先生說：「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爲中國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制，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制，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人專制，故要社會革命。這三樣目的達到之後，我們中國當成爲至完美的國家。」

新：這便是孫先生倡導的三民主義，也便是我們革命黨人流血犧牲奮鬥的目標。

〔德律風鈴響，鐸聲走去接聽〕

聲：那裏？慕爾堂——（轉向大家）慕爾堂的德律風來催啦。

〔掛上耳機〕

新：我們一起去。今天我真高興極了！

〔衆蟻擁下樓，鐸聲站立窗前踟躕〕

玉：（回頭）大哥，你——

聲：我就來，我同你嫂嫂一塊來。

〔婉玉下〕

〔鐸聲思潮起伏，在窗前提徊著〕

〔張富入報

富：大爺。

聲：（思索出神，並未覺察）……

富：（近前）大爺，有客來啦！

聲：（漫應之）唔……唔誰？

富：表姑爺，李家表姑爺來了。

聲：李之春？——他怎麼來的！

富：剛打北京逃難出來。

聲：（遲疑了一陣）請他上樓罷！（張富下，鐸聲站起，踱了幾步）這個人來幹嗎？

〔之春開門，逕入，穿了一件灰布舊衫，邊幅不修，非常潦倒落魄的樣子。〕

春：（羞澀地）大表哥，你還認得我罷？

聲：（鄙夷的）哦，你來了。怎麼弄成這個樣子？請坐。

春：唉，一言難盡。自從北京丟了，七月裏我同救濟會一批難民逃到天津，身邊零錢都化光了，就流落下來，剩下一頂老爺子的貂皮大帽，有一天我拿到三不管想賣給打鼓的，恰巧路上遇見小叫天，看我可憐，給了四十兩銀子盤川，這纔來的上海。

聲：你一個人來的。

春：我是跟小叫天一起來的。這趟譚大老闆應的夏月潤夏月珊兩兄弟的邀請，在丹桂茶園唱戲，恰

巧帶的班底不齊，我也就跟著下海啦。

聲：你下海唱戲了？

春：是呀，沒著落，窮將就，跟著混混再說，打那場病後倒噲，正經戲也唱不來了，現在祇好唱唱掃邊。

聲：你們老爺子呢？

春：不用提了，當初我勸他上吊，他不肯，洋兵進了城，指他是義和團的大頭目，就把他抓去宰了。

聲：怎麼？他老人家死了！

春：唔，纔慘呢，咱們房子也挨燒了，東西一點沒帶出來。

聲：青表妹呢？

春：（黯然）她自從那晚上出走，一直沒下落，大概也完了。毛丫頭現在沒人管，我祇好自己帶在身邊。

聲：（坐下，搖頭太息）你的小女兒倒是要好好地照顧她，免得將來——

〔老姨太太，興致沖沖的，忽然看見之春這般落魄的模樣，不覺一楞。

老姨太太。

春：我聽張富說表姑爺來了，這一向好罷？

聲：哦，那兒談得上好呵！

（對姨）你同之春談談，二妹出嫁，我還得趕過去照應。

姨：大少奶在裏邊伺候老爺子，怕一時走不開。

春：大表哥，我還有話跟你說。

聲：好，你說罷！（沒奈何，坐下。）

姨：表姑爺坐呀！（坐）北京的情形怎麼啦？

春：糟踐完了！城裏地安門和西四牌樓一帶都燒得精光；打前門外到珠市口，還有海岱門、東交民巷，這犄角上也全燒了；祇有齊化門裏到東四牌樓，彰儀門到虎坊橋這一片還好。咱們房子也給燬了。

姨：我們家呢？

春：你們府上的房子現在住著洋兵。

姨：哎，我那些首飾可完了！

春：（看看大鐘）我得回去上戲了，今兒是譚老闆的雙齣，上得早。

姨：（不解）怎麼？你還去看戲？

聲：表姑爺是角兒，下海了。

春：（起身，拱手告別，一派伶人的氣味）您二位多多捧場！有空請常過來賞臉，到後臺找我得啦，大

英地界四馬路——丹桂茶園。

姨：好的，好的。

聲：（送至樓梯口）不送啦呀！

春：（轉身駐足）大表哥要是身上方便，請借我幾十塊錢。

聲：我們在這兒也是逃難，身邊的錢有限，你要是短零化的，我這裏幫忙你五十塊錢罷。（掏了五張

匯豐銀行的鈔票給之春）

春：（接鈔票，連連拱手）多謝，多謝！（頓）您老大哥多捧場！（下）

（雷電交作，大雨天晦。鐸聲連忙關上落地窗，佇立在窗前遙望雨勢。教堂的大自鳴鐘響了四下。

我得走過去了。（欲行）

聲：（若有所思地吞吐其詞）大爺。

姨：（回首）唔？

聲：老太爺的病萬一——

姨：爹的病怎麼了？

聲：（支吾著）……沒什麼——（下）

（鐸聲正走到樓梯口，內室忽然有點響動，好像有人仆地的聲音。

）婉冰突由內室跑出，神色倉皇。

冰：（顫聲地）不好了，爹中風了！

聲：（大驚）怎麼的？

冰：（哭不成聲）爹在牀上睡著，忽然一不當心翻身滾到地板上，就爬不起了。這會子直瞪著眼，嘴也歪了，話也說不出了！

〔德律風響〕

聲：啊！（正舉步奔向內室，蔣氏急步走上。）

蔣：爹摔了一交，躺在地上，突然說不出話了！

〔德律風又響〕

聲：快打德律風把二弟找回來！（走到內室門口，突又停步）再打仁濟醫院，請馬上派一輛馬車接

爹上醫院。（急下）

冰：這怎麼辦？這怎麼辦呢！（泣下）

蔣：（搖電話）接慕爾堂——你就是慕爾堂二弟嗎？——我是大嫂，你要請大哥馬上過來主婚——

喂，家裏出事了，你快回來，爹中風了——是的，突然中風，快不成了——你立刻回來，好，快罷——

（接搖電話）接麥家圈仁濟醫院。——仁濟醫院，請你們快點派一輛車來，家裏有人害急病——

我是三馬路元昌里夏公館。是的，姓夏，夏天的夏。（掛上電話）

蔣：〔突然聽見內室一片痛哭聲，蔣氏若有所覺的跑了進去，在門口正遇著鐸聲含淚走出。
（顫慄著）怎麼，爹已經？
（悲痛地）爸已經噁氣了！

〔張富自內室急上

富：大奶奶，請您快進去，老爺過去了！（急下）

蔣：（哭，跑了進去）

民：（疲乏地斜倚著窗門，凝望遠處的樹梢，哀思無語。）

〔鐸民自外歸，恩上。

（氣促地）爹，怎麼了？

已——經——不成了！

〔鐸民踉蹌奔入

〔一片號陶的哭聲

〔雨霽，天色轉晴

〔鐸聲緩緩地擡起頭，將窗打開，冷颼颼的秋雨微拂著他的臉，他舒了一口氣。

〔秋瑾上

不要緊罷？

聲：（頹喪無力地）家嚴已經去世了。

聲：（搶前一步，哀悼地）啊，這麼快？

聲：（悲從中來）真是想不到！

瑾：夏先生，你不要太悲痛。舊的一代必然要過去的，新生的那一代也必然要起來的，這是大自然的規律，這是生物界的新陳代謝。死去的已經不能挽回，讓他死去罷。但是新生的一定會發芽成長！我很同情你，不知要怎樣安慰你纔好。不過，我請你將過去的陰暗都一筆遺忘，勇敢的昂起頭遠矚將來，前面是一片無窮燦爛光明的世界。這個世界正待我們去開闢！

〔雨過天青，天空顯現一道綺麗的彩虹。〕

〔鐸民悄然走上，陰沈悒鬱，含淚側立。〕

聲：天晴了！

瑾：是的，雨天總有放晴的時候。看，這燦爛的天空多麼美麗！這彩虹帶來了新的希望，預示著革命的降臨。

民：（悲痛地）哦……爹！

瑾：鐸民同志，你也應當更堅強起來，擦乾你的眼淚。我們革命黨人的熱淚是爲祖國而流的！（奮發

地）我聽說這次瓦德西講過一句話：「中國的領土非常廣大，中國的人民四萬萬，中國人相信同一的信仰，他們都渴望自由，他們都爭取平等，他們有神明華胄傳統的自尊思想，他們有勤儉堅忍的德性，他們更有無限蓬勃的生氣。中國這次雖失敗了，但並沒有土崩瓦解。假若有一天，中國降生了一位英明果敢的領導者，這個人既能根本剷除中國一般官僚的腐敗，又能虛心接受西方近代進步的文明，中國的前途正是未可限量。」（頓）我相信祇要我們今後能接受失敗的教訓，痛定思痛，恢復民族的自信心，革舊布新，中國是絕對有辦法的！他們所預料的那位英明果敢的人民的領袖已經降生了，他會領導全中國的人民起來爭鬪，發奮爲雄，自立自強。（用堅定的步伐雄壯地走向懸在壁上的那幅輿圖）那時從天山到黃海，從戈壁到珠江，從白山到黑水，到葱嶺，由東至西，由南至北，把全中國統一起來，把四萬萬人團結起來。創造一個民主，獨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

（教堂婚禮的鐘聲）

聲： 玲：
聽，這是中國新生的警鐘。我們革命青年的一代現在結合起來了！自由的中國不久就會誕生的。我們準備迎接這一個偉大的日子罷！

、鐘聲狂鳴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印刷

萬葉叢書新編

目錄

印	發	主	著
刷	行	編	者
者	者	者	者

萬	錢	錢	舒
葉	君	君	
書	甸	甸	溥
店			

印 翻 許 不 · 權 作 著 有

所 行 發 總

店 書 葉 萬

號 九 三 里 慶 寶 路 滬 天 海 上

